

備旨

下論語卷之三

文魁

新訂四書補註備旨下論卷之三

粵東鄧 林退庵先生手著

裔孫 煜耀生編次

寶安祁文友珊洲先生重校

江甯後學杜定基起元增訂

禮樂

先進章旨

仲尼燕居曰此章夫子自明所從以正

師爾以為必天下意上節述時人尙文

鋪几筵升降之論下節示在己折衷之

酌獻酬酢然意重下節意在維世不徒

後謂之禮乎自審從違已也當以中字

爾以為必行為主

綴兆與羽籥

作鐘鼓然後

謂之樂乎言

而履之禮也

行而樂之樂

也○樂記曰

禮樂不可斯

須去身

先進第十一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二十五章胡氏曰此篇記閔子

子曰先進

先進指文武

於禮樂

禮樂不專指儀節聲容凡人之言動交際與

於禮樂君子也

君子言其文

先進後進猶言前輩

也野人言其樸

後進後進指周

於禮樂君子也

君子言其文

先進後進猶言前輩

實無文也

後輩野人謂郊外之

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而以為野人

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爲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

此不自知其講夫以維禮樂曰禮樂以得中爲貴但世道既殊而人之習尚亦

過於文也講夫以維禮樂曰禮樂以得中爲貴但世道既殊而人之習尚亦

尚不謂先進之禮樂竟等之野人也可異也若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

以爲君子夫君子誠爲禮樂所重不謂後進之禮樂亦稱之君子也尤可異也○如

用之如字作若字看用則吾從先進是從文武成康之舊與吾從周同意同註用禮樂

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講夫時人之論若此則其所用必從後進而不從先進

其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講也明矣如吾用之吾則何如也亦惟從乎先進之禮

樂而已又何恤於人言之紛紛乎補聖人用禮樂而從先進在當

天子之越時論而獨決所從如此補時爲崇質在理上不過適中

陳蔡

從後進可知
從我章旨

陳媯姓侯爵此章夫子追思與難之賢
有虞氏裔孫門人因記其人以實之唐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從是隨陳蔡二國名皆字最重有感慨殊深意
不及門雖是或仕或歸或

闕父為周武
王陶正能利
器用王以元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蔡患難之中者今皆不及相從於
吾門也撫今追昔其能已於思哉
○德行是道得於心而
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

女大姬下嫁

上句見相從患難意下句

如淵之仁騫之孝牛
之謹弓之簡可見
言語是善為
宰我子貢
如賢仲尼於堯舜尊
仲尼為日月可見
政事是達於為國
治民之事者

其子滿而封

皆字可玩見無一人在門

再有季路
如藝而足民勇
文學是學於詩書禮樂之
文而能言其意者
子游子夏
如絃歌東魯模
範西河可見
註弟

帝祀蔡姬姓

深情
德行節旨

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長分為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
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

王子叔度武

只重記陳蔡諸賢各表表

知十哲世
門人因夫子之言而記之曰當時與難之賢考之有踐履篤實長於德
行者則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也有應對明敏長於言語者則宰我

王克商封於

如此宜乎在難有絃歌之

俗論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子貢也有才識疏通長於政事者則冉有季路也有聞見博洽長於文學者則子

蔡○史記楚

樂居安切思慕之情也當

游子夏也以陳蔡患難中而有若人誠足以相慰矣今皆不及門其能已於思與
補

昭王來聘孔

時相從亦不止此十人門

王觀濤曰德行節當以道字貫德屬心行屬身德行體道於身心者也言語所以
關道政事所以達道文學所以載道可見昔之與難皆以道相從今之追思亦以道

子往拜禮焉

人特記其四科之最優者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非助我即在
於吾言無所不說
無所不兼已言未言
看說是欣然領受意
註助

路出於陳蔡

亦非顏閔不足於文學游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致
闕道政事所以達道文學所以載道可見昔之與難皆以道相從今之追思亦以道

陳蔡大夫謀

夏全缺於德行也要見困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致
慨

曰楚大國也

厄時英賢畢集固一時之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致
慨

孔子用則陳

厄實萬世之光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致
慨

蔡用事大夫

回也全旨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致
慨

危矣乃相與

此章深嘉顏子悟道之妙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致
慨

發徒役圍孔

二句須一氣說助不是助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致
慨

子於野絕糧夫子所未及蓋道理雖具七日孔子講聖心加一番辨難愈長一誦絃歌不衰番精神先言助不可少轉使子貢至楚非助便出意外悅乃渙然楚昭王與師冰釋怡然理順無所不三迎孔子然後字要別醒

得免孝哉全旨父母昆弟此章表閔子騫孝行之字子騫早喪母上句虛下句乃實證之言父再娶生二字緊貼父母昆弟非人能子繼母以蘆知其隱而自有言也父母花衣子騫父昆弟稱在前人信在後處覺欲逐之子變一層意不必補出註兼驚曰母在一言友蓋就昆弟之言見之

子寒母去三孝者必友耳子單母得免南容全旨後遂待之均此章見南容治心之學非平治詩也所謹者言語之微

白圭所闕者身世之大故三復衛武公作抑當就防玷之心看擇配亦詩使人日誦只重謹言之賢上謹行不於其側以自必添入

警此四語乃委康全旨其第五章之此章見顏子死而聖學絕

聖人之謙德又以講夫子嘉顏子之悟道曰羣弟子問辨之間嘗有發吾之未發而深贊顏子云爾講得其助矣若回也則非有助於我者也但見其凡於吾之所言惟無所不說而已耳無有疑補鄭禹梅曰夫子意中有喜無自無有問又安得有助哉補憾口中却是有憾無喜最妙

○子曰孝哉贊美閔子騫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人指外人問是無異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辭者蓋其孝講夫子稱閔子騫之孝曰百行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之講莫大乎孝以今觀之孝哉其閔子騫乎蓋凡人之孝見稱於父母昆弟者有矣然或溺於愛蔽於私而外人未必以為然也今閔子騫之孝不獨父母昆弟稱之而外人亦皆稱之初無異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使非孝友之實積於中而著於補吳氏曰夫子於弟子未嘗稱字此或集外何以得此乎此閔子騫所以為純孝也補語者之誤袁了凡曰或中外素有是稱也

○南容三復三非三次只是屢屢白圭白圭是衛武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妻是嫁重取其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一日三賢上復此言事見家語蓋深有意於謹言也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講白圭之詩衛武南容每日三復白圭之詩蓋修身之士也於以齊家不難矣故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是謹言之學聖門所重如此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

句也

之意要得夫子嗟嘆口氣好學只就回心上說勿添入不遷怒二句

亡今也只就弟子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略者臣之告君不可中說亡讀作無不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也魯大康子問羣弟子中孰為好學孔子對曰好學之人豈易得哉羣弟子惟有好學者誠為好學人也夫何天不假之以年不幸短命死矣今也求之吾門則亡有好學如回者豈不深可惜哉

顏路

顏路章旨

孔子始教於此章見顏路愛回以情夫

也請為椁欲賣講昔顏淵死家貧不能具椁其父顏路乃請夫子所乘車以買椁也講之車賣之以為淵之椁蓋溺於情而不知有義者也

關里而顏路

子愛回以義請車為椁即

欲厚葬之意夫子辭以不

受學焉娶齊

可徒行正不欲其厚葬也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車是夫子為大夫之車以為之椁顏路淵之父名無繇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焉椁外棺

姜氏生子回

可徒行正不欲其厚葬也

○子曰才不

孔鯉

顏路節旨

孔子娶於宋賈車買椁原無此理但顏

才之子之肖不亦各言其子也泛指為鯉也死有棺而無椁是不徇情以乖義意吾不徒行

之升官氏生

路愛子之至而家又貧情

以為之椁徒行是舍車而步行以吾從大夫之後大夫是有爵位者不可徒行也不可徒行便見不可賣車此但就鯉說回

鯉鯉之生也

無可伸故為無聊之請耳

意補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孔子卒言鯉之才雖不及顏淵然已與顏路以父視

魯昭公以鯉

蓋不能以義止之

在後註之則皆子也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夫之列言後謙辭○胡氏曰孔子遇

魚賜孔子榮

才不節旨

館人之喪嘗脫驂以賻之矣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耶葬可以無椁驂可以脫而復

君之貺故因

上二句且虛講泛以父子

求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鬻諸市也且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勉強

名鯉而字伯

之道論之下特提起葬鯉

以副其意豈誠心與直道哉或者以為君子行禮視吾之有講夫子以義止之曰人

魚闕里志鯉

一事正要他以葬鯉者葬

無而已夫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哉

生於昭公九

回於拒之中寓愛回之

以父視之亦各言其子也故子之視回猶吾之視鯉我鯉也先回而死亦只有棺而

年既長昭公

義見溺情有所不必伸也

無椁吾不舍車徒行為鯉之椁非故薄於鯉也蓋以吾雖致仕亦嘗從大夫之後

以幣聘之稱

疾不行

則出入猶詔於國不可徒行以褻朝廷之名補不重大夫不可徒行貧而器也然則子之處回亦猶平吾之處鯉可也補厚葬雖可徒行亦不可也

棺槨

附身曰棺附棺曰槨有底曰棺無底曰槨

天喪全旨
此章悼道失傳重天字夫

子吳全旨

此章見夫子宜慟而慟哀之發而中節也哭慟亦重悼道無傳上慟不自知若過也然哭淵而慟非過也提出夫人二字不是自解乃是愈痛愈深

門人章旨
此章夫子以安貧之義責門人與請車章同看

門人節旨

欲厚葬作夫子之門人為是蓋於回有朋友之誼也

厚葬節旨

註云蓋顏路聽之蓋疑辭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子天喪子

子是隱傷痛聲悼道無我 註 傳若天喪已也 講 昔顏淵死夫子傷之

回以傳今回死則吾之身雖存而吾之道已無傳矣是天之喪子也是天之喪子也重言以致其歎息如此

之也今到自已一旦失傳安得不呼天而悼 補 天字莫輕看過文王既沒天子得與斯文者天實為

顏淵死子哭之慟

之字 從者曰子慟矣 是欲節夫 註 慟哀 講 昔顏淵死夫

哭之過哀而慟門人從夫子者恐夫子不自覺乃請曰夫子之哭慟矣蓋欲節其哀也

○曰有慟乎 註 哀傷之至 講 夫子哀傷

自知乃曰吾之哭

○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 二為字猶云非為 註 夫人謂顏淵言其

非他人之比也○胡氏曰痛惜如有慟也則夫人者道之所由寄其死可惜吾非之至施當其可皆性情之正也 講 夫人之為慟而誰為慟哉觀此則回之死深為可

惜而夫子哀之中節亦可見矣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

門人是夫子門人厚葬兼衣 註 棺槨墳墓在內之字指淵 子曰不可 是厚葬 註 喪具稱

無貧而厚葬不循 講 昔顏淵死門人以回有賢行欲厚其喪具以葬之夫理也故夫子止之 註 子止之曰不可蓋喪具稱家有無貧而厚葬非理也 ○門人厚

葬之 不從夫 註 蓋顏路 講 門人不聽夫子 之言竟厚葬之

○子曰回也視子猶父也 視猶待也猶父

子指平 日言

子不得視猶子也

不得視猶子即厚葬時言不 得者言已有是心不得遂耳 非我也 是辭其責於已 夫二三子也

以請車為樽知之

視子節旨

視子猶父全以道義事夫
子處予不得句有自尤之
意非我也二句則歸責於
門人

季路全旨

此章見學不可躐等問事
鬼神是問所以感格處問
死是問所以處死之道夫

子非拒之而不答也以理
而論則幽明始終無二
理以學而論則幽明始終
當有其序事鬼神當自事
人始知死當自知生始是
教他但從分明處理會正
告以事鬼神知死之實子
路看人鬼生死為二夫子
道人鬼生死為一也生字
乃生初之生非生活之生

此章見聖人造就英才之

閔子章旨

是歸其責註嘆不得如葬鯉之謹夫子責之曰回之於我其分固師弟矣然恩義兼
於門人註得宜以責門人也謹盡蓋視子猶父也乃今之葬回不得如葬鯉之得
宜是子不得視回猶子也然此非我之過也子嘗補勉齋黃氏曰喪子之嘆有慟之
止之乃爾二三子之不從而為之也謂之何哉補哭非厚顏子也為道也請車却
之厚葬責之非薄
顏子也亦為道也

○季路問事鬼神

鬼神如山川五
祀先祖之類

子曰未能事人

事人如事父
兄長上之類

焉能事鬼

見當先求
事人之道

敢問死

是求知人所
以終之道

曰未知生

知生是知人
始生之理

焉知死

見當先求
生之理

註問事鬼神蓋求所
以奉祭祀之意而

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
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蓋幽明始終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
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
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
乃所以深謹季路問事鬼神之道夫子告之曰神道遠人道邈若能事人則事鬼之
告之也謹道可推也苟未能誠敬以事人焉能誠敬以事鬼乎子亦先求之事人
可矣又問何為而死夫子告之曰人始而生終而死故必知生而知死之道可推補
也苟不求原始而知所以生又焉能反終而知所以死乎子亦先求知生可矣補
朱子謂事人事鬼以心言知生知死以理言如事君親盡誠敬之心即移此心以事
鬼神則祭如在祭神如在人受天所賦之全理須盡得此理到死時乃知生理已
盡亦安於死
而無愧矣

○閔子侍側

侍側是立於夫子
旁側包下三子

閔閔如也

閔閔是剛在和
中不見其剛

子路行行如也

行行是過
剛而軟於

心上節記者描寫四賢氣象兼言貌在內見一堂有

千載之契下節專戒子路亦是欲全其樂育意

由死衛難

閔子節旨

左傳衛孔圍魯閔行行侃侃俱就好一

取太子蒯聵邊說當以剛字為主蓋道

之姊生惲孔體重大非剛毅壁立磊落

圍卒太子自英發者莫克負荷樂就夫

戚入適伯姬子語言意想見之

氏迫惲於廁若由節旨

欲令逐輒強然者未定之辭

盟之遂劫以魯人全旨

登臺召獲奉此章見聖賢同一維魯之

衛侯輒來奔心為長府亦是崇利聚斂

子路為孔氏之萌為者改易其規或更

宰聞亂將入其地故註訓改作閔子不

遇子羔出曰直斥其非而但言舊之可

門已閉矣子仍含蓄無限深意如之何

路曰吾姑至不是商量未決之辭三句

焉子羔曰弗本一意直下夫子恐魯人

及不踐其難忍此言故亟稱之有中是

子路曰食焉一言之間切中乎民瘼國

不避其難子計為益不小贊閔子正以

和冉有子貢侃侃如也侃侃是和若不

得英才而誨昔閔子侍於夫子之側其氣象內剛外和德器渾厚殆閔如也侍側

不足剛直有餘殆侃侃如也四子之氣象雖不同要皆

有剛德足以進道者故夫子樂之深幸斯道之有賴矣

死然是恐其無尹氏曰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其後子路卒死

曰字講夫剛德固可以進道而過剛亦足以取禍故夫子因子路之行而戒之曰

之誤講若由也恐有不得其死之理者然蓋欲矯其氣質之偏以遂其樂育之心也

過剛者可

不戒哉

○魯人指魯國司因革之權者稱人貶辭也為長府長府藏貨財者金玉曰貨布帛曰財

久矣一旦欲更為之是當事者

之計過也國計民生從此燮矣

閔子騫曰仍舊貫

言其不改仍舊貫之善

財在於得已則不如仍舊貫之善

○子曰夫人不言

夫言必中

其舊貫如之何何必紛紛然改作

而勞民傷財為也言蓋婉而切矣

今日仍舊

言不妄發發必當

故夫子稱之曰夫人固不輕言一有所言則必有

下論卷二

四書補註備旨

燕遂出子路 堅魯人之聽也
入及門有使 由之章旨

者出乃入曰 此章夫子造就子路意為
太子焉用孔 子路言則諷其所短為門
人言則表其所長無非鼓
或繼之且曰 舞子路微權

太子無勇若 由之節旨
燔臺牛必舍 此欲子路變剛強以適於
孔叔太子聞 中和不專為鼓瑟也

孟厲敵子路 升堂入室串講俱兼知行
以戈擊之斷 說雖是曉門人正以勉子
纓子路曰君 路見有可入室之機當不
子死冠不免 懈於進耳未字有旦暮遇

結纓而死 之意
由瑟 問師章旨

家語孔子曰 此章見道貴得中夫子評
南者生育之 論師商即裁成師商處裁
鄉北者殺伐 成師商亦是教子貢處
之域故舜造 問師節旨

南風之詩其 中字註到末節方提明首
興也勃焉紉 節只照白文平分中字自
為北鄙之聲 宜渾

其廢也忽焉 然則節旨

○子曰由之瑟 瑟是樂器
奚為於丘之門 奚是何為
即鼓瑟 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已不同
也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

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 子路氣質剛勇故其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夫子責
於中和故其發於聲者如此 講之曰丘之門以中和為教今由之瑟不和甚矣奚為
而鼓於丘之門乎斯言也蓋欲抑由 講之曰丘之門以中和為教今由之瑟不和甚矣奚為
之剛勇以進於中和非謂其可忽也 ○門人不敬子路 門人是子路同列
子曰由也

升堂矣 此句最重要
字是借言 未入於室也 此句輕帶室
字亦是借言 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

第言子路之學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特未深 門人聞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
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 講門人釋之曰二三子亦知由之所
造乎今由之學其所知所行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而升堂矣特有歉於精微之

奧而未深入於室也自室而至室固易易耳豈可以鼓瑟一事之失而忽之哉 補
道理只一箇如仁義做得斐然成章是
升堂至義精仁熟止於至善是入室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 孰是誰
賢是勝 子曰師也過 過是過乎
道之中 商也不及 不及是不足
乎道之中 註

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為苛難故常過中 子貢問師與商也其所造果孰為賢夫子
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 講告之曰師也學每至於過商也學每至於
不及一過一不及 是子 承上師過商
其所造較然矣 ○曰是子 然則 不及之語來 師愈與 與疑
辭 愈猶 勝也 講子貢未喻以

不及乃曰夫子以師為過商為不及 子曰過猶不及 猶字作如字看 道以中庸
然則師之過果愈於商之不及與 言二者俱失中 為至賢智
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 ○尹氏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
乎夫過與不及均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

由今也匹夫此問疑過較不及畢竟力而講天子曉之日非也道以中庸為至失之過猶夫失之不及安得以師補氏曰之徒而習亡有餘耳愈字與賢字不同已為愈哉然則師與商也固當約之於中而子貢亦當知所以取裁矣補過不及

國之聲豈能過猶節旨語氣順下不可倒說不及生平氣稟之偏中則指義理之當然處言也

之體故猶過亦不可平說過不及同病但重講過之難道而

釋名云堂謂猶不及意自見季氏全旨

室實也人物此章見聖人惡黨惡而害民亦維持魯事意也周公乃魯之先君書曰富於周公正隱誅季氏無君聚斂不必法外加賦註中急字要認夫子以非吾徒絕之義也又使門人責之仁寓乎義也二句一氣說下要之重責再求即是攻擊季氏

鼓而攻之可也註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也聖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范氏曰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故夫子責之為不善至於如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仕為急故也○曰吾徒以致君澤民為事今求之所為若此殆非吾所教之徒也爾小子於求有朋友之義其鳴鼓焉以聲其罪而攻之可也聖人之警求如此亦以警季氏也

○子日非吾徒也小子是諸弟子鳴

○季氏是魯大富於周公賦倍於二家是也而求也是記者標其為之聚斂為是

○柴也愚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愚者智不足而厚有餘家語記其足不履影

○參也魯魯

○柴也愚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愚者智不足而厚有餘家語記其足不履影

○參也魯魯

○參也魯魯

過猶節旨

季氏全旨

柴也全旨

柴也全旨

柴也全旨

柴也全旨

柴也全旨

柴也全旨

柴也全旨

柴也全旨

柴也全旨

柴也全旨

云衛人○柴愚者知經而不知權知常
 自見孔子出而不知變魯與敏捷者相
 入於戶未嘗反如人一遍記得他要兩
 越禮往來過三遍記得是也辟者矜情
 之足不履孔節貌只要好看嗛兼言貌
 子身影剛曠粗是欠細膩俗是欠文雅
 之亂子羔逃愚魯沈潛之質辟嗛高明
 之走郭門守之質

者曰彼有缺
 子羔曰君子
 不踰又曰彼
 有質子羔曰
 君子不墜又
 曰於此有室
 子羔乃入焉
 貨殖

史記子貢既
 學於仲尼退
 而仕於衛廢
 著焉財於曹
 魯之間七十
 子之徒賜最
 為饒益結駟
 運騎東帛之
 亦可進於庶乎之境

確所以能深
 造乎道也
 務外而少誠
 實其病也辟
 子曰當在此章之
 首而通為一章
 以忠信嗛者必
 須文之以禮樂

○子曰回也其庶乎
 此句屢空就在近道中
 庶近也言近道也屢空數至空匱也
 屢也言其近道
 夫子論回賜之所造曰吾門有回博約之功既深其庶幾近道
 又安貧也
 矣乎且又能安貧雖屢至空匱而不改其樂回之所造如此

賜不受命
 只是未能
 而貨殖焉
 貨殖只是富而
 致富意即在內
 億則屨中
 此句正其
 命謂天命貨

也憶意度也言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程
 子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少時事至閭性與
 天道則不為此矣○范氏曰屢空者簞食瓢飲屢絕而不改其樂也天下之物豈有
 可動其中者哉貧富在下
 子貢以貨殖為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而多中
 者億而已非窮理樂天者也夫子嘗曰賜不幸
 若夫賜之為人則不能安受天命
 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貴言也如此
 而貨財營生殖焉然雖未能如回

之安貧樂道而其才識明敏亦能億度事情
 屨中其機會也獨非求道之資乎賜也勉之
 補饒氏曰此章與前章不同前章是指
 心之異庶乎與億則屨中對造道之異
 也屨空與不受命貨殖對用心之異也

○由也嗛
 嗛粗俗也傳稱嗛者謂俗論也○楊氏曰四者性之偏語
 之使知自勵也吳氏曰此章之首脫子曰二字或疑下章
 病也嗛四子其各思所以變化之哉
 補學問辟者必須本之

○師也辟
 辟便辟也謂習於
 容止少誠實也
 留意容儀

○子貢曰
 子貢曰君子
 不踰又曰彼
 有質子羔曰
 君子不墜又
 曰於此有室
 子羔乃入焉
 貨殖

史記子貢既
 學於仲尼退
 而仕於衛廢
 著焉財於曹
 魯之間七十
 子之徒賜最
 為饒益結駟
 運騎東帛之
 亦可進於庶乎之境

確所以能深
 造乎道也
 務外而少誠
 實其病也辟
 子曰當在此章之
 首而通為一章
 以忠信嗛者必
 須文之以禮樂

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

子張全旨
此章論善人現在品第不

○子張問善人之道道字子曰不踐迹迹是聖賢成法

亦不入於室是未造精微之域

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言循途守轍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為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張子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蹈於惡有諸己也由不踐

下善人質美不必依閑邪方子自無邪不必依過欲方子自無欲註自不為惡四字正答善人處不入室非限他終不入必學方可入耳

論篤全旨
此章見聽言貴於覈實抑揚中寓警切意論篤只是言註加貌字者凡談論篤實的人容止自不輕浮君子色莊只誠偽之分色字所該甚廣凡形於外者皆是二句須重色莊邊

○子曰論篤是與篤對巧佞浮夸者說與是許有信其素履堅其終身意君子者乎君子是心口相符有德之人色莊者乎色莊是言論莊重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其為君

子曰有父兄在父兄是分尊所當稟命者如之何其聞斯行之是決其不可輕行意子曰有父兄在父兄是分尊所當稟命者如之何其聞斯行之是決其不可輕行意

問聞全旨
此章見聖人因材之教一進一退均之所以善其行也上二段是問同而答異下是因疑而明其所以異人之剛者多有自用之過故語由則曰有父兄在此

○子曰有父兄在父兄是分尊所當稟命者如之何其聞斯行之是決其不可輕行意

子曰有父兄在父兄是分尊所當稟命者如之何其聞斯行之是決其不可輕行意

子曰有父兄在父兄是分尊所當稟命者如之何其聞斯行之是決其不可輕行意

不但欲其尊父兄而稟命者而重述之以為下發問張本亦疑其問有教他取裁於父兄之者而重述之以為下發問張本同答異故問問其子曰求也退是資稟柔弱

意人之柔者多有自諉之過故語求則曰聞斯行之是作其勇故進之是抑其銳往之志兼人謂勝人也張敬由也兼人夫曰聞義固當勇為有過人之才夫曰聞義固當勇為故退之夫曰聞義固當勇為進之心夫曰聞義固當勇為

不必諱諱在稟命父兄上也赤之感而問未審其故也求也退四句正發明之

二故字要透發退與兼人之不勇耳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

俱就資稟言進是進其不行之志退是退其必行之志總是欲其行得停當恰好矣小曼謂由不重稟命

只恐他於行上冒昧求非不欲其稟命只恐他於行上委靡故此行字但就事上說

子曰見義不為無勇也有所聞斯行之可矣公西華乃疑而問曰由也問聞斯行諸不異於求也而夫子則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亦同乎由也而夫子則曰聞斯行之夫由有父兄求獨無父兄乎求所當行由獨不當行乎赤也竊有感焉

稟命非所患也患其為之不勇耳故吾告之以聞斯行者所以激而進之使其勇於有為也由之資稟過於剛而兼人則急行非所患也患其於所當稟命者有闕耳故

吾告之以有父兄在所以抑而退之補陳新安曰由求之問未必同時問同答異赤使其審於有為也赤可以無感矣偶見而疑之非其能問孰知聖人造就之心

此章見顏子以道深相信意子畏於匡凡兩見前章是為夫子記此章是為顏子記夫子一見顏子即曰吾以女為死矣懼其悞死

何敢死是不輕死有註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闕而必死也胡氏曰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況顏淵之於孔

子曰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死是犯匡人之鋒而死子曰在有深幸夫回何敢死子未死意

喜其來也是情急中驚喜
語顏子直答之曰子在信
子之必在也直任之以回
何敢死明免於患難之道
同也

子恩義兼盡又非他人之為師弟者而已即夫子不幸而遇難回必捐生以赴之矣
捐生以赴之幸而不死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讎不但已也夫子而在
則回何為而不愛其講夫子為匡人所圍有畏心於匡時顏淵相失在後及其至而
死以犯匡人之鋒乎講夫子謂之曰吾以女為我之故犯匡人之鋒而死矣顏淵對
曰回之死生惟夫子是從幸天未喪斯文而夫子猶在也回何敢輕
死以犯匡人之鋒乎觀此而聖賢相與之情保身之哲俱見之矣
孔子決之於道子在回何敢死顏子決之
於夫子雖是各有所憑然其所主則一也

季子然

子然章旨

子然平子意

此章見聖人沮僭竊扶綱
常之心前四節子然欲假
由求以誇人夫子言其失

孔子決之於道子在回何敢死顏子決之於夫子雖是各有所憑然其所主則一也

○子曰吾以子為異之間
如之子桓子
之弟也子然
習見其父逐
昭公常懷不
臣之心自多
其家得臣由
求故就孔子
問之

○季子然是季平子之弟
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
二子故
講季子然自多其家得由求而臣之故問於夫
問之
講子曰仲由冉求其德業才望可謂之大臣與
○子曰吾以子為異之間

伊呂
之徒
曾由與求之間
輕二子以抑季然也
講子又不足以盡大臣之道特輕以抑
之曰子問大臣吾以子必舉非常之
人來問曾由與求二子之為問乎
○所謂大臣者
謂是稱謂大
臣以人品言
以道事君
道是正
悅功利
不可則止
不可是君不用其
道止是止而不仕
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
講夫所以謂之大

○子曰吾以子為異之間
如之子桓子
之弟也子然
習見其父逐
昭公常懷不
臣之心自多
其家得臣由
求故就孔子
問之

現任私家而儼然稱為大
臣開口便僭妄
吾以節旨
異只照下道字看註輕二
子不重重在抑季然上
所謂節旨

○所謂大臣者
謂是稱謂大
臣以人品言
以道事君
道是正
悅功利
不可則止
不可是君不用其
道止是止而不仕
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
講夫所以謂之大

○子曰吾以子為異之間
如之子桓子
之弟也子然
習見其父逐
昭公常懷不
臣之心自多
其家得臣由
求故就孔子
問之

所謂二字有循名核實意
盡責難之義陳善閉邪是
以道事君也不可則止纔
見以道之嚴正

○所謂大臣者
謂是稱謂大
臣以人品言
以道事君
道是正
悅功利
不可則止
不可是君不用其
道止是止而不仕
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
講夫所以謂之大

○子曰吾以子為異之間
如之子桓子
之弟也子然
習見其父逐
昭公常懷不
臣之心自多
其家得臣由
求故就孔子
問之

則承上節不可
謂大臣說來
從之者與
從更無可否意
註意二子既非大臣則
講子然又問曰二

○所謂大臣者
謂是稱謂大
臣以人品言
以道事君
道是正
悅功利
不可則止
不可是君不用其
道止是止而不仕
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
講夫所以謂之大

○子曰吾以子為異之間
如之子桓子
之弟也子然
習見其父逐
昭公常懷不
臣之心自多
其家得臣由
求故就孔子
問之

今由節旨

具臣如才堪兵農備一臣

之位但不可為大臣非尸

位者比

然則節旨

之字固指季氏然只渾說

弑父節旨

說二子不從則雖不能以

道事君却能以道守己亦

異乎他人之謂具臣矣

子羔章旨

此章見學而後可以入政

上二節因子路之妄舉而

責之下二節因子路之妄

對而惡之通重一學字

子羔節旨

子路以子羔厚重有德足

以化民故舉之

賊夫節旨

註未學二字未可明說下

節子路方會意說出

有民節旨

則凡事皆從其主

之所欲為者與

等事則斷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弑逆大故必不

然亦不從言從之蓋深許二子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

○尹氏曰季氏專權僭竊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正也知其不可而不能止也可謂具

臣矣是時季氏已有無君之心故自多其得人意其可使從已也故曰弑父與君亦

不從也其庶乎 講 夫子折之曰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已熟

二子可免矣 講 若弑父與君之事乃非道之甚吾知其見之審守之固亦必不從

也蓋季氏素有不臣之心欲借二子為

羽翼故夫子稱二子以陰折其心也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註 子路為季氏 講 昔子路仕於季氏以費邑難治舉子羔

宰而舉之也 講 為費邑宰意以子羔厚重足以化民也

子曰賊夫人之子 賊兼仕學兩妨尤重在 講 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未

往邊夫人之子指子羔言學遠使治民適以害之 講 而責之曰

以夫人之子而遽使之仕則內有妨於修己而學問無由

成外有妨於治人而功業不能就適以賊夫人之子耳

○子路曰有民人焉 無位

有位

有社稷焉 社是土神稷是穀神 見不必拘拘於

曰人有社稷焉 民人社稷俱就費講 何必讀書 章句之末意 然後為學 此不過塞

正是 言治民事神 子路強辭以對曰夫子謂賊夫人以其未學也然費邑之中

○子曰弑父與君

以下殺

亦不從也

亦不從見得小失之事或見

未真守未定間或有之若此

○子曰是故

承上

惡夫佞者

佞不是諂佞只是口快之人事

不問是不是但臨時撰來搪塞

也推開說 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

末繳子路言而使之即仕以為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子路之言非其

之書然後為學也哉

○子曰是故

承上

惡夫佞者

佞不是諂佞只是口快之人事

不問是不是但臨時撰來搪塞

也推開說 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

末繳子路言而使之即仕以為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子路之言非其

之書然後為學也哉

○子曰弑父與君

以下殺

亦不從也

亦不從見得小失之事或見

未真守未定間或有之若此

○子曰是故

承上

惡夫佞者

佞不是諂佞只是口快之人事

不問是不是但臨時撰來搪塞

也推開說 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

末繳子路言而使之即仕以為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子路之言非其

之書然後為學也哉

○子曰是故

承上

惡夫佞者

佞不是諂佞只是口快之人事

不問是不是但臨時撰來搪塞

也推開說 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

末繳子路言而使之即仕以為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子路之言非其

之書然後為學也哉

○子曰弑父與君

以下殺

亦不從也

亦不從見得小失之事或見

未真守未定間或有之若此

○子曰是故

承上

惡夫佞者

佞不是諂佞只是口快之人事

不問是不是但臨時撰來搪塞

也推開說 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

末繳子路言而使之即仕以為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子路之言非其

之書然後為學也哉

○子曰是故

承上

惡夫佞者

佞不是諂佞只是口快之人事

不問是不是但臨時撰來搪塞

也推開說 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

末繳子路言而使之即仕以為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子路之言非其

之書然後為學也哉

○子曰弑父與君

以下殺

亦不從也

亦不從見得小失之事或見

未真守未定間或有之若此

○子曰是故

承上

惡夫佞者

佞不是諂佞只是口快之人事

不問是不是但臨時撰來搪塞

也推開說 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

末繳子路言而使之即仕以為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子路之言非其

之書然後為學也哉

○子曰是故

承上

惡夫佞者

佞不是諂佞只是口快之人事

不問是不是但臨時撰來搪塞

也推開說 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

末繳子路言而使之即仕以為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子路之言非其

之書然後為學也哉

棄繼之故祀
以爲稷共工
氏之霸九州
也其子曰后

士能平九州
故祀以爲社
讀書
墨子云周公
朝讀書百篇
夕見士七十

曾哲
曾哲魯南武
城人季武子
寢疾及其喪
也大夫弔曾
點倚其門而

歌
師旅
周禮小司徒
五人爲伍五
伍爲兩四兩
爲卒五卒爲
旅五旅爲軍

何必二句緊頂上來謂習
其事即明其理見子羔爲
宰未嘗廢學何言賊也
是故節旨

本意但理屈辭窮而取辦於口以禦人耳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也○范氏
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蓋道之本在於修身而後及於治人其說具
於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夫即仕而
爲學失先後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口給禦人故夫子惡其佞也講學非子路
使子羔本意但因夫子之責而飾辭以應之故夫子復責之曰是故我平日所以惡
夫佞者正以其不問理之是非而但以口給取勝耳今由之言乃所謂佞者也庸非
我之所惡乎補學而後仕自是一定之理子路始焉錯使繼焉強對不特害了子羔且又
惡乎說壞道理其罪益重矣故夫子不斥其言之非理特惡其佞之求勝也

侍坐章旨
此章見聖門所志之學分
三段看首三節因四子侍
坐而誘之言志中四節因
四子言志而獨有所與末
五節因曾點辨志而兼有
所與蓋與曾點所以廣三
子之用與三子所以實曾
點之胸總是造就諸子望
其大有用於世而無負人
睛處

侍坐節旨
此以齒序有師嚴道尊意
以吾節旨
此但誘之盡言尙未知言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
此正言曾參講昔子路曾皙冉有公西
志之會註父名點華侍坐於夫子之側
○子曰
以吾一日長乎爾
以者有所拘之辭一日是謙
言長之不多意爾指四子
毋吾以也
毋切勿意正言我雖年
欲其盡言處註少長於女
然女勿以我長而難言蓋誘之盡言以觀
其志而聖人和氣謙德於此亦可見矣
講日少長於爾然辨論之際非年之所得
拘者爾其有懷必言有言必盡毋
以吾長之故而遜焉而不言也
○居則曰不吾知也
只是自負語
不是怨人語如或知爾
是設

若之辭知兼
則何以哉
何以就言女平居則言人不知我如或
君舉相薦說則何以哉
設施言有人知女則女將何以爲用也
講則皆自負曰吾
才足以爲世用而人不吾知也如或有君相知爾而舉
用之則爾將何以措諸用而酬知哉爲我言之可也
○子路率爾而對
子路率爾見長意而對
年長於諸子
序當先對
曰千乘之國
是侯國見攝乎其間是兩邊皆大
攝其間是兩邊皆大
國此二句是勢難
加之以師

加添也師旅
因之以饑饉
因是頻仍意饑饉荒
由也爲之
爲之只委國授政非是
爲諸侯也爲之內兼善

何事至下知爾何以方知

政善**比及三年**以三年為期者古

教看**比及三年**者三年考績也**可使有勇**有勇是民皆**且知方也**且字折深一層**夫子哂**

居則節旨

上二句是揣發其情不是

只是哂他率率爾輕遽之貌攝管束也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因仍也**之**爾但宜渾說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饑方向也謂向義也民向義則能親其上

譏其躁妄下二句是激令

死其長矣譏子路遂輕遽率爾而對曰以千乘諸侯之國而兵賦既煩管攝乎二大**譏**其微笑也國之間而舉動有制勢之難也如此又且加之以師旅而兵興因之以

其傾吐不是笑其無具故

饑饉而歲歉時之難也又如此使由也見知於人而為之則政教所敷比及三年之

聖人此問即教之所在也

久可使斯民皆有勇敢之氣以之戰則勝攻則取且皆知方而有親上死長之義而

觀其於由則哂之於點則

樂為之效死依然強盛之千乘也由之副知我以此言畢夫子微笑而哂之馬**○求爾何如**是問求之志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

與之可見也

六十此二句對求也為之為之內兼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足民兼俯仰有資凶荒有備言**如其禮**

記率爾便對下鏗爾舍瑟

言己為其言不讓地千乘

句領起千乘非小國所云

大國又不止千乘矣師旅

饑饉一節難一節為之二

字著力兼善政以作其氣

善教以結其心說有勇自

善政來知方自善教來哂

之又與下喟然之與對照

夫禮以節民性樂以和民情則必以俟履中蹈和**○赤爾何如**是問赤之志何如**對曰非曰**

會同

時見曰會以

無常期也諸

侯有不順服

者王將有征

討之事則既

為之包率民務不節用在

勿露諸**端章甫**端衣名章甫

內可使足民句重禮樂未

節用在

能之指

禮樂願學焉二句中是宗廟之事是諸侯有**如會同**如作及字看會同是諸

侯有願為小相焉

願是未有是事但志欲公西華志於禮

願為小相焉

如此為字正與學字應註樂之事嫌以君

朝觀王為壇能帶說兩節可使一樣都於國外合諸屬在上者君子主身備禮侯而命事焉樂者言

赤爾節旨

春秋傳曰有赤爾節旨赤本志在禮樂但因冉求而盟是也殷君子之侯慙然遜已故云

頌曰同頌即非能願學下正是願學處見也十二歲服玄端冠章甫是冠服之

王如不巡狩盛就赤本身說小相猶云則六服盡朝從大夫之後勿以大相來

朝禮既畢王形說贊君行禮謂序其儀亦為壇合諸節使君不失禮於神明審

侯而命政焉其進退使君不失禮於天端章甫

子禮便該樂

瑞禮服古者

布幅二尺有鼓瑟希不是瑟音希是鼓

二寸衣視布之者漸漸住手之意鏗爾

袂稱之屬幅連下句讀是以手推瑟而

廣袤等焉玄起其音鏗爾也莫春至詠

則其色也曰而歸言乘此時同此人而

端示方正也樂其樂之意點非有擇於

君臣皆得服莫春想時當莫春便信口

之○章甫常說來就眼前事洗發是個

服行禮之冠無事無為道理却做有事

蓋亦有以識此矣

下合冊卷二

四書補註甫言

子自居故將言己志而先為遜辭言未能而願學也宗廟之事謂祭祀諸侯時見日會眾頌曰同端玄端服章甫禮冠相贊君之禮者言小亦謙辭問赤爾之志何如赤對曰禮樂者君子之事亦非敢曰能之但願學以習其事焉彼宗廟之事以享祖考如會同之事以見辟王此皆禮樂之所寓而貴有人相之也當斯時也

赤服則玄端冠則章甫願為小相以贊君行禮於宗廟行禮於會同焉庶有以畢吾願學之志哉赤之副知我以此

瑟希鼓瑟是以手彈瑟然餘音會瑟而作是舍瑟起立此三句對曰異乎三

子者之撰異不同也三子指由求赤三子言志皆其素具故曰撰此句有謙遜不敢言之意

子曰何傷乎言雖異三子之撰亦無害亦各

言其志也令點自言其志與後句不同曰莫春者莫春是三月春服既成是莫春所宜之衣冠者五六人

冠者成人之稱童子六七八童子是未冠者浴乎沂風乎舞雩是與童冠共浴其風之也詠而歸是歌詠而返夫子唱

然歎曰喟然嘆息之聲吾與點也與是深許其註四子侍坐以齒為序則點當次對以方鼓也作起也撰具也莫春和煦之時春服單袷之衣浴盥濯也今上已祓除是也沂水

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為有溫泉馬理或然也風乘涼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墀樹木也詠歌也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故

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

言外視三子之規規於事為之末者其氣象不侔矣故夫子嘆息而深許之而門人

記其本末獨加詳焉

講希乃以手推瑟有鏗爾之餘音爰舍瑟而作從容對曰三子

蓋亦有以識此矣

夫子又問點爾之志何如點時方鼓瑟承夫子問鼓之者漸

下合冊卷二

四書補註甫言

四書補註甫言

四書補註甫言

四書補註甫言

也夏曰毋追有為功業此所謂大本所
謂忠所謂一者是也充實
曰委貌異名點所見便是孔子老友
而制皆以信少懷意思但點止見得
溱布為之到這裏若孔子便做得到
沂水出蓋縣從容意思亦該在內觀其
南至下邳入泗一云沂水

出尼山西北三子已出曾皙以夫子獨
經魯之雩門與已於由則晒之於求亦
岸深而水淺又默默者故後出而問之
中有溫泉冬此各言其志與前不同前
煖夏冷重各字見雖異無傷此重
舞雩志字見非空言無實分明
雩者祈雨之是兼與了

祭名左傳曰何晒節旨
龍見而雩是晒仲由正曾皙未達處此
也祈雨使童一問即從上各言轉出
男女舞之故為國節旨

名舞雩有壇為國以禮即以禮讓為國
禪樹木可以此禮字中便含讓意要與
休息矜才能任智力對勘在設
施上見自該得廣其言不

者皆用世之志也點之志異夫三子者之撰夫子慰之曰志雖有異庸何傷乎人各
有志亦各言其志可也點乃言曰如茲之日固莫春者春服則既已成矣或冠者五
六人焉或童子六七十人焉相與浴乎沂水之濱風乎舞雩之下而彼此各適詠歌而
歸也此則點之志而已斯言也據其所居之位其樂雖若止於一身然以心而論則
固藹然天地生物之心聖人對時育物之事也夫安有
物我內外之間哉夫子喟然而嘆曰吾與點之志也

後後謂猶待坐也以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
欲質三子之志故是問其
謂各自以其志之所素具及三子既出曾皙獨留在後其意將有所請也乃問於
者言之便有兼許三子意夫子曰夫三子之所言其得失果何如夫子答之曰三
子之言或富強或禮樂雖有不
同亦各言其所為志也已矣

○曰夫子何晒由也
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為
為國是治國禮即
恭敬辭讓之禮
其言不讓
是言
之不

是故晒之
讓於言也
特晒其不遜
者必以恭敬辭遜之禮今由之言志慨
然無復遜讓之意是不達為國
以禮之理也吾故從而晒之

○唯求則非邦也與
點錯認是晒由
不讓為邦故問
安見
猶言何
方

六七十是伯
之邦如五六十是子男
之邦而非邦也者
曾點以再求亦欲為國而不見晒故
微問之而夫子之答無貶辭蓋亦許

講是夫子之所以晒由者特晒其不讓耳非晒其為邦也何點未達而疑求之不
見晒也乃微問曰唯求之志在足民則非為邦也與夫子曰先王建國雖有大
小其為邦則一也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先

王分茅胙土之邦也者是求所任固亦為邦之事也
唯亦則非邦也與
點因夫子
不明說求

讓却只就言上看即其言言能讓故仍

之不讓便是不達為國之如前之疑

禮也但其言不讓句最難禮樂

體貼寬緩則夫子之意不意

出太露則曾皙不必再問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又曰

須有分寸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美舜氣象也誠異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掩焉耳

曾點見夫子之哂由以其是這氣象也又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孔子不取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為聖人

不讓而為邦也其許己者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

必以其讓而不為邦也在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夫子喟然嘆

由以為邦見哂求赤何故曰吾與點也又曰曾點何點猶未達而亦疑赤之不見哂也又微問曰唯赤之願為

不見哂是哂由之意不明點漆雕開已見大意讀小相則非為邦也與夫子曰宗廟以事親會同以事君非有

則與點之意亦終不明故國諸侯之事而何以赤之才而願為小相孰能出其右而為之大者乎是赤所任固

務討個下落然總認為國亦為邦之事也觀夫子之許求亦則知由之見哂不在為邦而在其言之不讓也夫

以禮之意未出耳此節安何疑哉點亦可以釋然矣要之始與點者所以廣三子補為國以禮是通章關鍵語

見十五字作一句讀夫子也終兼與三子者所以實點也聖人造就之意深矣

答求亦是為邦并不說求合禮求赤之謙亦只曉得禮之皮膚若禮之精意則在使君君臣臣父子事各

之能讓故下節又以赤問當事物各當物而已夫子明言知爾何以確指用行上說點言似非用行本旨然充

唯赤節旨其意則莫春兩句乘時可以有為也童冠五句物我咸被其澤也所以藹然天地生

宗廟二字辨其事赤也二物之心聖人對時育物之事雖堯舜專業亦自可為而合於夫子老安友信少懷者

句明其志說出小大二字此也故點言雖不期合禮而實於禮之精意有會夫子

分明以小相為讓點乃釋與之亦以其用世之意寓於內非止與其素位行樂也

然矣大小以禮樂之優絀

言非謂相有大小也三子

顏淵第十二 凡二十 四章

為邦亦只是輔佐諸侯得國之柄而任之

顏淵章旨

此章聖人直指心體以論

仁重克已復禮一句而克已復禮只在勿視聽言動於非禮上節言其綱下節言其目顏子請事總承綱與目而言

顏淵節旨

克已句是為仁之功一日二句是為仁之效為仁二句是為仁之機克已是著力掃蕩工夫猶粗復禮則檢點入進繩令與天則昭合便細密此既克已又要復禮也為仁為字猶謂之相似克復當下便是仁蓋禮即仁仁與禮非二物一日克復了雖無一事亦不害其為事事皆仁雖不見一人亦不害其為天下歸仁克已已字以私言對禮看由己已字以身言對人

○顏淵問仁是問所以為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己謂私之附身克是戰而獲勝之名一日禮有規矩可循復是還其本來初體

克己復禮一日從積累來上克復以工夫言此克復舉成功言天下歸仁焉言歸仁是稱其仁為仁己已為字

夫就是盡克復之而由人乎哉言功不在人而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為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已

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又言為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日日克之不以為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

仁不可勝用矣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已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已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謝氏曰克已須從性偏

難克處講顏淵問為仁之道夫子告之曰仁者本心之天理天理之節文是為禮而克將去講不能不壞於人欲必有以克勝己之私欲使事事合於天理之節文以復

於禮則欲去理全而為仁矣夫仁原天下人心所同具誠能於一日之間克去已而復於禮則天下之人皆歸我以仁焉其效固甚速而至大也然為仁之機皆由己克

之復之而豈他人所能與其力哉是其機又在我○顏淵曰請問其目目是克復之而無難也考其效而決其機是在回之自勉矣

據下手處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此四句平看動不但容貌凡作為皆是

雖不敏不敏是不明健以質言請事斯語矣請事句總目條件也顏淵問夫子之言則於天承上聖訓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故不復有所

疑問而直請其條目也非禮者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為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事如

看由己已字以身言對人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事如

看克我之已復我之禮不
由著已更由著誰朱子云
克如孤軍遇強敵只是盡
力舍死向前

請問節旨

顏子所克之已較精細故
說個非禮緊要在四勿字
勿卽是克勿視聽者防其
自外人而動乎內勿言動
者謹其自內出而接於外
非禮不但邪色淫聲等項
只略有些不循天理就是
人欲便須克了顏子力量
大故教他淨盡斷絕註至
明是言其致察於非字至
健是言其用功於勿字此
卽虔書精一之旨請事斯
語所稱語之而不惰者是
也程子曰人之視最在先
非禮而視則所謂開目便
錯了次聽次言次動自有
次序

仲弓全旨
此章夫子教仲弓爲仁精

不事事之事請事斯語顏子默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爲己任而不疑
也○程子曰顏淵問克已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乎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
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虛物無迹操
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已復禮久而誠矣其

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
禮勿聽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蹊安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與戎出好吉
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誣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欲訓辭其
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厲行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
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愚按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
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惟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當顏淵從博約後理欲已明
固不可以不勉也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言但曰請問克復之條目何
如夫子告之曰子欲詳其目乎亦求諸視聽言動之間而已視必以禮一有非禮卽
禁止於心而勿視聽必以禮一有非禮卽禁止於心而勿聽言必以禮一有非禮卽
禁止於心而勿言動必以禮一有非禮卽禁止於心而勿動夫非禮者皆己也勿之
皆克也已克則復禮而仁在是矣所謂克已復禮者如此顏淵直任之曰回之質雖
有歉於明健而不敏也請從事於四勿之語以天下歸仁自考補四勿字有慎持其
以爲仁由己自勵庶無負乎夫子之教也敢以不敏而自諉哉補心於未視聽言動
之先謹防其幾於方
視聽言動之際意

○仲弓問仁 亦是問所
以爲仁 子曰出門如見大賓
出門是人所易忽者如作似
字看大賓是人情最敬重者
使民如承
大祭 使民是人所易慢者大
祭是人情最敬慎者
己所不欲 如橫逆
勿施於人 不欲勿施則所欲
之類 之施自在其中 在邦無

密之功在實體敬恕以自
考六句一氣緊接恕字承

怨在家無怨 無怨是無怨恨
二句敬恕之效

仲弓曰雍雖不敏 是謙言無
明健之質

請事斯語矣 斯語是主敬
行恕邦家無

怨之效

敬字來出門二句是敬以
持己己所不欲二句是恕

語 敬以持己恕以接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內外無怨亦以其效言之

以推心在邦二句是敬恕
之驗敬則內有以全其心
此可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
之何曰此儼若思時也有諸
中而後見於外觀其出門
之德恕則外有以推其愛
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前
乎此者敬可知矣非因出
門使民然後有此敬也愚
按克

之理故敬恕所以去私欲
以存心心存而後可以復

事於敬恕之間而有得
馬亦將無己之可克矣
心之要惟在於敬恕即如
一出門之時也則如見大
賓而

仁體出門使民俱要活看
出門句是無時而不敬使

極其禮讓之敬一使民之
事也則如承大祭而極其
神明之敬至人施諸已而
有所

民句是無事而不敬敬以
持己是收斂此心入來恕

怨馬內而在家人咸安於
吾之敬恕而無有怨焉
蓋主敬行恕而至邦家無
怨則

以及物是推廣此心出去
內外無怨可以驗我之能

心存理得而仁在是矣
仲弓遂直任之曰為仁莫
如敬雍之補如字勿字著
力皆是

敬恕故註曰自考顏子請
事有徑捷要約意仲弓請

仁字與上章仁字俱以德
之全體言下

事則有積累頓密意

章告司馬牛之仁則以德
之一端言

子牛宋人本

司馬牛問仁 是求為
司馬牛孔子弟子

同氏兄弟五

人長向巢次 此章見為
仁在於存心蓋

子曰仁者其言也 訥
仁者就現成說

難次子頤子 牛多言而
躁則心不存故

以仁者言訥告之正欲其
謹言以存心也此乃自流
而不敢輕發者子能知此
而謹焉則所以為仁之方
區外是乎

車及牛○魯 謹言以存
心也此乃自流

而不敢輕發者子能知此
而謹焉則所以為仁之方
區外是乎

向魋作亂入 得源工夫
末節推明所以

謹言以存心也此乃自流
而不敢輕發者子能知此
而謹焉則所以為仁之方
區外是乎

於曹以叛宋言詁之故

景公使左師司馬二節言

巢伐之巢不曰詁言而曰其言也詁能克魁奔衛是舉現成仁者作個榜樣

巢奔魯司馬其字也字乃指點之辭註牛致其邑與心存不放是言詁原由且

珪焉而適齊勿入講恐礙下節離自衛奔齊其言節旨

陳成子使為為字泛說不指為仁難字次卿司馬牛主心言非力行之難只是

又致其邑焉兢兢業業其難其慎之意而適吳吳人註心常存即在為之難中

惡之而反卒看出得無二字自有不得於魯郭門之不認者在不待強閉也

外阮氏葬諸君子全旨

三輿

此承上句說來把詁作強閉看斯謂之仁矣乎斯字作即字看牛疑詁不足盡仁子曰為之難為之猶言行事難在上說是不敢苟為

言之得無詁乎得無二字有詁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子之所言故夫子又告之而不易者非強閉之而不出也楊氏曰觀此及下章再問之語牛之易其言可知○程子曰雖為司馬牛多言故及此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為是愚謂牛之為人如此若不

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為仁之大概語之則以彼之躁必不能深思以去其病而終無自入德矣故其告之如此蓋聖人之言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其切於

學者之身而皆為入德之要則子曰為之難言也詁斯即謂之仁又初不異也讀者其致思焉詁矣乎夫子告之曰汝知仁者之言詁而已而不知

仁者之言所以詁蓋仁者心存於事為之甚難言之得無詁乎不輕於為者自不輕於言是其言之詁也由於心之存而為之難心存則仁不外是矣豈可以為易而忽

哉補得極自然矣前節仁者二字亦須讀住蓋心存而不放即在仁者內

○司馬牛問君子君子是成德之人問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憂是禍患未至而憂懼是禍患既至而懼言

向龜作亂牛常憂懼有循名以求實意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懼是禍患既至而懼言

故夫子告之以此不勉於憂懼惟君子則隨在自得不見其有所憂於未事之

先也不見其有所懼於臨事之際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牛錯認是強制於也君子之所以為君子者如此外故疑不足以盡

有心排遣已含自然意但

勿太露方不礙牛再問內

省二句是解無憂懼之所

以為君子不疚要說得細

下命卷三

四書補註甫言

三

三

三

三

註無愧是不疚之本不疚自得非實有憂懼司馬牛又曰君子之道大矣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夫子
見自然之妙是憂懼之境而強排遣之也
自有而心自無也又告之曰子勿易視之也君子平日所為內省於心皆無疚焉
則仰不愧俯不怍浩然天地之間夫何憂何懼之有此非
自修之功已造於成德者不能子何疑不足以盡君子乎

人皆章旨
此章見自修無缺即是立
命格天之道次節雖述聖
言天命當安只歸重末節
修其在己上蓋欲牛盡敬
恭之修以感化兄弟非欲
其舍親而從疎也
人皆節旨

○司馬牛憂曰是含愁人皆有兄弟有兄弟是安我獨亡我對人看獨對皆看亡作
於無事意無言不得相安相樂也

○子夏曰商聞之矣蓋聞之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命稟於有
今所能移天莫之為而為非子夏因述所聞以慰之曰子勿以亡兄弟為憂也商
我所能必但當順受而已嘗聞於夫子矣人之死生有命存馬人之富貴在於
天之為也命之致也憂之果何益哉○君子敬而無失敬是謹恪兼身心動靜
與

商聞二節旨
死生富貴不必泥只以天
命為主重順受上須補出
兄弟之亡亦命也天也
敬而節旨

人恭而有禮恭是謙遜以接人有四海之內是盡天皆兄弟也是我愛敬於人人亦
兄弟此句與我既安於命又當修其在己者故又言苟能
如字獨亡對針持己以敬而不間斷接人以恭而有節文
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如兄弟矣蓋子夏欲以寬牛之憂故為是不得已之辭讀者
不以辭害意可也○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圓而語
滯者也惟聖人則無此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哭子夫既安於天命又當修其在
喪明則以蔽於愛而昧於理是以不能踐其言爾己者焉君子苟能持己以敬
而無間斷之失與人恭遜而有節文之禮則盛德所感舉四海之內皆愛敬之而視
我若兄弟也疎者可親而况親者乎然則君子特患恭敬之未盡耳又何患乎無兄

成其為恭四海皆兄弟全

在我之敬恭足以聯疎為親不重人之報我何患無兄弟正答我獨亡句指自己兄弟說

問明全旨

此章見心之不蔽即是明能察看

可謂明也已矣

明即是為人所欺感意

濶濶之譖膚受之愬

此二句只仍舊遞下來

不行焉

濶濶一層輕要重發濶濶膚受四字方見不行之難

可謂遠也已矣

遠即明之遠非明外又有遠也

濶濶如水之浸靡滋潤漸漬而不驟也

濶濶之譖膚受之愬

不行二字甚靜任他搬弄我前而心體毫不為動是所謂先覺者故謂之明因之則可見其心之明而不蔽於近矣此亦必因子張之失而告之故其辭繁而不殺

明尚不足贊他故又謂之遠按子張只問明而夫子之也故濶濶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然後謂之明

濶濶之譖膚受之愬

濶濶之譖膚受之愬

明每在遠處不知反蔽於人情之近夫子將濶濶二句作兩番呼喚是何等叮嚀意明之至即是遠正指點子張返求於近耳如此看下段方不是贅衍

濶濶之譖膚受之愬

濶濶之譖膚受之愬

濶濶之譖膚受之愬

問政章旨

此章分常變以言政首節是萬世之常經二三節是一時之權宜

情曲折皆在所照而不惑

子貢問政

政在治國上說

子曰足食

食為民之天

足兵

兵為民之衛

民信之矣

信為民之心

言倉廩實而武備修

問政節旨

足食足兵兩足字作工夫

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

講註倉廩武備指民間說

素行民無攜貳之心皆信於

民信之矣却作效看蓋古

我矣此三者為政之大端也

者井田學校一時並舉原

之也非謂兵食足

不待兵食足方議信但漸

而方行教化也

仁摩義必積久乃驗耳故

言何者較

註教化行補在民信上三

者俱要見為民意

者俱要見為民意

蓋籌畫糧餉固結人心則吾民即吾兵也是兵或可去也

去兵節旨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

必不得已就三者素不預

於斯三者何先

備而變起倉卒者言所謂

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去兵亦不是全不要兵只

信為輕

是伍兩卒旅之缺未暇修

去食節旨

苗獮狩之制未暇講

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去食者平日信義在人至

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以為政者當

此更以大義激發食去信

而後去其一焉於斯食信二者何先夫子又告之曰去食蓋民無食必死然自古及今

存可與民效死也無信則

民皆有死若無信則相欺相詐雖生而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為安矣是食猶可去而

偷生苟免臣棄君子棄父

信決不可去也觀此則聖人之經

民自不立而國亦隨之矣

權互用而經世之路可概見矣

棘子成

○棘子成曰君子

萬姓統譜云

君子泛以

子成之後改

實而已矣

為棗

何以文為

駟

駟者一乘駟
馬兩服兩駟
是也○一言
子貢欲存文以辨質均是成衛大夫疾時人
救世苦心但就本文立論
自以子貢駁子成爲主勿
添入胥失意

棘子節旨

而非駟馬難
追一言而急
提出君子見得是轉移世
駟馬弗及
風之人文實在持身應事
上說玩而已矣何以爲語

下直恁斬絕

惜乎節旨

虎山獸之君
虎嘯而風生
蓋風木也虎
註意是將惜乎二字一頓
金也木受金
夫子之說君子也乃是揚
制安得不從
他一句駟不及舌所以爲
故嘯則風生
可惜也

文猶節旨

自然之理○
易曰大人虎
變其文炳也
與子成之言對針兩猶字
是不可輕重意下二句則

子成廢文之弊言重君

豹似虎文圓
如錢有黑豹
子小人無以辨上

哀公章旨

有白豹○南
山之豹隱霧
此章見足國當先足民以
雨以澤其毛
蓋徹句爲主哀公志在足
○易曰君子
國旦夕之效適重後日之

文勝故爲此言
亦惟忠信誠懇存乎質而已矣何必著之物采而以文爲哉
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
指子成說指上節所言
君子也
君子指崇
本抑末說駟不及舌
馬匹四

駟其行

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然言出於

至速
言則駟馬不能追之又惜其失言也

文猶質也

照何以文爲句見文不

而已矣句見

虎豹之鞞

去毛比盡去其文

猶犬羊之鞞

虎豹猶犬羊比鞞鞞皮去毛

質不獨重
存鞞比獨存其質

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夫棘子
成矯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胥失之矣
下之事無質不立無文不行以文而較之質則文與質等固不輕於質而可盡去也
以質而較之文則質與文等亦不重於文而可獨存也是文質之相等如此且文譬
則毛也質譬則皮也文質俱存然後可以辨君子小人亦猶皮正俱存然後可以辨
虎豹犬羊若如夫子之言則是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何以異於小人猶盡
去其毛而獨存其皮則虎豹之鞞何以異
於犬羊之鞞乎此夫子所以爲失言也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

是究足稱有若者君臣之辭用謂國

用之策註用公意蓋欲加賦以足用也

講

○有若對曰盍徹乎

盍何不

齊哀公不憂民之不足而以國用爲憂故問於有若曰
方今年歲饑荒國用不足將如之何而可以足用乎
是畫將來長久之策只要
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
重發盍字不必詳徹制
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

豹變其文蔚憂有若志在足民返本之也

徵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為什而取也

周賦田之法哀公十二年十三年皆有

徵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為什而取也

一夫百畝鄉

言行徵法十分

夫同溝共千也公口中說如之何意中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

鄙用助法八矣問於有若特欲借一言

君孰與不足

家同井共九以贊其成耳

君孰與不足

百畝中為公蓋字虛婉要公想那行徵

君孰與不足

田外八百畝好處出來註厚民宜渾

君孰與不足

為私田公田

君孰與不足

十畝為八家說個吾字都忘却百姓了

君孰與不足

盧舍每人二前如之何是商推此如之

君孰與不足

畝半鄉遂同何是怪訝

君孰與不足

溝之人都鄙百姓節旨

君孰與不足

策實為經久之利

哀公節旨

哀公十二年十三年皆有

遂用貢法十

夫同溝共千也

鄙用助法八

家同井共九

百畝中為公

田外八百畝

為私田公田

十畝為八家

盧舍每人二

畝半鄉遂同

溝之人都鄙

同井之人皆

通力合作計

畝均分將所

收之穀十分

中取一分納

公家溝井之

此章論治心之學德本諸

崇德章旨

問於夫子曰

也何以辨之

而使之明乎

夫子告之曰

德本於心而

達於事者也

徵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為什而取也

二矣故有若請但專行徵法欲公節用以厚民也

足權之足與不足之間蓋宣公稅畝只是加稅於餘畝

不法先王而行徵法乎

補二字是時公田民田不曾亂豪強兼并自是孟子時事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微也

取一更不足用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

君孰與不足

君孰與不足

君孰與不足

君孰與不足

君孰與不足

君孰與不足

君孰與不足

君孰與不足

君孰與不足

君孰與不足

君孰與不足

君孰與不足

君孰與不足

君孰與不足

君孰與不足

君孰與不足

君孰與不足

君孰與不足

君孰與不足

君孰與不足

君孰與不足

人各均分九
性當還其所固有惑生於外無遷善之勇德何由崇也必也內主忠信存於心者無一念之不實
○愛之欲其

分故曰徹也
情當究其所本無高從卑又外徒乎義見於事者無一事之不宜則本立而日新豈不是崇德乎
○愛之欲其

二
春秋宣公十
處作起明從暗處徹開子張之問只是要高要明不
○愛之是愛此人欲其生是極言其愛
惡之欲其死
惡之是惡此人欲其死是極言其惡之甚
既欲其生

五年書初稅
知在何處尋討故夫子告以近裏切己之功
又欲其死
既又二字見其愛惡無一定之主
是惑也
是字指上
四句說
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惡而欲其

法已什取其
崇德節旨
主字重看先將個實心作
又欲其死則惑之甚也
善之所能主也乃愛之則欲其人之生矣惡之則欲其人之

一今又於私
主徒義是一事未合宜須
中心無主而見理不明惑之甚者也知所以為惑則知所以辨惑矣
補問辨惑何不

田中收其什
遷到那義上又覺未甚合
方饒雙峯曰使知其所以惑者在此是即所謂辨也

齊景公
且更遷去令都合宜忠信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齊景公名杵曰魯昭
公末年孔子適齊
政之道於孔子
補景公與晏子狩

崔杼立莊公
義之外別無德主徒之外
魯界因入魯問禮於孔子自此嬰與孔子交善孔子適
○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

異母弟杵臼
又別無崇
愛之節旨
齊必因嬰以通於景公史記謂為高昭子家臣或誤

好治宮室聚
上二句重兩欲字下重既
齊必因嬰以通於景公史記謂為高昭子家臣或誤

狗馬奢侈厚
又二字愛惡只作一人看
子子
上君臣父子指其人人言
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是時景公失政而大

賦重刑晏子
註兩層意總入是惑也內
臣父子之間皆失其
是時齊景公威福下移嫡庶內亂失政甚矣故孔子對之曰

嘗因彗星出
齊景章旨
道故夫子告之以此
為政以正倫為先外而朝廷君盡君道而大權之不移自是

於東方而諫
此章見明倫為立政之本
臣亦盡臣道而威福之不僭內而家庭父盡父道而絕偏愛之私自是

之○左傳晏
君臣父子之對即正名於
子亦盡子道而安世及之分則國家表正萬化攸同為政之道在是矣

子對景公曰
衛意
齊景二節旨
○公曰善哉

陳氏雖無大
德而有施於
疊下君臣父子四字煞有
是善
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信如二字有繹思而得之意上君臣父

民豆區釜鍾
循名責實意然當側重君
其言
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子亦指人言下不君臣父子指失道言

四書補註補旨
下論卷二
十五

之數其取之
公也薄其施
之民也厚公
厚斂焉陳氏
厚施焉民歸
之矣○公寵
妾鸞妣生子
茶婁諸大夫
恐其為嗣請
擇諸子賢且
長者為太子
公曰二三子
為樂耳國何
患無君及病
命國惠子高
昭子立茶為
太子逐羣公
子公卒茶立
田乞以國高
敗出亡乃使
人之魯召公
子陽生立之
是為悼公遷
荼於貽殺之

父邊此即是政須於義合
恩聯處講得成敗廢興關
係凜然方得告誠之旨勿
以齊實事填入

善哉節旨

夫子意在責成君父景公
將君臣父子概論一番仍
是要大家分任其責又安

能以君而制臣以父而制
子哉所以及於禍亂

片言章旨

此章見人當取信於素意
上節夫子稱子路能取信
於人下節門人記子路養

之有素以明之都無實事
片言節旨

片言可折是贊片言不是
論折獄其由句虛講註忠
信明決宜渾留下節用

子路節旨

子路忠信明決該得廣無
言亦不限定只
半言要活看

有粟 粟指侯
國之祿 **吾得而食諸** 言必至於危亡
不得享其祿也 **註** 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其後果以
氏曰君之所以君臣之所以臣父之所以父之所以子是以必有道矣景公
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蓋悅而不繹者齊之所以卒於亂也 **註** 景公
嘆曰善哉夫子之言乎信如君不成其為君臣不成其為臣父不成其為父子不成
其為子彝倫攸斁而禍亂將作雖擅一國之富而有粟吾安得而食諸哉吾以是而
知夫子之
言之善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 折者折而二之也判分曲
直劃然兩開獄是辭訟 **其由也與** 言惟子路能 **註** 片言
折斷也子路忠信明決故言出 **註** 夫子稱子路曰民情多偽獄之難折也久矣若夫
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 **註** 片言之間可以折斷其是非曲直者其惟由也與

子路無宿諾 諾是許此記者推其 **註** 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
以片言折獄之故也 **註** 記者因夫子之言而記此以見子路之所以
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 ○尹氏曰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
盟矣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於人可知矣片言而折獄者信
在言前入自信之故也 **註** 然其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耳門人因夫子之
不留諾所以全其信也 **註** 言而記之曰子路平日急於踐言曾無宿留之諾焉蓋踐
言者忠信也急於踐言者明決也忠信則人不欺 **補** 朱子謂無宿諾但為不濡滯遷延
忍欺明決則人不能欺故人自信而獄可折也 **補** 之意耳非必謂一宿也如此則片
言亦不限定只
半言要活看

子曰聽訟 聽是斷決
訟是爭訟 **吾猶人也** 猶人言不
異於人 **必也** 有斷然以
此為貴意 **使無訟乎** 使字有道德
齊禮躬行化

○子路無宿諾 諾是許此記者推其 **註** 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
以片言折獄之故也 **註** 記者因夫子之言而記此以見子路之所以
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 ○尹氏曰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
盟矣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於人可知矣片言而折獄者信
在言前入自信之故也 **註** 然其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耳門人因夫子之
不留諾所以全其信也 **註** 言而記之曰子路平日急於踐言曾無宿留之諾焉蓋踐
言者忠信也急於踐言者明決也忠信則人不欺 **補** 朱子謂無宿諾但為不濡滯遷延
忍欺明決則人不能欺故人自信而獄可折也 **補** 之意耳非必謂一宿也如此則片
言亦不限定只
半言要活看

○子路無宿諾 諾是許此記者推其 **註** 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
以片言折獄之故也 **註** 記者因夫子之言而記此以見子路之所以
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 ○尹氏曰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
盟矣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於人可知矣片言而折獄者信
在言前入自信之故也 **註** 然其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耳門人因夫子之
不留諾所以全其信也 **註** 言而記之曰子路平日急於踐言曾無宿留之諾焉蓋踐
言者忠信也急於踐言者明決也忠信則人不欺 **補** 朱子謂無宿諾但為不濡滯遷延
忍欺明決則人不能欺故人自信而獄可折也 **補** 之意耳非必謂一宿也如此則片
言亦不限定只
半言要活看

○子路無宿諾 諾是許此記者推其 **註** 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
以片言折獄之故也 **註** 記者因夫子之言而記此以見子路之所以
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 ○尹氏曰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
盟矣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於人可知矣片言而折獄者信
在言前入自信之故也 **註** 然其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耳門人因夫子之
不留諾所以全其信也 **註** 言而記之曰子路平日急於踐言曾無宿留之諾焉蓋踐
言者忠信也急於踐言者明決也忠信則人不欺 **補** 朱子謂無宿諾但為不濡滯遷延
忍欺明決則人不能欺故人自信而獄可折也 **補** 之意耳非必謂一宿也如此則片
言亦不限定只
半言要活看

○子路無宿諾 諾是許此記者推其 **註** 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
以片言折獄之故也 **註** 記者因夫子之言而記此以見子路之所以
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 ○尹氏曰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
盟矣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於人可知矣片言而折獄者信
在言前入自信之故也 **註** 然其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耳門人因夫子之
不留諾所以全其信也 **註** 言而記之曰子路平日急於踐言曾無宿留之諾焉蓋踐
言者忠信也急於踐言者明決也忠信則人不欺 **補** 朱子謂無宿諾但為不濡滯遷延
忍欺明決則人不能欺故人自信而獄可折也 **補** 之意耳非必謂一宿也如此則片
言亦不限定只
半言要活看

○子路無宿諾 諾是許此記者推其 **註** 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
以片言折獄之故也 **註** 記者因夫子之言而記此以見子路之所以
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 ○尹氏曰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
盟矣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於人可知矣片言而折獄者信
在言前入自信之故也 **註** 然其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耳門人因夫子之
不留諾所以全其信也 **註** 言而記之曰子路平日急於踐言曾無宿留之諾焉蓋踐
言者忠信也急於踐言者明決也忠信則人不欺 **補** 朱子謂無宿諾但為不濡滯遷延
忍欺明決則人不能欺故人自信而獄可折也 **補** 之意耳非必謂一宿也如此則片
言亦不限定只
半言要活看

○子路無宿諾 諾是許此記者推其 **註** 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
以片言折獄之故也 **註** 記者因夫子之言而記此以見子路之所以
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 ○尹氏曰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
盟矣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於人可知矣片言而折獄者信
在言前入自信之故也 **註** 然其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耳門人因夫子之
不留諾所以全其信也 **註** 言而記之曰子路平日急於踐言曾無宿留之諾焉蓋踐
言者忠信也急於踐言者明決也忠信則人不欺 **補** 朱子謂無宿諾但為不濡滯遷延
忍欺明決則人不能欺故人自信而獄可折也 **補** 之意耳非必謂一宿也如此則片
言亦不限定只
半言要活看

○子路無宿諾 諾是許此記者推其 **註** 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
以片言折獄之故也 **註** 記者因夫子之言而記此以見子路之所以
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 ○尹氏曰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
盟矣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於人可知矣片言而折獄者信
在言前入自信之故也 **註** 然其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耳門人因夫子之
不留諾所以全其信也 **註** 言而記之曰子路平日急於踐言曾無宿留之諾焉蓋踐
言者忠信也急於踐言者明決也忠信則人不欺 **補** 朱子謂無宿諾但為不濡滯遷延
忍欺明決則人不能欺故人自信而獄可折也 **補** 之意耳非必謂一宿也如此則片
言亦不限定只
半言要活看

○子路無宿諾 諾是許此記者推其 **註** 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
以片言折獄之故也 **註** 記者因夫子之言而記此以見子路之所以
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 ○尹氏曰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
盟矣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於人可知矣片言而折獄者信
在言前入自信之故也 **註** 然其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耳門人因夫子之
不留諾所以全其信也 **註** 言而記之曰子路平日急於踐言曾無宿留之諾焉蓋踐
言者忠信也急於踐言者明決也忠信則人不欺 **補** 朱子謂無宿諾但為不濡滯遷延
忍欺明決則人不能欺故人自信而獄可折也 **補** 之意耳非必謂一宿也如此則片
言亦不限定只
半言要活看

於是政在田

聽訟全旨

民意無訟是民從主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原則無訟矣○

乞而寡齊之

此章夫子穆然思古無刑

吾化自然不爭訟言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不知以禮遜為國則未能使民

折獄

之法重下句使字聽在訟

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見聖人言而聽決其是非曲直吾雖不能過人向可

易賁卦象君

非有形之使蓋默化潛字

以猶人也然此不過治其未塞其流而已必也正其本清其源使陸稼書曰此章

子以明德政

若使之耳然亦是大概論

民知恥向化自然無訟之可聽乃為貴乎為政者當知所向矣補使無訟不但要

无敢折獄豐治

不必泥吾字著夫子自

德兼要教養與大學稍異

折獄致刑周

子張全旨

○子張問政政是治子居之無倦此在體上看二之字俱指教養行之以忠此在

書曰非佞折

此章論為政之心貴於誠

看以忠是表如程子曰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故告之以此

獄惟良折獄

誠則不息故無倦誠則不

是裏亦如是程子曰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故告之以此

罔非在中又

欺故以忠居行二字平看

子張問政於夫子夫子告之曰為政之道在乎存誠而已必也居此政於心者始

曰哀敬折獄

居在心上說無倦則心不

終如一初不銳於始而怠於終而無倦焉又必行此政於事者表裏如一不徒有

明啟刑書胥

離於事行在事上說以忠

其文而有其意而以忠焉能如是則補此章未及為政條

占咸庶中正

則事不外於心此是純王

政無不舉矣為政之道何以加此補此章未及為政條

君子全旨

此章見君子小人心之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君子是心公而好善之人成兼誘掖獎勵二意誘掖以

人之惡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成者誘掖獎勵以成

抑沮止意小人反是相反是指上成美不成惡言其成者誘掖獎勵以成

存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又有既厚而其所好又在於善故遇人之美則誘掖

善惡之異故其用心不同如此既厚而其所好又在於善故遇人之美則誘掖

之獎勵之以成其美焉見人之惡則規戒之沮抑之不成其惡焉若小人之存心既

薄而其所好又在於惡則不成人之美而成人之惡反乎君子之所為矣君子小人

其已能勸是勉其未至

四書補注補言

下論卷三

六

季康全旨

此章見為政當先正己康

用不同如此

子意在正人夫子意在正己政者正也且虛說子帥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

問意重在正人上

孔子對曰政者正也

此句是釋政之名義未可入正己意

子帥以正

康子奪嫡

句方是就已身上說正人兼內正心術外正施為言

孰敢不正

孰敢是誰敢此句兼朝野言有德威惟畏意

范氏曰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胡氏

左傳云季桓子有疾命正

不正有敢心也

於孔子孔子對曰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然未有己不補顧麟士曰凡

常曰南孺子

患盜全旨

此章見弭盜當清其源康

色看如此章正字只說無僭踰無偏破

不書義各照本

以告而立若

子意在弭盜以法夫子意

便是若說正己物正便非康子分上語

不書義各照本

女也則肥也

在弭盜以心盜心起於欲

便是若說正己物正便非康子分上語

不書義各照本

可季孫卒康

上貴以不欲率之不欲則

盜之方

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苟是誠子是康子

子即位既葬

廉恥之風行禮義之俗興

盜之方

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苟是誠子是康子

康子在朝南

故雖賞之而不竊夫天下

無奪於

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苟是誠子是康子

氏生男正常

豈有賞民為盜者哉特其

甚言其不肯為盜

知恥而不竊○胡氏曰季氏竊柄康子

載以如朝告

言其不為盜耳

如殺全旨

甚言其不肯為盜

知恥而不竊○胡氏曰季氏竊柄康子

曰夫子有遺

此章夫子以善機邊殺機

苟子在上清心勵節不事貪欲則民之視之亦知以是為貴矣民知以不貪欲

補李

言命其圍臣

康子欲以威而驅民於道

為貴則雖賞以誘之使為竊盜而其心愧恥自不肯為之矣尚何盜之足慮哉

補李

曰南氏生男

夫子欲以身而率民於善

竊柄盜於國也康子奪嫡盜於家也斯即是魯之大盜何以

補李

則以告於君

正以德易刑之意子欲善

責民之為盜夫子不直曰苟子之不盜其辭婉而意深矣

補李

與大夫而立

正以德易刑之意子欲善

責民之為盜夫子不直曰苟子之不盜其辭婉而意深矣

補李

之今生矣男

三字深看全在良心發動

如設若也無道

就是成就有道

也敢告遂奔

實踐厥躬上見並善政善

如設若也無道

就是成就有道

何如

衛康子請退教亦在內君子之德風以公使共劉視下是申說欲善民善之故之則或殺之草加以風小人臨以君子矣俱取勢足相壓為喻

有可殺不
可殺二意
孔子對曰子為政見主張在手意焉用殺遇他殺機子欲善欲不止是心欲而民善矣而字作則字看君子之德風君子是有率民之責者兩德小人之德草小是有從上之分草上之風必偃言勢所為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為欲善則民善者草主平應必從註矣上一作向加也偃什也○尹氏曰殺之為言豈為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誨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刑亦為政者所不廢也如者從以言教者認而況於殺乎言殺無道之民使人知所懼以成就乎有道何如孔子對曰民之為善願所以倡之者何如耳今以子秉國而為政勿論不當殺亦焉用殺為哉但子有欲善之心而躬行以率之民自有所觀感興起而歸於善矣所以然者以君子之德主於感人猶之風也小人之德主於應人猶之草也草而加之以風則必隨風而偃什然則小人而感之以君子豈有不從欲而治哉子欲民之善亦為善以風之可矣焉用殺為

問達章旨

此章見學者當務實不當務名意達主務實聞主務名總以辨達為主非以聞達並言也

問達節旨

子張不是問如何叫做達乃是問如何方能達也註德字於人勿入口氣何哉節旨

聖人棒喝全在何哉一詰在邦節旨

此子張自解其所謂達者之意全是驚名譽了

是聞節旨

此只就聞達二字辨之註

子張問士之通稱何如斯可謂之達矣斯作即字看達註達者德字於人而講

子張問士之行貴達也然達必有所以致必何如斯可謂之達矣

子張問士之通稱何如斯可謂之達矣斯作即字看達註達者德字於人而講

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故反詰之將以發其病而藥之也

聞在家必聞家指族黨著聞也

名譽必著聞於家而已

誠偽之分是曾下二節意
解未可明出

夫達節旨

夫達也者句正喚醒子張

處質直雖是兩件總一箇
實心故註以忠信解之不

可分貼質直恐有徑行不
合宜處必須好義觀察是

不敢以質直好義自信而
因人考己也慮者常常如

此思慮恐有所不知覺也
正見真心下人處三句銜

接遞下皆為務外好高者
對症之藥

夫聞節旨

夫聞也者句正點破子張

處上觀色專指顏色此色
字說得濶凡發出來可見

處皆是仁字可該質直義
安之字指仁言不疑是

三項色取行違與質直好
泰然自足欲使人信也

義相反居之不疑不但恐
人看破示之以不疑也假
仁慣了連自己也認做仁
泰然居之矣此與觀察下

似而不同乃誠偽之所以分學者不可不
審也故夫子既明辨之下文又詳言之

也一誠一偽之間豈非迹雖
相似而其實有不同者哉

也一誠一偽之間豈非迹雖

好義好義是以義制事
使所行皆合宜

卑下人惟恐以質
直好義自多意

在邦必達在家必達
重我足取信邦家上

自牧皆自修於內不求人知之
事然德講夫所謂達也者非有心於求達也內焉質

修於己而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礙矣
直以主於忠信外焉好義而所行合宜且

審於接物察人之言以驗己之是非
觀人之色以徵己之得失又必卑以自牧而思

慮之閒惟謙抑以下人此皆自修於內
不求人知之事然德修於己而人信之在邦

則孚於邦必行無不得而達也
在家則孚補朱子曰質與直是兩件質就資性上說

於家必行無不得而達也所謂達者如此
直漸就事上說到得好義又多在事土

直固是一直做去然至於好義則事事區處
要得其宜又曰質直好義便有觸突人

講夫子乃辨之曰子之所謂邦家必聞者
是聞於邦家之謂也非達於邦家之謂

此句只提起

質直

質是無華飾直是無
邪曲俱就立心上說

慮以下人
慮下人是謙

觀色是審人顏色向背

察言而觀色
察言是審人言語從違

是外面粧
飾做仁

而行違
是所行之事皆非

居之不疑
居

此二句承上務名來
善其顏色以取

要見與達絕不相干
於仁而行實背

此二句承上務名來
善其顏色以取

質是無華飾直是無
邪曲俱就立心上說

慮以下人
慮下人是謙

觀色是審人顏色向背

察言而觀色
察言是審人言語從違

是外面粧
飾做仁

而行違
是所行之事皆非

居之不疑
居

此二句承上務名來
善其顏色以取

要見與達絕不相干
於仁而行實背

此二句承上務名來
善其顏色以取

要見與達絕不相干
於仁而行實背

此二句承上務名來
善其顏色以取

人相反

從遊章旨

此章皆是心學須通首節想之見適情不忘治性故先善之而後告之三非字三與字指示親切

從遊節旨

從遊有即境觸心意舞雩高曠故及崇德有林木掩映故及修德辨惑

善哉節旨

善只是善其切於為已然竟脫從遊亦不得

先事節旨

崇德屬存養所以存其心之固有修辨屬省察克治

所以去其心之本無皆以心字為主先事則有真積

之力後得則無正助之弊故曰崇德惡匿於心循生

迭起著力克治常覺難盡

有欲檢點他人而不暇者故曰修德愈在一朝非終

身之恨也忘身及親關係

受聖人之教而差失謹夫所謂聞也者惟一心以求聞而已善其顏色以襲仁者之

有如此者况後世乎謹名而行實背之則與質直好義者異矣且又自以為是而無

所忌憚居之於仁而不疑則與察言觀色慮以下人者異矣此皆不務實而專務求

名者然有意近名而名亦歸之在邦則虛譽隆於邦而必聞也在家則虛譽隆於家

而必聞也所謂聞者如此師也辨之慎勿以聞為達焉可也

辨之慎勿以聞為達焉可也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從遊是從夫子而遊曰敢問崇德此是存天修德辨惑此是遏人註

胡氏曰隱之字從心從匿蓋惡言夫子問遊於舞雩之下樊遲從焉因曰理得於

之匿於心者修者治而去之講心為德如何以崇之惡匿於心為惡如何以修之

事疑於心為惑如何以辨之敢以問之夫子○子曰善哉問註善其切夫子以其問切於為己故嘉之

問也以視世之徇外○先事先是汲汲以圖後得後是心全不計非崇德與一德自

而忘內者大不侔矣○先事事是進修功夫後得得是進修效驗非崇德與一德自

增攻其惡攻者直與惡對壘而無攻人之惡此句是足上句見其專攻非修德與自

嚴密惡一朝之忿是暫時忘其身忘有不顧慮意及其親及字作非惑與輕重倒置由見

盡掃除治己而不責人則己之惡無所匿矣知一朝之忿為甚微而禍及其親為甚大則

以辨惑而懲其忿矣樊遲粗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范氏

曰先事後得上義而下利也人惟有欲利之心故德不崇惟不自省已過而知人之

過故慝不修感物而易動者莫如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惑之甚者也惑之講誠能先

甚者必起於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至於大惑矣故懲忿所以辨惑也講其事之

甚者必起於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至於大惑矣故懲忿所以辨惑也講誠能先

身之恨也忘身及親關係講誠能先

身之恨也忘身及親關係講誠能先

身之恨也忘身及親關係講誠能先

身之恨也忘身及親關係講誠能先

身之恨也忘身及親關係講誠能先

身之恨也忘身及親關係講誠能先

身之恨也忘身及親關係講誠能先

身之恨也忘身及親關係講誠能先

身之恨也忘身及親關係講誠能先

莫大故曰惑註中知字正是辨處

愛人章旨

此章見仁智有相須之理然不可以仁智平說重在智不悖於仁而乃所以成其仁上

愛人節旨

此節仁智平看愛人知人以仁智之用言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後問知者再此亦居後也

未達節旨

未達非有言說記者從旁窺其意象而得之舉直節旨

智以成仁其妙只在一使字見得使者智使之也能使枉者直己仁矣但夫子只申明智字註仁字并相

為用意俱宜渾鄉也節旨

遲認夫子於知人下足此二句故但云問知自未曉

所難為其所當為而後其效之所得則理純於心非所以崇吾心之德與若能專於攻己之惡而無暇去攻人之惡則自治誠切非所以修吾心之德與至若一朝之微忿忍之可也顧乃忘其一己之身因以禍及其親焉則昧於利害之補饒雙峰曰近幾非心之惑與知此之為惑則知所以辨之矣遲可不知所從事哉利則有計較之心而不能先事後得鄙則吝於責己粗則暴戾而不能忍小忿故夫子因其病而藥之

樊遲問仁

問何以

子曰愛人

愛人自用上看人兼親疎遠近言

問知

問何以

子曰知人

知人亦自用上看人

兼知愚賢愛人仁之施樊遲問如何為仁夫子答之曰仁主於愛雖人有不同不肖言註知人知之務講無一不在其所愛中也又問如何為知夫子告之曰知主於知雖人有不同無補揭出兩人字便

一不在其所知中也

補含下枉直在內

樊遲未達

只是疑知有妨於仁

曾氏註曰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知有別疑知之妨仁而有所未達焉

所擇故疑二者之相悖爾樊遲以愛欲其周知人則有所分

子曰舉直

舉取用也

直是立心制錯諸枉錯是舍諸眾也枉是行無邪曲者錯諸枉立心制行有邪曲者

能使枉者直

能使有自註舉直錯枉者知然感化意也使枉者直則

仁矣如此則二者不惟謹夫子窺其未達之意故告之曰子何疑乎誠知其人之正不相悖而反相為用矣直者舉而用之知其人之邪枉者錯而舍之則取舍公而

激勸寓能使枉者皆有所感奮以歸於直焉是夫子之意蓋於知人之中自寓愛人之意矣

樊遲退

退是

見子夏曰

正為問鄉

猶云也前者吾見於夫子而問知故舍仁不言而曰問知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遲以夫子之言專為知者之事講樊遲猶未喻

何謂也

何謂也只承能使枉者句註遲以夫子之言專為知者之事講樊遲猶未喻問謂於知之道理何所指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夫子之言而

能使枉者直之兼仁言也

富哉節旨

富哉虛講內含無限意味
下節正見子言之富

舜有節旨

引舜湯事作舉錯樣子以
見帝王莫能外耳皋陶舉

皋陶

皋陶一名庭舉即是錯此舜湯知人之
為士師伊尹舉為阿衡不

堅顛項高陽智所謂舉直錯枉也不仁
氏之後也高者即是枉遠即是化枉為

陽氏有才子直因選舉而致之即愛人
八人謂之八之仁能使枉者直矣但子

愷庭堅其一夏口中不得說明只有智
為士師明刑即遲亦悟夫子之兼仁言

從欲以治四矣

問友全旨

方風動惟乃此章論處友之道忠告是

之休其後封王忠本不因告而有而告

於蓼至春秋自以忠而切忠以心言道

為楚所滅臧以辭言善道乃所以成其

庭堅不祀忽忠告不可則止二句所以

諸蓋傷之也全交亦全此忠也

不教多問遂退乃見子夏而問曰卿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則告我曰舉直錯諸
枉能使枉者直夫舉直錯枉吾知其知矣而能使枉者直吾不知斯言果何謂也

○子夏曰富哉亨 言指上舉 直二句 註 嘆其所包者 子夏聞言而嘆曰富哉夫子之言
直二句 註 嘆其所包者 子夏聞言而嘆曰富哉夫子之言

○舜有天下 舜受堯禪 而有天下 選於眾 眾該在內 舉皋陶 皋陶是直者舉
該錯枉在內 不仁者遠矣 伊尹湯之相也不仁者遠矣 伊尹是直者

下 湯放夏桀 而有天下 選於眾 伊尹是直者 不仁者遠矣 伊尹湯之相也不仁者遠矣 伊尹是直者

其遠去耳所謂使枉者直也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程子曰聖人
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有淺近者而其包含無所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

之言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也尹氏曰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
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為其事如樊遲之問仁知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未達

故又問焉而猶未知其何以為之也及退而問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使 試以帝
其未盡喻則必將復問矣既問於師又辨諸友當時學者之務實也如是 王之治

觀之舜有天下於虞選於眾人之中舉皋陶之仁而直者由是天下皆化於仁而不
仁者若相率而遠去矣湯有天下於商選於眾人之中舉伊尹之仁而直者由是天

下皆化於仁而不仁者若相率而遠去矣夫選眾而舉皋舉伊舜與湯之智也而不
仁者遠其僅舜與湯之智乎抑不僅舜與湯之智乎子試反而思之亦可以知夫子

之言之 王滙參云子夏指點唱歎之神全在兩矣字與上富哉言乎神迴氣合仁
富矣 補 字自津津隱躍心口問本文不仁者遠自是秘響潛通非必有心發覆也

○子貢問友 是問交 友之道 子曰忠告 忠告是 而善道之 善道是言盡 不可 是不從其忠
友之道 子曰忠告 忠告是 而善道之 善道是言盡 不可 是不從其忠

止 止即止而 無言辱焉 自辱是因 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
不言也 無言辱焉 自辱是因 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

數見疏意 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而見疎則

下八冊卷三二 七

伊尹 以文全旨

伊尹名摯生此章示人以取友之益既於空桑後居資友以講學而致其知尤伊水故氏曰資友以輔仁而力於行註伊耕於莘野兩對說於理固不可易但湯聘三反然本文語勢以友字作中間後肯出輔湯樞紐則以文為緣起而放桀為阿衡以輔仁為歸宿一線穿成之佐湯崩尹亦於註不肯耳復相其孫太

百辰子貢問處友之道夫子告之曰友以輔仁必盡其心以告之知無不言無不盡也而又善其辭說以道之從容和氣委曲諷諭也使其以忠告善道之言為不可則當見幾而止無以數見疎而自取辱焉是其始也義而相正其終也以義而全交處友之道盡於是矣

甲至太甲子 子路章旨

益曰君子之學以求仁而仁必資友焉友非徒會也以文會之也或考詩書於古或窮事物於今而道益明矣為仁非但由己也有善則相勸有失則相規而德日進矣君子取友之益如此彼泛言見偏曲故會友以講明仁者心之德輔仁不是助我取友者曷不折衷於君子哉

沃丁立八祀 此章上節言政本諸身下

取友者曷不折衷於君子哉見偏曲故會友以講明仁者心之德輔仁不是助我取友者曷不折衷於君子哉

尹乃卒年百 節言政要諸久總是一意

用功只藉友以涵養熏陶之益

有餘歲大霧 子路節旨

子路問政是問為子日先之此在教邊如躬政之道行孝弟之類

三日沃丁葬先之即道之以德意勞之

子路問政是問為子日先之此在教邊如躬政之道行孝弟之類

以天子之禮就循行勸諫說身先身勞

此在教邊如勸課農桑之類蘇氏曰凡民之行以身先

祀以大牢冢俱根心上做出註不令而去湯墓七里行雖勤不怨甚言必貴乎太戊時子伊先勞也不重著其效

親其親必先之以孝欲民長其長必先之以弟正已率物則民有所觀感而行無不與矣凡作民事毋徒政令驅使已也必也以身勞之欲民勤於耕必春省以補之欲

請益節旨

子路看得先勞容易便是倦根無字有力正兢兢業精神所在常常先勞即是無倦所謂不益之益也

神所在常常先勞即是無倦所謂不益之益也

是求加於先勞之外無倦是行此先勞永久也

子路第十章 凡三

子路問政是問為子日先之此在教邊如躬政之道行孝弟之類

親其親必先之以孝欲民長其長必先之以弟正已率物則民有所觀感而行無不與矣凡作民事毋徒政令驅使已也必也以身勞之欲民勤於耕必春省以補之欲

是求加於先勞之外無倦是行此先勞永久也

是求加於先勞之外無倦是行此先勞永久也

仲弓章旨

此章見為政當識大體仲弓簡者故夫子以政體告之首節三平看皆宰政之大體而下節又舉賢才一事之大體也

仲弓節旨

宰之所屬有典錢穀與兵刑禮制者先對後考其成亦有得人專責二意小過是凡民無心之愆不僅作有司之過赦字須補註大者不得懲意舉賢才即古鄉舉里選不是專舉有司中之賢才亦不限定舉作有司

焉知節旨

焉知照註盡字仲弓非患全不知只患不盡知耳爾知爾舉人知人舉所謂以天下之人知天下賢才舉天下賢才也此是何等氣象但要顧為宰本旨講

無古本作毋○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為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程子曰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復有所告姑使之深思也○路又請益於先勞之外夫子告之曰吾何以益子哉亦惟於先之勞之者持之以久無或勉於始而倦於終可耳為政之道豈尚有加於此哉○補者易知而易見而生於喜事者難見

○仲弓為季氏宰 宰是家問政 政是治子曰先有司 先是先責之使治赦小過 赦是

不究小過是無心小誤舉賢才 舉是簡拔任用註成功則已不勞而事畢舉過失誤也大者於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賢有諱仲弓為季氏家宰而問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政於夫子夫子告之曰宰兼眾職凡事必先付之有司以分理庶務吾惟考其成功則下僚有報政之地矣幸平庶獄必赦宥民之小過以開其自新之路則在廷無苛政之苦矣幸集眾任必舉有德有能之賢才而布之庶位則書補三者須切為宰說有司宰所統也○曰焉升皆立政之人矣政之大體不既全哉補刑罰宰所用也賢才宰所任也○曰焉

知賢才而舉之 此賢才是散逸在天下者焉知而舉是慮其不能盡知盡舉意○曰舉爾所知 所知是得爾所不知人

其舍諸 人指他人二句註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以此程子曰見用心之公註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

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爾○范氏曰不先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百職廢○諱仲弓又獨慮賢才之難盡知故問曰矣失此三者不可以為季氏宰况天下乎○諱賢才之伏處無窮焉能以一人之聞

衛君章旨

此章見明倫為為政之本

正名二字是通章主腦首

二節言衛政先正名下因

子路迂之而詳示以名之

當正也

衛君節旨

出公無父夫子必不仕時

蓋居衛故子路有此問

必也節旨

上之至於祖

廟贖避罪出奔即不得以

名曰輕自義

父靈公未始不可以子輒

率祖順而下

輒即可令國人有君何可

之至於禰名

令吾身無父子實有父而

曰重一輕一

視為仇祖實有子而孫為

重其義然也

見盡知天下之賢才而舉之乎夫子曰賢才雖不能盡知亦必有所知者但舉爾所

知者而用之其或爾所不知者人亦皆盡汲引之公誰其肯舍諸而不舉乎爾雖不

盡人而知之而他人之知猶吾知也雖不盡人而舉

之而他人之舉猶吾舉也又何以不盡知為慮哉

天地之公器我必盡知而舉不特聰明有限勢亦不能且欲將一時賢才

盡屬我知我舉此念己自狹小我知我舉我不知聽人舉氣象何等公平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 待子是虛位以待夫子

公輒也是時魯哀公之 夫子時方在衛子路問曰設若衛君虛心欲待

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 子而為政則子之所設施將以何者為先也

○子曰必也正名乎 必也是斷然以此為先

意正名就君臣父子講 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名實紊矣故孔

下論卷三

見盡知天下之賢才而舉之乎夫子曰賢才雖不能盡知亦必有所知者但舉爾所

知者而用之其或爾所不知者人亦皆盡汲引之公誰其肯舍諸而不舉乎爾雖不

盡人而知之而他人之知猶吾知也雖不盡人而舉

之而他人之舉猶吾舉也又何以不盡知為慮哉

天地之公器我必盡知而舉不特聰明有限勢亦不能且欲將一時賢才

盡屬我知我舉此念己自狹小我知我舉我不知聽人舉氣象何等公平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 待子是虛位以待夫子

公輒也是時魯哀公之 夫子時方在衛子路問曰設若衛君虛心欲待

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 子而為政則子之所設施將以何者為先也

○子曰必也正名乎 必也是斷然以此為先

意正名就君臣父子講 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名實紊矣故孔

為政之道皆 夫子告之曰政莫大於正倫使我為政於衛必也先正其君

當以此為先 臣父子之名使名稱其實乎是時衛之名不正故夫子言此

曰有是哉 是字指

子之迂也 迂謂遠於事情言

奚其正 迂謂遠於事情言

子路一聞正名之說乃

而遠於事情也為政者有救時

之急務奚拘拘於名分之正乎

○子曰野哉由也 此是責

闕如是抱歡 野謂鄙俗責其不能

蓋闕如也 不敢妄對意言 闕疑而率爾妄對也

則姑闕其疑以待問於人豈可率

爾而妄對乎由其有愧於君子矣

○名不正 是君臣父子名分

不定此句宜重提 則言不順 言是稱呼

阻逆之弊如以祖為父

父為仇稱謂聞多少不順

言不順則事不成 事是行此言處不成是不成個事體如

將父作仇而用兵去阻將祖作父而承

事是行此言處不成是不成個事體如

名爲賊乎孔子果用衛只可令輒迎而

此二節反言名之不可不正名不正三字是病根下諸弊皆從此生自言不順至禮樂不興就害及身言

自刑罰以下就害及民言此禮樂非玉帛鐘鼓之謂只是那事底理事失其理則慶賞刑威無一中節獨

言刑罰者舉其害之重者也無所措手足即爲惡而惡不可爲爲善而善又不免意

君子節節言

此節正言名之當正名之二字提起言行皆跟名來兩必字有力是務要如此

意君子於其言二句緊承上以決之言以稱名無所苟必使名正而可見諸言言順而可見於行也要之

只一正名便該了註一事苟指名不正其餘皆苟指言不順以下

周禮地官遂

遲請章旨

其國祚豈成個事體宣之於言有所窒礙而不順言既不和處見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

刑罰是法律之具不中是不當罪意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名之

無所苟而已矣

名之必可言也

名之必可行也

君子於其言

君子於其言

君子於其言

君子於其言

四書甫注

甫注

甫注

甫注

大夫以教稼此章夫子廣樊遲以經世之學重上好禮三段首節因其問而婉言以拒之下稽以稽功事是因其出而深責以曉之禮樂與刑罰中在內正歲簡稼器可行對上事不成包修稼政司稼禮樂與刑罰中在內

掌巡邦野之稼遲請節旨而辨種陸稼圃之請只是粗鄙近利無隱逸忘世意不如猶云之種周知其名不似謂吾儒之學別有在與其所宜地以為法

地以為法也農圃也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遲出節旨一曰三農生圃內不足以成已外不足九穀二曰園圃以治人能濟甚事

圃毓草木註上好節旨三農山農澤通節都是不如老農句內農平地農九意思三上字對小人看好穀黍稷稻粱禮好義好信對學稼學圃

也園樹木果看學能自治而治人者謂圃樹菜蔬也於人者謂之民三好字俱○管子曰首根本上說到用去三莫不戴茅蒲身衣敢字見民自然如此就感發穡器體塗人言下三句方說功效四

樊遲請學稼請學是欲夫子教他意子曰吾不如老農不如謂所學不似也老農是專精治稼之人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

子曰吾不如老圃老圃是專精種五穀曰稼音樊遲以務本力農乃治生之常道請為圃之人種蔬菜曰圃學稼之事夫子婉辭以拒之曰稼之事

惟老農知之吾不如老農安能為子言稼也又以圃之事比較為易請學為圃之事事夫子亦婉辭以拒之曰圃之事惟老圃知之吾不如老圃安能為子言圃也

樊遲出是既問子曰小人哉小人自所志樊須也謂小人之事者也講何樊遲

出夫子以其志趣卑陋又恐其終不踰也遂從而責之曰稼圃者小人之事須乃以此為問小人哉其樊須也○上好禮上指在位之大人

由中遠外無一不盡意禮指處已臨民此身莊敬上說則民莫敢不敬敬是無上好義義指好惡舉則民莫敢

不服服是悅服而無私議意上好信信就政令則民莫敢不用情用情是無欺詐意夫如是承上三段說則四方之民即敬服用襁負其子而至矣民皆攜幼而來焉用稼非惟不屑為亦不用

禮義信大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蓋各以其類而應也襁織縷為之以約小兒於背者○楊氏曰樊遲遊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辭而闕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於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如則拒之者至矣須之學疑不及此而不能問不能以三隅反矣故不復及其既出則懼其終不喻

足暴其髮膚
盡其四肢之
斂此之謂農
○圃即戴師
以場圃任圃
地謂在田井
樹菜蔬果蔬
者○周禮任
農任圃人各
有業老農老
圃蓋窮耕植
之理者也
襁負兒衣
李奇曰絡也

方之民至只極言來稼者
之多見無所事於用稼也
且曰襁負其子亦有子孫
世為吾耕稼之意
誠好義而事皆合宜則義足以服民心而民莫敢不服上誠好信而不欺其下則信足以固民心而民莫敢不用情夫能好禮義信而致民之敬服用情如是則居大人之位有大人之德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以為之耕稼矣又焉
補三段只就禮義用自耕稼為哉稼不必為則圃可知矣須何不以大人自待也
補信上說個大人

此章見學詩者貴以心得
詩有資於政其言二句見
詩有資於言詩本有用故
貴善誦以收其用誦詩而
不能致用還是窮經之力
未至若驗之於心浹洽而
貫通體之於身切實而專
確則亦奚不能之足患哉
隨方應用曰達不藉介助
曰專末多字正與二百字
應

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
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者意有在也
講抑未聞大人之事乎彼上誠好禮而莊以
講持已則禮足以肅民心而民莫敢不敬上
○子曰誦詩三百
舉全詩而言
授之以政
是與以位
使之行政
不遠
是不通於政而
行之不當意
使於四

方是承君命出
使四方諸侯
不能專對
不能獨自應對必
待乎眾介之助
雖多
多指誦詩
三百說
亦奚以為
是用也為
是語助辭註

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
○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
講夫子示窮經者當求實用曰窮經將以致用也如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
誦詩三百不為不多矣其間通於政治長於風諭者亦既備聞之矣宜達於政而能言也乃授之以政不能通達事理而有昧於施措之宜使於四方不能專於應對而有待於介紹之助則誦詩雖多亦奚所用哉窮經者當求其
補饒雙峰曰非誦詩時便思量要如此致實用可矣
明誦詩而有得則自然有此致用效驗

其身全旨
此章為當時人君詳於法令而忽於躬行者發見教民者當以身先也重上段下段乃反言以足之正身之君亦豈廢令但不從事命令之固見王言之大不

○子曰其身正
其字指君說正字兼內
外身正是躬行率民意
不令而行
令是使民為善之教戒也
行非道
雖令不從
令亦是使民為善之教戒
講夫子論端本之治曰上之教民

四書補註
下公論卷三

令益見王心之純也

魯衛全旨

此章夫子嘆魯衛之衰在哀公七年出公五年時也

魯秉周禮衛多君子周公

公南楚季札

適衛見公子

荆而悅之曰

衛多君子

靈公之兄公

孟繫與司寇

齊豹有隙靈

公在平壽齊

豹作亂擊殺

公孟公聞亂

乘驅自闕門

入公南楚駢

乘齊氏射公

中南楚之肩

公遂出郭

衛

衛姬姓侯爵

出自周武王

作則而其身正矣則表率有原不假禁令而其化自行如縱欲敗度而其身不補饒
正則倡化無本雖有禁令之煩而民將玩之而弗從矣為治者可不端其本哉
補雙
峰曰身正是身教令不過是言
教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

○子曰魯衛之政 綱法度 兄弟也 政相似 註 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
之 夫子感而嘆曰昔周公封魯康叔封衛本兄弟之國今就其紀綱法度言 補 註
講 之其政亦兄弟之政也吾不意周公康叔之遺其相同亦一至於此也 補 註

○子謂是孔子私 衛公子荆善居室 且虛說 始有 是初有時 曰 是諒其心若將曰
概不遠魯政不君不臣衛政不父不子夫子口中不宜露出

○苟合矣 苟者如俗云將就合就湊聚 少者 是略具時 曰苟完矣 完備有 富有 是充
也 苟合矣 上看矣字是勾了罷了之意 尚非完也 曰苟完矣 全備意 富有 是足時

尚非 曰苟美矣 美是盈溢 註 公子荆衛大夫苟聊且粗略之意合聚也完備也言其
美也 曰苟美矣 而文生 註 循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 楊氏曰務為全

美則累物而驕吝之心生 公子荆皆曰苟 註 財用器物之始有也荆之心則曰吾今
而已則不以外物為心其欲易足故也 註 財用器物之始有也荆之心則曰吾今

苟完矣不見苟完之外有可求也及其財用器物之富有也荆之心則曰吾今已
苟矣不見苟美之外有可慕也循序而無欲速之累有節而無盡美之

美矣不見苟美之外有可慕也循序而無欲速之累有節而無盡美之
心公子荆之善居室如此世之聞公子荆之風者其亦可以少愧矣 補 按子謂二

述體善處全在三 苟字三矣字上見

此章因衛民而發王道之 子適全旨

全嘆庶有兩意一是幸其 庶而澤可遠施一是惜其

庶而澤可遠施一是惜其 庶而澤可遠施一是惜其

同母少弟封庶而治之無術玩庶矣哉為成王大同三字聖人仁天下之心全

寇食采於康體流露而先王遺澤與三謂之康叔成代斯民之道無不並到

王誅武庚滅兩問何加富之教之此理三監中分其固庶哉中已備然却因問

地以其半封遂漸生出註制田里薄賦康叔封為衛斂立學校明禮義實貼富

侯分以大路教兩之字方有著落蓋庶綉旄旌大而富則民生厚富而教則

呂之樂而封民德正庶在民富之教之於商墟其地全在上此帝王作君作師

朝歌縣是也之道也苟有全旨

僕御御車者此章夫子自擬用世之效也禮有六藝見不負人所以望世之

御其一焉詩終其用意用我非嘗試而以執轡如組使之乃舉國委已而聽之

為賢御非賤也苟有二字期望甚切朱者之事故有子云聖人為政一年之間

以同等為之想見已前不好底事都革僕者有以降得盡到三年便財足兵強

等為之僕者教行民服善人全旨

○子適衛適是在夫子欲行道而至衛冉有僕註僕御也○子曰庶矣哉庶指

矣哉二字中便庶眾講天子有感於衛民之眾而嘆曰庶矣哉其○冉有曰既庶

矣又何加焉加猶施也日富之緊頂庶字講出註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冉有遂請

制田里薄賦斂以富之俾今之衛猶昔日保父之衛焉而所以保其庶者在是矣

○日既富矣又何加焉是加益於既富之後日教之從富中講出註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

教之○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然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漢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教無聞焉明帝尊師重傅臨雍拜

老宗戚子弟莫不受學唐太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教亦至矣然而未知所以講冉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彼二君者其能然乎講有

又請曰民患其貧也今既富矣又何道以加於富之後焉夫子告之曰富而不教則無以復其性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俾今之衛猶昔日作新之衛焉而所以保其

庶於富後者在是矣惜乎衛有其民夫補兩既字加字雖同而義實不同上既字是子有其具而卒不獲一試也可慨也夫現成實象故加字從自然說入下既字乃

商量法制上虛景故加字從王道次第說盡

○子曰苟有用我者苟字作如字看用我是委國授政者字指國君說

○子曰苟有用我者苟字作如字看用我是委國授政者字指國君說

有成有成如財足兵強註成也○尹氏曰孔子歎當時莫能用已也故云然愚按史

師之僕者有
以貴者為賤
人之僕者禮
曰凡僕人之
禮必授人綏
君僕者降等
則受不然則
否此同等降
等者為之僕
也君命召雖
賤人大夫士
必自御之此
貴者為賤人
之僕也論語
稱樊遲御冉
有僕此弟子
為師之僕也

此章夫子見當時以殺止
記此蓋為衛靈公
公不能用而發
己定治道大備
世莫我用吾亦
安能如之何哉
補張南軒曰期
月而大綱立三
年而治功成然
三

勝殘是以去殺
此上二句是古
語誠哉是言也
言指上二句說
誠哉是信然意
是為邦百年言
相繼而久也勝
殘化殘暴之人
使不為惡也

去殺謂民化於
善可以不用刑
殺也蓋古有是
言而夫子稱之
程子曰漢自高
惠至於文景黎
民醇厚幾致刑
措庶乎其近之
矣尹氏曰勝殘
去殺不為惡而
已善人之功如
是若夫聖人則
不講於百年之
久善政善教感
字已深亦可以
勝殘暴之民

待百年其化亦
不止此講夫子
思善人之治曰
古語有云善人
相繼為邦積而
至使不為惡而
去刑殺於不用
矣由今觀之誠
哉是言也世無
善人於是言中
遇善補

人善人無百年
於是言中見百
年為是言者慨
與慕與何為使
我感懷弗忘也
補

亦可以三字非
不足善人乃極
言殘殺之難勝
去耳

○子曰如有王者
道致治之君不
定是革命必世
而後仁而後字
有漸漬意仁王
謂聖人受命而
興也三十年為
一世仁謂教化
浹也程子曰周
自文武至於成
王而後禮樂興
即其效也○或
問三年必世遲
速不同何也程
子曰三年有成
謂法度紀綱有
成而化行也漸
民以仁摩民以
義使之浹於肌
膚講夫子以王
道望天下曰世
論於骨髓而禮
樂可興所謂仁
也此非積久何
以能致講夫子
以王道望天下
曰世仁然仁未
可以驟致也如
有王者受命而
興必積而至於
三十年之久而
後仁漸義摩禮
樂興叔教化浹
洽於無間始可
以言仁也王道
之無近功如此
豈一時之所致

苟正全旨
此章見正身為
輔治之本從政
專就臣說言從
政何有而正人
意在其中言如

之精
乃化浹此以見
集註下字

仁然仁未可以
驟致也如有王
者受命而興必
積而至於三十
年之久而後仁
漸義摩禮樂興
叔教化浹洽於
無間始可以言
仁也王道之無
近功如此豈一
時之所致

此章見正身為
輔治之本從政
專就臣說言從
政何有而正人
意在其中言如

正人何而不可從政意亦在其中此蓋刺魯三家晉

六卿之屬

冉子全旨

此章諷弟子而警權臣意重其事句所以正名分也

冉有所對實是國政但不可以政子私室故夫子為

不知者而微辭以諷之政與事不論大小只在公私

上分別以事字換他政字此聖人一字之筆削也如

有政三句見宜聞不聞難以言政則其為事可知是

借作證不重

定公章旨

此章見邦之興廢決於君心之敬肆定公是求一言

於言夫子要他求一言於心前重知字一知為君難

便不見莫子違之樂後重樂字一樂莫子違便不知

為君之難敬肆之係於興喪者如此

補張氏云勝殘去殺如能去人之疾仁則使元氣渾然而自無疾者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苟是誠正其身指為大夫者之身於從政乎何有從政兼正君正民說不能正其身如正

人何二句反言以決上意人字亦兼君民言夫子示從政者以端本之化曰從政者苟能不悖綱常不乖憲度而正其身矣則輔上率民於從政以正人也何難

之有如不能正其身則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也其如正人何哉然則從政者可不以身為先務乎

○冉子退朝是退自季氏私朝子曰何晏也晏非日晚作遲字看對曰有政議政於家本事實話子曰其事也在

為事辨如有政如是設若意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與聞是得共聞意註冉有時為季氏私朝也晏晚也政

國政事家事以用也禮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聞國政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為不知者而言此必季氏之家事耳若是國政我嘗為大夫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

也語意與魏徵獻陵之對略相似其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教冉有之意深矣

為季氏宰自其私朝而退來見夫子夫子問之曰退朝自有常期今日何若是之晏也冉有對曰朝有國政相與議之故不覺其退之晏耳夫子諷之曰此必季氏之家

事也如有國政則事出於公必於公朝議之吾嘗從大夫之後雖不吾以而見用吾其當與聞之何其宜聞而不聞也今既不聞則非國政可知矣夫子辨政事之名如

此所以抑季氏而教冉有者不亦深乎補明知政在季氏只是箇虛名亦自可惜故辨以存之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一言是一句之言與邦是國從此而治意有諸是問有孔子對曰言言即不

定公節旨

定公求興喪於一言有輕

可以若是其幾也

若是指興邦幾期也詩曰如幾如式言一言定公問於孔子幾是期必意註之問未可以如此而必期其效講曰善言固足以

忽意故夫子各先說不可

資治也然有不出於一言而可以期興邦之效果有諸否乎孔子對曰一言至微也興邦大效也一言之間不可以若是其幾必興邦之效也

○人之言曰

人之節旨

君臣二句本平說夫子引

人之言是時

為君難

為臣不易

難自責任重上見不易自輔君重上見此言也講然亦有之入之言

之則止取上一句耳不徒

命之去留下係人心之離合其統理之責蓋甚難也為臣者天命補君者邦之主君

曰君臣而曰為君為臣可

賴以其永人心賴以其保其輔理之責亦不易也時人之言如此補非難而為之則

見不是虛擲其位必有確

難臣者邦之輔臣固易而為之則不易重

○如知為君之難也

如字根人言來知字重看知其難則知所

實當為之道在

如知節旨

兩為字有盡其實稱其任而無忝愧處

○如知為君之難也

知不是空知是體認為君

謹矣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與邦只是說與邦之原在此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

難一言而真知之知字中

無一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以講夫所謂為君難者固一言耳如使為君者

有自責自修意知難處就

必期於興邦乎為定公言故不及臣也講因此言而知為君之難也則必戰兢以圖

是為難處為難處就是興

不敢怠忽由是而天命固人心歸不補須照定一言語脈註戰兢三句意補在知字

邦處如知字有喚醒意

幾乎為君難之一言而可以興邦乎內不幾乎與不可以幾相為旋繞正對針定

一言節旨

上人言是他人之言此人

公曰一言而喪邦有諸

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此句與上有別

言是君之自言唯其言包

便欲與邦何易視與邦如此此云

人之言曰子無樂乎為君無樂為君以君任

善不善在內自謂莫子違

一言即便喪邦恐亦未必如此

唯其言凡君而莫子違也莫子違是奉行而不

便是不知為難處

如其節旨

之詔誥號令皆是

敢悖意兼臣民言唯樂此耳講曰言固足

首二句只以起下輕看重

下二句蓋答喪邦之問故

以憤事也然有不出於一言而即至喪邦者果有諸否乎孔子對曰一言至微也喪

邦大禍也一言之間不可以若是其幾於喪邦之禍也然亦有之入之言曰君任至

下二句蓋答喪邦之問故

以憤事也然有不出於一言而即至喪邦者果有諸否乎孔子對曰一言至微也喪

也如其善句不可說得太好只無關利害便為善也須知唐虞不廢吁咈莫違之善亦云如此猶無害耳精神全注不善莫違邊按言莫子違兼臣民此莫之違單指臣

葉公全旨

此章見為政以得民心為本近悅遠來為政之效也然必有所以致之者故註曰被其澤聞其風二者字全從為政身上著落此夫子欲其即民情以自考兩句平說亦串說

莒父

莒父全旨

此章見政當以遠大為期

莒父之邑以莒子始封得名也定公十四年城莒父即子夏所宰之邑

所期言見以心之所識言全是在心上戒他違是由謂政

重子無樂乎其為君也唯其言一出而臣民欽若莫敢於子而或違也此則為君之樂耳時人之言如此

○如其善如是設若之辭善是有益於生民有利於

之違也亦指臣下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喪邦就禍亂將作上說則忠言不至於耳日驕

而臣日詔未有不喪邦者也○謝氏曰知為君之難則必敬謹以持之惟其言而莫子違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邦未必遽興喪也而興喪之源分於此然此非識微之君子何足講也

夫所謂言莫子違者固一言耳如使為君者出其言善而臣下亦莫以知之也則都俞於一堂者皆保定之謀不亦善乎如出言不善而臣下亦莫

之違也則忠言不至君驕臣諂不幾乎莫子違之一言而可以喪邦乎是則邦不自興也興於君心一念之敬邦不自喪也喪於君心一念之肆凡有邦之責者其亦可矣補金仁山曰興喪不在一言在君心於此一言何如耳故前舉人言而必曰知

難後舉人言而必曰如其善不善可見興喪固多端其本原只分於君心之肆敬

○葉公問政問政有求服於民之意子曰近者說近者是邑內之民遠者來遠者是邑外之民

被其澤則悅聞其風則來然楚葉公問政於夫子夫子告之曰為政以得民為必近者悅而後遠者來也貴必使近者之民咸被吾澤而有歡悅之心使遠

者之民皆聞吾風而有來歸之心則可補黃勉齋曰有意以求其悅且來則必有不

謂為政矣公亦思所以悅之來之可也補不悅不來者矣行吾之所當行而其效如此

此通彼無序則先後緩急一齊施出去必有壅礙利非財利猶云便益耳利在一方一時則小利在天下萬世則大

直躬

呂氏春秋楚此章見直不可矯葉公所尚之直以細行言在天理父竊羊而謁人情之外夫予所取之直之上上執而以大節言在天理人情之將誅之直躬中

語孔章旨

見小利意註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程子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正明不可註甚父魯邑名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小者之為利則所見小利意註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程子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直在於心謂直道直在於父竊羊而謁身謂直躬說一躬字便不之亦不信乎論心了攘羊二句謂父而父誅而代之可證他人可知攘羊且證不亦孝乎信他事可知且孝而誅之吾黨節旨

○子夏為莒父宰宰是邑長問政政是治子夏曰無欲速註兩無字是戒之之辭欲速是躁心無見小利是狹欲速則不達註不達是限於時勢而難通正明不可欲速意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註大事是利於天下後世之功績不成是廢弛

父竊羊而謁人情之外夫予所取之直之上上執而以大節言在天理人情之將誅之直躬中

夕先後失序而政不達見小者之為利則貪於尺寸忘其遠圖而大事不成此所以不可欲速不可見小利也子為政其可不以遠大為務而以近小為戒乎補蔡

國將有不訟直者信心而行愜心而止者乎荆王聞父子相隱乃天理上宜有之乃不誅也此幹旋人情上宜有此轉孔子聞之曰移故曰直在其中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註吾黨指葉黨言其父攘羊註攘是物自來而因以取之而子證之是證其父註直躬直身而行者註葉公語於孔子曰自直道之不行人多私其所好之攘羊註有因而盜曰攘註今吾黨之中有直躬而行者其父攘人之羊而其子乃從而證之夫親莫親於父猶且無隱如此則其直可知矣

異哉直躬之為信也一父此章見仁貴存心有常通樊遲全旨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註吾黨指魯黨言異於是註言不同於證父為子隱註為字有委曲意此隱內亦有義方之訓但不以聞於人子為父隱註為父隱便見不證父意此隱內亦有幾諫之道但不以播於人直

在其中矣註此全在天理人情上論註謝氏曰順理為直父不為子隱子不為父隱於理順耶

直

而再取名焉
故直躬之信
不若無信也
以心字作主居處三句是
存此心夷狄二句是常存
此心恭敬忠皆仁之隨在
異名所謂心存而理得也
居處句靜以持己執事句
動以應事與人句又動以
接人但逐句看則處處皆
所以求仁通一章看則無
處非所以求仁蓋仁包眾
理隨一理之所在皆仁仁
全體不息則貫眾理無間
乃為仁

子貢章言
此章論士重實行行其本
也才其末也首節本末兼
全士之最優者次節是本
立之士三節是有守之士
要之皆有實行者末節言
無實行不足列士之林
子貢節旨
便無間斷
○樊遲問仁是問求
子曰居處恭
居處是燕居獨處
恭是整齊嚴肅意
執事敬
執事是當事執持
敬是主一無適意
與人
忠
忠與人是與人交接忠
是盡其心而不欺
雖之夷狄
是甚言其遠
不可棄也
是恭敬忠絕
主事恭見
於外敬主乎中之夷狄不可棄勉其固守而勿失也○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聖
人初無二語也克之則粹面盎背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胡氏曰樊遲問仁
者三此最先難次
講樊遲問為仁之道夫子告之曰仁人心也無時無處而不在
之愛人其最後乎
講也故時乎居處則容止必恭而不敢肆時而執事則始終必
敬而不敢忽時而與人則矢念必忠而不敢欺行此三者雖往夷狄亦固守此恭
敬忠之理不可棄而失之也斯則心無時而不存理無時而或間仁豈外是哉
饒雙峰曰於居處時容貌恭肅則仁便在居處上於執事時此心戰兢恐失則仁便
在執事上於與人時盡心而無欺偽則仁便在與入上若能常常如此雖之夷狄而
不棄此仁
便無間斷

宗族
宗尊也為先
行己所該者廣有恥是志
有所不為不辱是才足以
有為然才足有為不止使
傳曰別子為事為使特揭大端言之註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
問何如
子曰行己有恥
行己是立心制行不曰立
己而曰行己是在推行上
是承君命
不辱君命
是不玷辱吾
君委任之命
可謂士矣
承上言如此
始無愧於士

宗族
宗尊也為先
行己所該者廣有恥是志
有所不為不辱是才足以
有為然才足有為不止使
傳曰別子為事為使特揭大端言之註

宗族
宗尊也為先
行己所該者廣有恥是志
有所不為不辱是才足以
有為然才足有為不止使
傳曰別子為事為使特揭大端言之註

祖繼別為宗三不獨貴於能言須兼舉

之此其志有所不為而其材足以有為者也子貢能言子貢問於夫子曰士之名故以使事告之蓋為使之難不獨貴於能言而已稱必有其實也必何如

宗有百世不勉子貢所未至

其大節凡非義之事皆有恥而不為是其本立矣及其出使於四方則專對諸侯

世則遷之宗有恥是事事不苟孝弟乃

剛柔合體而不辱君所以命我之任是其志既有

百世不遷者行已中一事宗族鄉黨見

所不為而其才又足以有為可謂之士而無愧矣

別子之後也之必真故取以為據但所

族稱孝焉宗族是同宗其族之鄉黨稱弟焉鄉黨是異姓鄉里之此本立而才不

宗其繼別子稱限於宗族鄉黨亦非通

人稱弟是弟字於鄉足者故為其次

者百世不遷神明光四海之孝弟也

者馬外而鄉黨稱其弟焉此其才雖有不足然大本已立斯可以為士之次矣

者也宗其繼言必節言

高祖者五世信果是言行之準病在兩

則遷者也尊必字註識淺以所知言量

無過而無益於人之國守一夫之私行而不能廣其固有之良心也

祖故敬宗敬狹以所守言勿太說壞經

宗尊祖之義經可以留天地之心小人

也又曰敬宗可以藏君子之脈

是狀其必信必果堅確之意

故收族收族今之節言

抑亦可以為次矣抑亦是不足之意次經果必行也經小石之堅確

故宗廟嚴註斗筭言其器易盈其用不

者小人言其識量之淺狹也此其本末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

收不離散也貴蓋他胸中所容受者止

為自守也故聖人猶有取焉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為士矣

○族者委也

有世味更無道德止有俗

聚也謂恩愛情更無名節此正市井之

識量淺狹之小人哉此其本末雖無足觀然自守之嚴抑亦可以為士之次矣

相流委也生

人言誕行縱者也

相親愛死相

不得全旨

哀痛有會聚

此章夫子為傳道計中行

之道故謂之

志本高而行又能踐守有

足算也

言不足數

今之從政者

今指當時言從政

何如

是問其可

子曰噫斗筭之人

斗筭乃借言字

何

主器量容受說

何

斗筭乃借言字

族堯典曰克定而讖又能通因中行不
明峻德以親可得而思狂狷必也二字
九族九族者有舍此別無可與意註以
上自高祖下徒得謹厚之人二句托出
至玄孫也

斗筭

自虛不得蓋謹厚之人只
是不濟事原與鄉原有真

漢律志云斗
者聚升之量
也十升為斗
○筭以竹為
之今俗名筭
箕是也

算

致知以明之而其守不狹
則中道庶乎可得矣

南人全旨

算籌也黃帝
命隸首作算
數以率其羨
要其會律度
量衡由是而
成焉

巫醫

上取羞更鞭緊一層南人
語意似看得巫醫重夫子

周禮春官司
巫掌羣巫之
政令若國大
旱則帥巫而

善之當推開說蓋謂無恆
之無一可為也邇言固有

謂承如奉承之承如人送

夫子以是警之○程子曰子貢之意蓋欲為皎
皎之行聞於人者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
鄙細之人本末既無足觀言行又無可取何
足算其為士也子欲為士亦取法乎上可矣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

不得二字要見慨嘆意中行是中道上行
者以資實言亦兼學問與之是以道傳之必也狂狷乎必

內有與字意應上不得字看
狂狷亦以資實言且只虛講
狂者進取重註志
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然既不可
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為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
志節而激勵裁抑之以進於道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孟子曰孔子豈不欲中道
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其志嚦嚦然曰古
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
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

之士志節兼全知行合道者而與之以傳道矣然則吾之所與者必也其狂與狷乎
蓋狂者遠大自期進而有為以取法乎古人狷者自愛其身不義之事斷然有所不
為也夫狂者有其志狷者有其節得是人而激勵裁抑之則今補朱子曰中道之人
日之狂狷他日亦可與中行同歸於道矣噫微斯人其誰與歸有狂者之志而所
為精密有狷者之節又
不至於過激此極難得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

巫是為人祈祝
醫是為人療病
善夫是孔子信
其言之善註南

南國之人恆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
故雖賤役而尤不可以無常孔子稱其言而善之
○無常久之心者則誠有不足

下論卷三

舞雩男巫掌羞辱與之也不占而已只望祀女巫掌是不讀書之意

和而全旨

歲時祓除費浴○周禮天此章嚴和同之辨和同皆

官醫師掌醫在與人共事上說上句重

之政令聚毒和下句重同和者和於理

藥以供醫事同者同其私和於理則不

凡邦之有疾苟同同其私則不能和呂

病者疔瘍者云和自是不同不同正是

造焉則使醫和此而字直下意和有和

分而治之歲之義不同有不同之義此

終則稽其醫而字分辨意

鄉人全旨

事以制其食此章見取人當於其類子

十全為上十貢欲稽人於好惡之同夫

失一次之十子則決人於好惡之類兩

失二次之十何如皆擬其為賢兩未可

失三次之十皆謂未足以定其賢未二

失四為下

恆九三

九三不恆其句合看方得只就一人說

德或承之羞之以善與已同也不善者

貞吝象曰不惡之以善與已異也此全

恆其德無所憑自己識見上先討箇鄉

不可以作巫而交鬼神術有不精不可以作醫而奇死生南人之言如此夫無恆之人即巫醫且不可作况修德立功之大者乎善夫南人之言近而指遠也○不

恆其德或承之羞

或者非一人之辭此爻辭周公所作註爻辭承進也

苟不能恆久其德則內省多疚而外侮必

至人皆得以羞辱奉之易之所言如此

子曰不占而已矣

言人惟不玩其占而已

以別易文也其義未詳楊氏曰君子於易苟玩其占則知

無常之取蓋矣其為無常也蓋亦不占而已矣意亦略通

子曰不占而已矣其占而已矣子曰

子曰君子是循理

子曰君子

和而不同

和而不同不同就在

和而不同和中看出

小人之人是徇欲

同而不和不和就在

同而不和同中看出

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尹氏曰君子辨和同之介曰君子小人心術不同

子尚義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故其處事亦異君子之心公其與人也初

無乖戾之心惟視理以為可否吾見其和也而非苟同於人矣小人之私其與人也

也莫非阿比之意惟徇情以為可否吾見其同也而非和以處眾矣和同之相反如

此人安可補和同與周比有別周比就用愛廣狹上說和同就眾君子眾小人相接相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

是盡一鄉之人皆好也何如是問其子曰未可也謂未可遠信為賢恐有同流合汙意

人好惡作主張矣是為取士於鄉定法

鄉人皆惡之因皆好未可故問皆惡是盡一鄉之人皆惡也何如亦是問其為賢意子曰未可也亦謂未可遽信為賢恐有詭世戾俗

意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不如二字貫下句此見其取信於君子其不善者惡之此見其不苟同於小人註一鄉

宜有公論矣然其間亦各以類自為好惡也故善者好之而惡者不講子貢問於夫惡則必其有苟合之行惡者惡之而善者不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子曰賢者必

見愛於人若盡一鄉之人而皆好之何如可以為賢乎夫子告之曰鄉人皆好安知非同流合汙者乎未可信其為賢也子貢又問曰賢者多見忌於人若盡一鄉之人

而皆惡之何如可以為賢乎夫子告之曰鄉人皆惡安知非詭世戾俗者乎未可信其為賢也蓋好惡之公不在於同而善惡之分各以其類與其以鄉人皆好為賢不

如鄉人中之善者好之之為得也與其以鄉人皆惡為賢不如鄉人中之不善者惡之之為得也夫其志行之美既足取信君子立心之直又不苟同小人必如是斯可

以為賢耳

○子曰君子是公恕之人易事而難說也易事是易於奉事難說之不以道聲色貨利皆非

道不說也此句申難悅本心之公來及其使人也器之及其字是從難轉到易使人是任用人器之如器之各適於用此句申易事本心之

怨小人是私刻之人亦指在位者言難事而易說也與君子相反說之雖不以道說也此句申易悅本心之私來及

其使人也求備焉及其字是從易轉到難求備是以全材責備一人身上此句申難事本心之刻來註器之謂隨其材器而

而怨小人之公私而刻天理講夫子論君子小人用心之異曰君子之人易於服事人欲之間每相反而已矣講而難於取說也何則君子心惟其公苟說之不以當

精以公私恕刻四字分貼最泰而全旨此章別君子小人泰驕之人欲之間每相反而已矣

異泰驕在氣象上見而實然之道而巧於諂媚彼必以理御情而不說也說之不亦難乎其使人也則待之本於心註泰訓安舒安者以恕隨其材而器用之有長皆可效事之又何易也小人之難於服事而易於取從容自在無倉皇之態舒說也何則小人心惟其私則說之雖不以道而曲為逢迎彼亦徇情忘理而說之也者寬舒自得無急迫之態說之不亦易乎及其使人也則待之以刻必求其全備而後快焉責望無已時事之驕訓矜肆矜者好高自大又何難也君子小人之補君子為天下不為一身所以易事難說肆者放溢於禮法之外相反如此可不辨哉補小人為一身不為天下所以難事易說

剛毅全旨

此章舉近仁之質示人當因是而加學問也四者加以求仁學力則不止於近矣反觀之則柔脆華辯之遠於仁可知也朱子謂未能剛毅木訥即須矯揉到此地位

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驕來不驕就在泰上見君子辨君子小人之氣象曰君子小人存心不同故其見矜肆小人逞欲改反是講之氣象亦異君子循乎理而心廣體胖常見其矜肆補驕泰俱有充然自而不見其矜肆而驕也小人役於欲而氣溢志盈常見其矜肆補驕泰俱有充然自而驕而不見其安舒而泰也君子小人其氣象不同有如是補足之意然相似而實不同分兩層洗發方不沒却而字一折

子路全旨

此章言士貴全養而又善其施也正造就子路處切切懇懇怡怡如也是一句總言士之為士其氣象當如此工夫全在前一層可見德性之尊禮樂之文克治涵養之功無不具足方得有此自然流露氣象令人嘆想不盡而又分別明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仁是心德四者各近程子曰木者遲鈍四者質之近乎仁者也楊氏曰剛毅講夫子欲人充美質以求仁曰人之氣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馳故近仁講質有剛焉而強勇不屈毅焉而堅忍有守木焉而質樸無華訥焉而遲鈍不佞此四者皆質之美而未嘗從事於仁也然仁者心無私欲剛毅則不屈於物欲仁者心存不放木訥則不至於外馳要皆近於仁也使因其近仁之質而加以補朱子曰剛是體質堅強如一箇硬物一般求仁之功不將與仁為一乎補不軟不屈毅却是奮發振興底氣象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是因名以子曰切切在情偲偲在教怡怡在顏如在顏色上

友兄弟者朋友非全無恩但主於義兄弟非全無義但主於恩須知士到養成後性情中和之至彼往咸宜斷不至混於所施此特為子路用功說法也

善人全旨

此章夫子重言兵意蓋見當時列國兵爭驅民鋒鏑不仁已甚故發此言觀連記下章可見稱曰善人便與兵家狙詐者不同善人教民雖本末兼舉大意只教他為善至七年之久民亦為善教所感自能親上死長故即戎亦可

以不全旨

成於學及其反也釋奠於學而以訊敵告觀此知先王教民之義矣

知用武棄之兼此二意

此章夫子勉原憲以有為

是形容之辭也通管上六字可謂士矣此句承上恩義兼盡說朋友切切偲偲朋友以義合故施以切偲兄弟怡怡兄弟以恩

合故施也胡氏曰切切懇到也偲偲詳勉也怡怡和悅也皆子路所不足故告之又以怡怡言恐其混於所施則兄弟有賊恩之禍朋友有善柔之損故又別而言之

講子路問於夫子曰士固超乎凡民者也果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夫子告之曰士之實性貴於中和必其切切如情意之懇到偲偲如詔告之詳勉而又怡怡如顏色之和悅斯則恩義兼盡而德性不偏可謂之士而無愧矣然又不可混於所施也朋

友以義合者則以切切偲偲施之斯處朋友者善而用切偲者亦善也而凡類於朋者亦得也而凡類於兄弟者之無不得焉可知矣夫恩義既全而所施有別士之為士當如是由補王觀濤曰子路勇者也勇則氣浮未能切切勇則疏略其知之否補未能偲偲則亢直未能怡怡故曰皆子路所不足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善人是慈愛惻怛之人就在位者說教民就平日言七年言其久亦可以即戎矣即有勇

教民者教之以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即就也戎兵也民知親其上死其長故可以即戎程子曰七年云者聖人度其時可矣如云期月三年百年必世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類皆當講夫子稱善人之化曰戎兵大事豈可輕使民者惟善人思其作為何如乃有益講內有實心外有實政其於民也教之孝弟忠信以養其性教之務農以厚其生教之講武以熟其藝積而至七年之久則民之習於其教者自知親上死長之義亦可以就乎戎兵而慷慨禦侮矣夫以善人教民之久而後可即戎即戎胡氏謂教民本非為即戎而設亦可易言哉補可以字正見非此不可即戎意

子曰以不教民戰不教民是平素不教之民也教亦兼是謂棄之棄謂致民於死之指民言

意憲甘貧守道不難有守
難於有為故告之以此因
其所已能廣其所未及也
有道無道二句語平意側

蓋邦有道不能建功立業
只小廉曲謹濟得甚事

克伐章旨

此章見仁不在制私而在
無私乃清源制流之分非
自然勉然之別

克伐節旨

克伐是氣盈者因己所有
而生怨欲是氣歉者因己
所無而生不行是逐念強
制與那拔去本根者迥別
可以為仁竟下一矣字分
明是誤認此為仁

可以節旨

難字只作艱苦勞瘁說吾
不知是令憲自參悟其本
源何如乃警悚語蓋克己
復禮是殺賊工夫主敬行
恕是防賊工夫四者不行
譬如停賊在家豈不為害

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
必有敗亡之禍是棄其民也
又不知親上死長之義而敗亡之禍在所不免是謂
自棄其民也然則為民上者可不以棄民為鑒哉

憲問第十四

胡氏曰此篇疑原憲
所記凡四十七章

憲問恥

是問何事
可羞恥

子曰邦有道穀

此句重看以
憲才不足也

邦無道穀

此句帶說以
憲守有餘也

恥也

總承
須抑

揚重有註憲原忠名穀祿也邦有道不能為邦無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皆可
道邊註恥也憲之狷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
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並言之以講音原憲以狷介之資問於夫子曰天下
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於有為也講事何者為可恥夫子告之曰君子貴有

守之節尤貴有為之才如邦之有道可以有為時也乃不能為為而但知食祿邦之
無道可以獨善時也乃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是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不免素餐與
夫世亂而無能守之節不免貪位二者同歸於
可恥也憲也聞此當由有守而進於有為焉矣

克伐怨欲

四者皆
是私心

不行焉

是禁止不
行於外

可以為仁矣

是實以制私為
仁非疑而問也

也克好勝伐自矜講原憲以其所能問於夫子曰人有克而好勝伐而自矜怨而
怨忿恨欲貪欲講忿恨欲而貪欲今制之使不行焉可以為無私之仁矣乎

子曰可以為難矣

只是舉人之難
制者而力制之

仁則吾不知也

仁指自然無私之天理言意
不知是不可以此為仁意

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
之也○程子曰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使不行斯亦難能

士而全旨

此章見為士者當心無所累懷有貪戀一意未得則貪已得則戀居如宮室器用聲色貨利凡適己自便皆不足為士只就懷居上斷之

邦有全旨

此章論君子因時制宜之道不專指人臣說危言危行非必峻厲激烈只當言當行不出常理之外孫非阿諛委靡之謂亦是理當如此如孔子之答陽貨便是

有德全旨

此章為以言勇冒德仁者發見內得以兼外外不得以信內欲修身者知所重觀人者知所向也德言是華實之辨仁勇是理氣之

也謂之仁則未也此聖人開示之深惜乎憲之不能再問也或曰四者不行固不得為仁矣然亦豈非所謂克己之事求仁之方乎曰克去己私以復乎禮則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胷中也豈克己求仁之謂哉學者察於二者之間則其所以求仁之功益親切而無滲講夫子告之曰常人之情一有克伐怨欲之心萌於中則必形之於外而不能漏矣講以自制今能制之使不得行可以為恆情之所難矣若夫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克伐怨欲之累徒以不行者為仁則吾不得而知之也是則補仁者純乎天理自制私不可以為仁仁則無私之可制學者觀此可以識仁體矣無四病不行只是強制不行畢竟病根尚在所以不得為仁

強制不行畢竟病根尚在所以不得為仁

子曰士而懷居

懷是留戀不舍居字所該甚廣

不足以為士矣

言其識趣卑居謂意所講夫子陋與凡民等言便安處也論士

當忘物累意曰所貴乎士者以其慕道而忘物也若為士者於意之所便安戀戀而不舍焉則其識趣卑陋不足以為士矣然則為士者不可以道御情以理制欲乎補胡氏曰懷居與小人懷土相似與聖人安土相反安土者隨其身之所處而安無所執著其樂也大懷居者戀其身之所便而安有所執著其累也大

子曰邦有道

是可遂其直之時

危言危行

君子非故欲其危也介然守道不是不徇於世即世俗觀之則見其危耳邦無道可遂

其直危行仍然是危之時終變不得底

言孫

孫但委曲不直遂非阿諛也

註

危高峻也孫卑順也尹氏曰君子之

敢盡以避禍也然則為國講夫子論君子處世之道曰君子之言行惟其時而已如者使士言孫豈不殆哉講邦有道時可以遂其直也則危其言焉而人之所不敢言危其行焉而人之所不敢行如邦無道時不可以遂其直也則亦危其行而

分兩必字乃信辭全從德仁內看出言勇蓋即靜默自持而精華自在即疑神斂氣而強毅自存也兩不

必活看非決言其無也

南宮全旨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必有德是徒尚言之人不必有德是不敢必其仁者仁是心必有勇有勇是仁勇是徒尚勇之人不必有仁是不敢必其仁

羿有窮國君善射大康盤遊政洛十旬弗反羿因民怨距於河立其弟仲康而相之在位十三年

三歲崩子相立時權歸后羿逐相舌商

已依同姓諸侯斟灌斟鄩到禍福報施亦明矣一不氏羿因夏民

以代夏政恃射不修民事

淫於原獸寔泥伯明后之

護子弟也羿

君子全旨

此章見聖賢崇德黜力之意自見蓋天道福善禍莊未必其有德也仁者之人理直氣壯必有勇也若徒有勇之人或憑乎血氣未必

言者或使佞口給而已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為勇者或血氣之強而已○尹氏講曰有德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仁者必有勇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夏自真二人固是有力然羿篡夏自真二人固是有力然羿篡夏自真

死然二人皆死非正命禹稷躬稼須故皆曰躬稼對上善射邊舟而有天下對上不

不答是嫌於傷南宮适出天子之意子曰君子哉若人君子以行之所造尚德哉若

人之所存言又殺羿而代之真春秋傳作澆泥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為夏后

少康所誅禹平水土暨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禹受舜禪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

王亦有天下适之意蓋以羿真比當世之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也故孔子不

答然适之言如此可謂君子之人而有尚德南宮适有感於當時重權力輕道德

之心矣不可以不與故俟其出而贊美之而問於孔子曰昔者羿以善射見稱

硬相已足行 此章見仁道之難盡所以寡以盪舟自恃固一時之雄也然羿為其臣寒泥所殺鼻為夏后少康所誅俱不得媚於內施賂 勉君子而懲小人也君子其死然是力之不足恃也如此至若馬平水土暨稷播種躬親稼穡之事皆有德於於外羿歸自 小人指心術邪正言君子民也然禹親受舜禪祿之後至武王克商俱有天下是大德之食其報也如此適之政家眾殺而 猶有偶失則宜防之嚴小意蓋以羿真比當世有權力者以禹稷比孔子也故夫子恐傷時尊己而不答南宮烹之以食其 人必無偶得則宜反之亟 適亦會夫子之意不復問而出子乃嘆美之曰賤權力而貴有德君子哉其若人乎子子不忍食 有矣夫是想像臆度之辭 何人品之高也尚德哉其若人乎何心術之正也豈隨今時為趨向者所可比哉殺於窮門泥 未有二字是決言之 自立 愛之全旨

稟

泥因羿室生

此章立愛與忠之準蓋為知愛而不知勞知忠而不知誨者發愛忠以心言勞

未有是央辭小人 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 言心純乎理而無人欲之私

澆及禮澆即

知誨者發愛忠以心言勞

也存之甚難失之甚易如君子固志於仁矣然存省之功少有不到則天理間斷而

稟也多力泥

誨以事言能勿二字重看

不仁者答有矣夫若夫小人則失其本心縱天理有時暫萌亦不勝其私欲之擾未

使澆滅斟灌

見理勢之必然勞方是愛

有小人而仁者也夫君子者可不密其功彼小人者可安於自棄乎哉

斟鄩氏弑帝

不勞使不成個愛誨方是

其功彼小人者可安於自棄乎哉

相處澆於過

忠不誨便不成個忠又誨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愛之忠焉一頓接下方有力 蘇氏曰愛而

處禮於文時

與諫不同誨字和平諫字

兩能勿字兩乎字正醒人處 誨勿勞禽憤之

后緡方娠逃

激烈

愛也忠而勿誨婦寺之忠也愛而知勞之則其 誨 夫子立忠君愛子之則曰父之愛

歸有仍生少

為命全旨

為愛也深矣忠而知誨之則其為忠也大矣 誨 子情也然既有以愛之則必冀其

康焉夏有舊

此章嘉鄭國辭命之善見

成立而懲創之造就之日置諸憂動惕厲以勞之雖欲姑息而勿勞也愛之之心能

臣靡收灌鄩

用人之效亦以明四子體

自己平臣之忠君義也然既盡其忠焉則惟望其聖明而啟沃之規諷之日引於當

二國之燼以

國之公也鄭係小國介晉

道志仁以誨之雖欲順承而勿誨也忠之之心能自己乎然則 補 夫子示人父人臣

滅泥而立少

楚兩大國之間辭命關係

為父與臣者當各盡其道而為子與君者亦當各體其情也 補 以愛子忠君之則

康少康使女

甚重為之最難歸重擇能

是正意而子之善體其勞君

艾謀澆季杼

而使上蓋既草創又討論

之善納其誨意亦宜補出

誘登並誅之
稷

又修飾又潤色不鹵莽不
陳略此之謂詳審精密草
論是講
○子曰為命
是作為講信修睦之
禘謀草創之
草是略寫大意
世叔討論之
討是尋
命以達之鄰國者
禘謀草創之
創是造立體制
世叔討論之
究典故

稷名棄帝譽
之子也其母

創用禘謀討論用世叔修
飾用子羽潤色用子產當
議義理
行人子羽修飾之
修是去其太繁
東里子產潤色之
潤色是易徑直而為委
婉化鄙俚而為新雅四

有邨氏女姜
嬈為帝譽元

其才竭其智此之謂各盡
所長故四子平列謂其有
指命言言秋傳作子太叔
討尋究也論講議也行人
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也
修飾

妃姜嬈出野
見大人跡欣

和衷之美見鄭用人之當
謂增損之東里地名子產
所居也潤色謂加以文采
也鄭國之為辭命必更此
四

然踐之遂身
動如孕者居

謂能不掩三子而各用其
長亦可也獨子羽稱官子
謀則使之創為草臺而立
其大意其規模不已定歟
然規模於此而定者辨於
此

期而生子以
為不祥棄之

春秋之辭命猶是說道理
已詳歟然考辨於此而詳
者損益於此猶有待也以
行人子羽善筆削則使之
修之

隘巷馬牛過
者皆避不踐

及戰國之談說只是說利
害
諸侯鮮有敗事者皆四臣
之力也嗟夫四臣
附考子產之從政也擇能
而使之馮簡

徒置林中適
會八伐木又

或問章旨
此見聖人品評三大夫之
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
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
賤能否而又善為辭命禘
謀能

妻之冰上飛
鳥以翼覆之

中寓忠厚意子產管仲有
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
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
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
且使

姜嬈以為神
乃收養之因

可稱則稱之不沒人之長
多為辭令與禘謀乘以適
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
使斷

名曰棄棄為
兒時好種麻

或問章旨
或問子產
其政過嚴猛意
子曰惠人也
惠是恩愛就
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

麥及成人遂
好耕農民皆

子產之政如作封洫鑄刑
故孔子以為惠人
諱春秋時鄭有子產楚有
子西齊有管仲蓋卓然稱三
傑矣故或
諱其事多嚴而其心實寬
蓋舉其重而言也
人問鄭大夫子產其人品何
如夫子答之曰子產之德澤
歌頌

法則之堯聞不忍其獨傲而恤之固以於鄭國乃惠愛其民之人也
○問子西 在或人必有曰彼哉彼哉 彼對此之稱彼哉已是外之重

之舉為農師愛之為惠不忍其淫侈而天下享其利制之亦以不愛為惠也
○子西節旨 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大夫也然不能革其僭王

至舜時封棄 彼哉彼哉猶云他歷他麼 只還一個不諱他便了註
附考 昭公二十六年楚平

和大夫和之 問管節旨 伯有子皙不口氣 中僭王沮賢召亂俱不入

盟焉裨諶曰 人也二字連下讀不可即 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即太子壬也後定公六年吳敗楚師楚國大惕令尹子西喜

是盟也其與 作有功之人說下方見其 曰乃今可為矣於是遷郢於都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其後卒召王子建之子勝歸

幾何善之代 功足以服人也但開口說 國使為白公勝遂與其徒石乞作亂殺子西子期於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

不善天命也 個人也便有不可忽視此 死 問管仲 有因譏器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 奪是桓公奪但致其奪

其焉避子產 人者在奪伯氏二句要以 小而問意 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 者仲也三百以戶口言飯疏食此

世叔 管仲為主總借伯氏無功 其窮 此言其無怨言 重心服管仲人也猶言此人也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

游吉一曰子 形出管仲有功來按三人 之甚 沒齒 窮之久 無怨言 仲之功上 註 年也蓋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

天叔衛侯如 管仲在先次子產次子西 知己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苟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而富

楚適鄭北宮 貧而全旨 人莫之敢拒者即此事也○或問管仲子產孰優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

○子西節旨 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大夫也然不能革其僭王

也 註 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大夫也然不能革其僭王

也 註 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大夫也然不能革其僭王

也 註 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大夫也然不能革其僭王

也 註 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大夫也然不能革其僭王

也 註 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大夫也然不能革其僭王

也 註 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大夫也然不能革其僭王

也 註 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大夫也然不能革其僭王

也 註 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大夫也然不能革其僭王

也 註 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大夫也然不能革其僭王

也 註 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大夫也然不能革其僭王

也 註 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大夫也然不能革其僭王

其數世之福也後游吉代可更於易處失守乎

子產相鄭

孟公全旨

行人子羽此章隱諷公綽不稱職以見魯失官人之道夫子分

大行人有小明是說公綽不可為魯大夫却直說魯而說滕薛

也掌諸侯朝且不遽說他短先說他長

觀宗廟會同多少婉轉家老以望為重

聘會同之事一不可為為家老則趙魏且優况小於趙魏者乎為

人亦然故云大夫則滕薛且不可况大掌使之官子於滕薛者乎

羽鄭行人也子路章旨伯氏駢邑此章見人以大成為貴上

伯氏姓名無節告以人道之全重在養考山東通志下節告以人道之全重在

云青州府臨節蓋欲子路由今而進之胸縣即伯氏古也

駢邑子路節旨孟公綽若字是撮舉意言若此等禮主節就吾心之中正言是使四者做到中正而無偏倚處

人之常情然人當勉其難而不可忽其易也講必其心泰然安於義命者方能之實常情之所難也富順

境也若處富而無驕矜之念苟義理自守而略知謹抑者類難果真難較處富而能之乃常情之所易也然則人當勉其難而不可忽其易矣

較處貧而差覺其易註云當勉其難不可忽其易最精二句平列不可單重上句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無幹理之煩者則優優是為不可以為滕薛大夫為言不

勝其也註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

任也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

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楊氏曰知之弗豫枉其才而用之則為棄人矣此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言此則孔子之用人可知矣

慨用人不當曰我觀魯大夫孟公綽者廉靜寡欲設以之為趙魏大家之老取其風貪鎮躁則優乎有餘矣若使為大夫非有理煩治劇之才者不能公綽未免短於才

矣即滕薛小國亦不可以為大夫補此借趙魏滕薛以定公綽之品借公綽以定也觀此則魯國用人之失可見矣用人之法非專為公綽發也要會其大意附

考趙是趙夙之後魏是畢萬之後晉獻公之十有六年趙夙為御畢萬為右以伐霍耿魏三國滅之還賜趙夙耿賜畢萬魏其子孫世為晉卿

子路問成人是問如何完全個人子曰若下四句臧武仲之知知是有窮公綽之不欲不欲

貪欲即下莊子之勇敢言再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之也之指知廉勇藝說禮主節就吾心之中正言是使四者做到中正而無偏倚處亦可以為成人矣亦對

公二十五年進之以禮樂乃為成德之

齊崔杼帥師人耳通節文之句最重有

伐我北鄙公禮以文便去偏倚而歸中

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於內而文

見乎外則材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

之為言非其至者

曰崔子將有就和平全是學問涵養工

蓋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之也若論其

至則非聖人之盡人道不足以語此

我必速歸何去四子之所短也至此則

必若孟公綽之不欲勇以力行必若卞莊

子之勇藝以泛應必若再求之藝兼四子

患焉其來也智不流於苛察廉不失於

之長而又節以禮和以樂去其偏矯之病

則渾然而材全德備粹然而中正和樂以

不寇使民不矯厲勇不役於血氣藝不為

成人其

附考卞莊子性好勇嘗刺虎齊人欲伐魯

忌卞莊子不敢過莊子善事母

嚴異於他日傷於便巧不得以智廉勇

亦可矣年魯興師伐齊莊子請從曰初與

聖人看此成人主成人猶言全人武仲魯

大夫名紇莊子魯卞邑大夫言兼此四子

就才全德備言信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

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泛應而又

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弊而

其為人也亦成矣然亦之為言非其至者

蓋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之也若論其

至則非聖人之盡人道不足以語此

者知以窮理必若臧武仲之知廉以養心

必若孟公綽之不欲勇以力行必若卞莊

子之勇藝以泛應必若再求之藝兼四子

患焉其來也智不流於苛察廉不失於

之長而又節以禮和以樂去其偏矯之病

則渾然而材全德備粹然而中正和樂以

不寇使民不矯厲勇不役於血氣藝不為

成人其

附考卞莊子性好勇嘗刺虎齊人欲伐魯

忌卞莊子不敢過莊子善事母

嚴異於他日傷於便巧不得以智廉勇

亦可矣年魯興師伐齊莊子請從曰初與

母在時三戰而三北交遊非之國君辱之

士不以辱生遂入敵殺數十人而死君子

曰三北而塞責滅世斷家於孝不終也

又言今之成人者何必然

今指夫

見利三句總以實心為本

曰三北而塞責滅世斷家於孝不終也

又言今之成人者何必然

今指夫

臧武仲

三平看正是個敦篤誠實

何必然猶言不必如此指

見利思義

利是財利思是反之於心必欲

財無苟得意義是天理所當然

見危授命

危是

武仲文仲孫

的人註忠信之實句總承

上兼有眾善濟以中和言

見危授命

危是

公二十五年進之以禮樂乃為成德之

齊崔杼帥師人耳通節文之句最重有

伐我北鄙公禮以文便去偏倚而歸中

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於內而文

見乎外則材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

之為言非其至者

曰崔子將有就和平全是學問涵養工

蓋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之也若論其

至則非聖人之盡人道不足以語此

我必速歸何去四子之所短也至此則

必若孟公綽之不欲勇以力行必若卞莊

子之勇藝以泛應必若再求之藝兼四子

患焉其來也智不流於苛察廉不失於

之長而又節以禮和以樂去其偏矯之病

則渾然而材全德備粹然而中正和樂以

不寇使民不矯厲勇不役於血氣藝不為

成人其

附考卞莊子性好勇嘗刺虎齊人欲伐魯

忌卞莊子不敢過莊子善事母

嚴異於他日傷於便巧不得以智廉勇

亦可矣年魯興師伐齊莊子請從曰初與

士不以辱生遂入敵殺數十人而死君子

曰三北而塞責滅世斷家於孝不終也

又言今之成人者何必然

今指夫

見利三句總以實心為本

曰三北而塞責滅世斷家於孝不終也

又言今之成人者何必然

今指夫

臧武仲

三平看正是個敦篤誠實

何必然猶言不必如此指

見利思義

利是財利思是反之於心必欲

財無苟得意義是天理所當然

見危授命

危是

武仲文仲孫

的人註忠信之實句總承

上兼有眾善濟以中和言

見危授命

危是

施不恕也
十莊子
樂未備是欠文

下莊子曹叔
子問章旨

振鐸之後支
此章見時中之難上節不

庶食采於下
言不笑不取顯出於中之

因以氏焉莊
外故夫子問之欲人知矯

子方刺虎管
情之非中下節時言樂笑

豎子止之曰
義取又混入於中之內故

兩虎方食牛
夫子疑之欲人知時中之

牛甘必爭鬪
不易總是維中道意

則大者傷小
子問節旨

者亡從傷而
人之言笑取如何絕得此

刺一舉必有
乃不近情之譽故夫子欲

無不正矣又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
可以稱成人之名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蓋不復聞斯行之之勇而有
終身誦之之固 講子又曰吾所謂成人者自人道之備者言之也若夫今之所謂成
矣未詳是否 講人者何必其才知禮樂之兼備然哉惟見利則思義之當否而臨

財無苟得見危則授命以舍生而臨難無苟免久要則必踐之而不忘平生之言此
雖其才知禮樂有所未備而有是忠信之實則大本已立亦可以為成人之次矣由

今之成人而進之而吾所稱 補次節之成人子路所已及也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
成人者可及也由也勉之 補首是薄之之辭要之聖人何故又作此每况愈下語

此中便有抑折子路得意
處有激奮子路進取處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
是本人 言來 夫字 指文 不言不笑不取乎 不言不笑不取俱是

時人稱文子之辭乎 註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公明姓賈名亦衛人文字子 講夫

字有疑而未信意 為人其詳不可知然必廉靜之士故當時以三者稱之 講夫

問衛大夫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人有稱爾夫子不言不 笑不取者信乎夫子果靜而不言恬而不笑廉而不取乎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

也 以告者謂告以不言不笑 不取之人過是失其實 夫字時然後言 時是合乎當言之節 然後言見言不妄發 人不厭其言 是悅

之當 樂然後笑 樂是當可樂之時 然後笑見不妄笑 人不厭其笑 是悅其笑 義然後取 義是合於當取 之宜然後取見

不苟 人不厭其取 是悅其取 子曰其然 然字指時然後言六句 豈其然乎 此句方 厭者苦其多而惡之之辭事適其可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矣是以稱之或過而 以為不言不笑不取也然此言也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子雖賢

傳之誤公明

買無考○定

公六年侵鄭

往不假道於

衛及還陽虎

使季孟自南

門入出自東

門衛侯怒使

彌子瑕追之

公叔文子老

矣輦而如公

曰太姒之子

惟周公康叔

為相睦也今

將以小忿蒙

舊德無乃不

可乎乃止

武仲求後

季武子無嫡

子公彌長而

愛悼子欲立

之訪於臧紇

紇為立之公

鉅由是怨臧

臧武全旨

此章著臧武仲要君之罪

上一句是案下三句是斷

而以字是書法要君全在

以防上見蓋武仲得罪奔

邾罪不及不祀人每以求

後憐他謂不忍斬先人祀

為孝不忍絕後人統為慈

許其然忠厚之意是非之

公具見之矣

朱子曰文子請享靈公也

史籀曰子富君

能皆善乎

其非也故曰其然豈其然乎

蓋疑之也言過其實也吾

夫子非不言也但時可言

而後言故人不厭其言而

以為不言也非不笑也但

樂當笑而後笑故人不厭

其取而以為不取也信如

賈文子固得時中之道者

矣故夫子疑之曰爾之夫

子其時言樂笑義取為子

之所云然乎蓋不違斥其

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為善不欲正言

公明買對曰人以不言不笑不取告者乃

其非也故曰其然豈其然乎蓋疑之也

言過其實也吾夫子非不言也但時可言

而後言故人不厭其言而以為不言也

非不笑也但樂當笑而後笑故人不厭

其取而以為不取也信如賈文子固得

時中之道者矣故夫子疑之曰爾之夫

子其時言樂笑義取為子之所云然乎

蓋不違斥其不然亦不輕朱子曰文子

請享靈公也史籀曰子富君能皆善乎

○子曰臧武仲以防就在以字上

求為後於魯魯君立其後嗣雖曰不要君

吾不信也其必要君註防地名武仲所封

邑也要君也范氏曰要君者無上罪之大

者也武仲之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

立後在君非己所得專也而據邑以請

由其好智而不好學也楊氏曰武仲卑

辭請後其迹非要君者而意實要之夫

請後可也必如防以請者何為哉恃吾

有可叛之資而脅君以必從之勢雖曰

彼之所請出於不獲己不是有所挾以

要求其君吾不信也夫子言此亦春秋

誅心之法歟立後在君武仲只宜歸於魯

下論卷三

○子曰晉文公諱而不正

諱就行事上說凡

齊桓公正而不諱

正亦就行事上說

凡仗義服人皆是

註

陰謀取勝皆是

齊桓公正而不諱

正亦就行事上說

凡仗義服人皆是

註

陰謀取勝皆是

齊桓公正而不諱

正亦就行事上說

凡仗義服人皆是

註

陰謀取勝皆是

齊桓公正而不諱

正亦就行事上說

凡仗義服人皆是

註

陰謀取勝皆是

齊桓公正而不諱

孫會孟莊子對王者言條辨云霸王齊

疾子秩長羯桓始今却先說晉文後說

幼豐點謂公齊桓從譎而不正倒朔正

鉅苟立羯請而不譎便見晉霸益變於

離臧氏孟孫桓而桓霸尚未大遠於正

卒公鉅奉羯處夫子之言非必子桓蓋

立之秩奔邾隱傷世變之益亟也

孟氏閉門告

於季孫曰臧

氏將為亂不

使我葬季孫

不信臧孫聞

之戒孟氏將

辟借除於臧

氏臧孫使正

夫助之除於

東門甲從已

而視之孟氏

又告季孫季

孫怒命攻臧

氏臧紇斬鹿

門之關以出

奔邾初臧宣

叔娶於鑄生

召忽之死而

以管仲之不

死子路勇者

也故有取於

召忽之死而

以管仲之不

死子路勇者

也故有取於

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譎詭也二公皆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雖其以力假仁心皆不正然桓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猶為彼善於此文公則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其譎甚矣二君正然以其事較之猶有彼善於此者晉他事亦多類此故夫子言此以發其隱

文公則陰謀取勝專事詭譎而不由正道觀其因楚圍宋則伐曹衛以致楚師之救及楚釋宋則復曹衛以攜二國之交至於溫之會則以臣而召君翟泉之盟則以下而凌上他可知矣齊桓公即仗義執言猶知正道而不尚詭譎觀其於楚之未服則責以尊王之義於楚之既服則許以如師之盟至於葵丘之會則明王者之大禁首

止之盟則定世子之大法他可知矣蓋其功罪雖同而優劣頓異如此然此亦就二公之事論之耳推其心則皆假借仁義同歸於譎而已其於王者之道豈可同日語哉附考晉文公獻公之子也初出亡及宋宋襄公贈馬二十乘至是叛楚即晉楚子

楚始得曹而新婚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晉侯侵曹伐衛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晉侯從先軫之謀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侯退三舍楚眾欲止子玉不可戰於城濮楚師敗績事在僖公二十八年○僖公四年春齊侯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何故管仲對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給昭王之不復君其

問諸水濱師進次於陘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於召陵與屈完盟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糾是桓公之弟僖公之子故言公子召忽死之是死子路之難管仲不死是不死子路之難

曰是子路與夫未仁乎未仁以忍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魯心害理宜管及無知弑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

子商確之辭

賈及爲而死 死爲未仁 蓋認定見危授命一段道理

之賊賈臧爲 出在鑄武仲

九合節旨

自邾使告臧 賈且致大蔡 焉曰紇之罪 不及不祀子 以大蔡納請 其可賈再拜 受龜使爲以 納請遂自爲 也臧孫如防 使來告曰紇 非能害也智 不足也非敢 私請苟守先 祀無廢二勳 敢不避邑乃 立臧爲臧紇 致防而奔齊 兵車 兵車即秦風 所謂小戎也 身而不以小 諒自殉亦只

魯人納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爲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召召忽死之管仲請 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爲相子路疑管仲忘君事讎忍心害理不得爲仁也 問曰管仲召忽皆子糾之臣也及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其難誠當矣 管仲則請囚而不死以由言之忘君事讎忍心害理母乃未得爲仁乎 弟慮禍及召忽管仲奉公子糾奔魯鮑叔牙奉小白奔莒及無知弑襄公而自立齊 大夫高偃及雍廩殺無知議立君高國先陰召小白於莒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公 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人馳報魯魯送糾 齊兵掩絕魯歸道遺書於魯曰子糾兄弟不忍誅請魯自殺之召忽管仲仇也請得 而甘心焉不然將圍魯魯人患之遂殺子糾於魯生竇之地桓公問於鮑叔曰將何 以定社稷鮑叔曰若得管仲與召忽則社稷定矣公遂遣使請管召於魯魯君遂東 縛管召以與齊使仲謂忽曰子懼乎忽曰何懼吾不早死將胥有所定也今既定矣

大夫任政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 力是輔相之力 指內謀外斷說 如其仁如其仁 其字指管仲仁指尊周攘夷利澤及人之 功言重言誰如管仲之仁所以深贊之也 九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不以兵車言不假威力也如其仁言誰如其仁 者又再言以深許之蓋管仲雖未得爲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 夫子告之曰子以仲之不死爲未仁亦未知其有仁者之功耳彼桓公糾合天下之 諸侯率之以尊周攘夷之義當時不過明大義以服之昭大信以一之不假兵甲之 威而諸侯莫不率從皆管仲輔相之力也是其功在王室澤及天下仁人之功溥矣 縱觀列國大夫孰有如其仁者乎孰有如其仁者乎平安可因不死之一節遂沒其功

古者車戰之破他不能死三字
法甲士三人 管仲節旨

一居左以主 子貢智者也故以不死猶
射一居右以 可而以相桓之已甚為非

主擊刺御者 仁

相桓節旨

驅○蔡虛齋 夫子因子貢罪管仲又相
曰考春秋自 故先承其又相之言而解

伐楚之後只 之重一匡天下句霸諸侯
有伐鄭伐北 頂相桓來匡天下頂霸諸

戎二三舉而 侯來民到今受賜又頂匡
已其餘皆盟 天下來末二句設言無仲

會也 賜也

豈若節旨

匹偶也庶人 此緊承上節來言仲有大

稱匹夫者與 功如此其不死者意有在

其妻為偶陰 矣豈若二字貫下一氣讀

也 諒是小信正與大功相形
滿瀆 自經便是諒處聖人稱管

爾雅云水注 仲之功亦以其可以無死
川曰谿注谿 耳不然後雖有功不足贖
曰谷注谷曰 也

而以未仁 少之也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 非仁亦在忍心害理
上說與字作商確看 桓公殺公子糾 此句見主
仇當報 不能死是

大義 又相之 是甚言大義之不 子貢意不死猶可
責他 可之字指桓公言 註 相之則已甚矣 講 善與桓公殺公子糾則桓公

乃管仲之仇也仲不能死子糾之難亦已矣乃 子貢問曰吾觀管仲殆非仁
又從而相之是其忍心害理仁者固如是乎 相桓公正頂

諸侯 是為列國 一匡天下 一匡指名分體統
諸侯之長 說兼尊周攘夷言 民到于今 是自管仲時以至
其 遺澤 微管仲 一匡之功 吾其被髮左衽矣 吾猶言吾輩被髮是被其髮而不
霸與伯同長也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 夫冠左衽是左其衽而不正服 註

者正以其相桓也管仲相桓公以經營四十年之國政遂以其君主盟於中夏而霸
諸侯當其時尊周室以正君臣之分攘夷狄以嚴中外之防其一匡天下如此故不

特當時之民賴之即民到于今得以相安於衣冠文物之盛者皆仲一匡之賜也向
使微管仲相桓公以匡天下則中國淪於夷狄吾其為被髮左衽之人矣安得受今

日賜 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 匹夫匹婦是無識見
諒 者泛言亦包忍在內 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莫

知謂無功聞 諒小信也經縊也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引此文莫字上有人字
於天下後世言 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私於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

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知輔之爭為不義將
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

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

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

注澮曰瀆

公叔全旨

公叔諡文

此章特著文子薦賢之美

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讎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歟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

檀弓公叔文

以風有位上節全要看也

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愚謂管仲有功而

子卒其子戍

書法是個案下節是斷衛

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

請諡於君君

諡文子若不聞有薦僕一

如此此天下後世所以皆知有仲也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少有忿激遂忘遠圖

曰昔者衛國

事者夫子拈出言只此便

自經於溝瀆之中而天下後世之人竟莫之或知也然則仲之相桓誠賢者自重其

凶饑夫子為

無愧於文蓋均分敵賢何

死耳而子乃以又相為不仁

粥與國之餓

等暗陋忘分薦賢何等光

此豈欲匹夫匹婦律仲耶

者不亦惠乎

明文訓順理成章薦賢為

節管子曰召忽之死為守

衛國有難夫

國於理順矣成章可知乃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

子以其死衛

是借諡法流連歎慕非謂

其後日言也僕是名

算人不亦貞

修制交鄰之不足當文也

與文子同升諸公

乎夫子聽衛

子言章旨

抑公則不猜升則不

國之政修其

此章見用人所係之重首

○子聞之曰

班制以與四

句讒衛君之失道下乃因

聞之是於其既沒而諡

鄰交衛國之

康子之疑而示以保邦之

可以為文矣

社稷不辱不

由也

文是文子死後之諡可以

亦文乎謂夫

子言節旨

為文就在薦僕一事上看

子貞惠文子

子言句是記者約其大旨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

衛靈公名元

喪訓失位與亡國不同如

無道如彝倫不敘

襄公初襄

見殺見逐皆是

康子曰夫如是

公有賤妾幸

仲叔圍三句主衛靈公能

如是言

之有娠夢有

用人言不主三子之才言

○孔子曰

則與無道則喪今靈公之無道如是奚為而不喪失其位乎

○孔子曰

人謂曰我康三子固非賢人靈公亦非叔也令若子賢主特其用人有此聰明

仲叔圍治賓客

治專治也賓客隣國聘問之使祝鮀治宗廟

祝是宗廟之官治宗廟是主祭祀之禮

王孫賈治軍旅

必有衛命名曰元妾陸之

計較能使三子樂為之用

逐足以保國可見用人是

夫如是

指上用各當言

奚其喪

上三者皆國之大事

問孔成子成子曰康叔衛

國家最緊要事奚其喪與

其才可用靈公用之又各當其才

吳氏曰衛靈公之無道宜喪也而能用此三人猶足以保其國而况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者乎詩云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祖也及生男以告襄公襄

此章專為大言不慙者發

講孔子告之曰靈公雖無道然能知人而善任使彼仲叔圍長於應對也則用之以治軍旅而司簡閱訓練之方夫三子之才可用

公曰天所置也名之曰元

重不怍二字下句即其不

之禮王孫賈長於師旅也則用之以治軍旅而司簡閱訓練之方夫三子之才可用而靈公用之又各當其才如是則交隣有道國費賴之以弭祀神有禮國祚賴之以

襄公夫人無子乃立元為

行意不同不是教人緘口

延禦變有略國威賴之以振奚其至於喪也夫以無道之靈公而能用

嗣是為靈公

不出恥躬之不逮反看

子曰其言之不怍

是口頭誇張全則為之也

難為是行難是不

能實踐其言

陳恆又名常

此章見夫子欲正君臣之

度其能言者曰心於必為者必顯其精神力量如何事勢如

諛成陳公子

大義首句提起下以告君

踐其言豈不難哉何言自有不能放者若或輕肆大言高自稱許略無慙怍之心

完之後也初告臣分兩項看孔子請討

齊懿仲欲妻此天下治亂大機若云借

之也不亦難乎然則人何以易其言也

完卜曰有嬌

以振奮則反小矣

陳成子弑簡公

成子齊大夫名恆簡公齊君

名壬事在春秋哀公十四年

子弑其君簡公

之後將育於

此句是記者之辭與崔子

地由是改姓田氏仲之五世孫田乞事齊景公施德於民得齊眾心田乞卒子恆代

與京傳至恆

沐浴而朝不敢輕其事也

孔子節旨

公出奔成子恐簡公復立而誅已遂執

孔子沐浴而朝

沐浴是潔身齋戒意

告於哀公曰陳

已六世矣

簡公

曰陳恆舉大賊也曰弑君彰大惡也曰請討正大義

恆弑其君請討之註

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齋戒以告君重其事而不敢忽也臣弑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况鄰國乎故

齊簡公景公也

公曰節旨

夫子雖已告老而

謹是時孔子已致仕乃齋戒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君請哀公討之君乃王法所不赦也請君興兵討之以伸大義於天下焉

生子也立四年見弑田常

哀公孱弱昏庸一言如見以吾節旨

公曰告夫三子

是使夫三子三家也時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專故使孔子告之

立其弟驚是為平公

此是背後說見吾為大夫且不敢不告而况君乎重傷公不能自命三子上之三節旨

辭也

不敢不告也

見當告意君曰告夫三子者

是出而述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弑君之賊法所必討大夫謀國義所

夫子明知事不行特將君命而冀其萬一不可者以

齊強魯弱勢不相敵且他國的事於我無與也此從

大夫後二句是當面說見

吾為告老之大夫且不敢

不告而况在位之大夫乎

重在警三子上按兩不敢

字俱要發得激切見不敢

養奸不敢縱亂意

子路全旨

此見純臣之道以勿欺作

親有隱而無主犯只勿欺之一節勿欺

犯左右就養極細出於忠君愛國之心

齊之大變討賊實魯之大義吾之所以來告者以吾嘗從大夫之後不敢不以討賊

而三子亦魯之陳恆也皆以為不可而夫子請討之心益窮矣因復應之曰弑君乃

是足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惜哉胡氏

命以往告三子

由是孔子奉君

命以往告三子

四書補註備言

下論卷三

三

無方事君有
犯而無隱左
右執養有方

而又本窮理慎獨來若有
一毫近名徇利之私即是
欺勿欺非專為犯地犯要
跟勿欺轉出方合而字

之事為吾子告也况為大夫當國政者乃以補朱子曰夫子初告時本是決然討陳
為不可何耶夫子此言所以做其臣者深矣補恆及後不從因見夫子之言亦可以
警三子聖人若不若是迂曲

君子全旨

此章明君子小人志趣之
異不上即下不君子即小
人並無中立之地達字兼

諫諍犯謂犯顏諫諍○范氏曰犯非子路之所難也○子路問事君之道夫子告
臣之道子曰勿欺也勿欺就平時盡誠兼所言所行說而犯之專指
犯則

知行說俱從一念上分別
起初不過毫釐之差後來
遂有天淵之隔註日進日
究是解兩達字

情睽則易於欺尊卑之分嚴則難於犯若事君者於平日進言宜力必內以盡其心
外以盡其分勿以欺為也而君或未向道志仁必犯顏敢諫雖觸君之怒不恤也事
君之道盡徐伯聚曰二句一直下有勿欺而

古之全旨

此章辨古今學者之心勉
人懲今而追古也兩為字
即註兩欲字是學之主意

是漸達於天 小人下達 是漸達於人 註君子循天理故日進乎高
理之極處 欲之極處 明小人徇人欲故日究乎

為己而學則日收斂樸實
為人而學則日輕浮淺露
古人為己即參贊位育無之
非求全此已今人為人即
飭躬勵行畢竟求知於人

汗講夫子別君子小人所造之異曰天理本高明也君子循天理故其知行日進乎
下高明不其上達乎人欲本汗下也小人徇人欲故其知行日究乎汗下不其下

為己而學則日收斂樸實
為人而學則日輕浮淺露
古人為己即參贊位育無之
非求全此已今人為人即
飭躬勵行畢竟求知於人

補雲峰胡氏曰夫子嘗曰下學而上達其所謂上下
於理欲之分耳學者可不審哉補者天理人事之貫此所謂上達下達者天理人欲

為己而學則日收斂樸實
為人而學則日輕浮淺露
古人為己即參贊位育無之
非求全此已今人為人即
飭躬勵行畢竟求知於人

程子曰為己欲得之於己也
為己為人總程子曰為己欲得之於己也
為己為人總程子曰為己欲得之於己也

為己而學則日收斂樸實
為人而學則日輕浮淺露
古人為己即參贊位育無之
非求全此已今人為人即
飭躬勵行畢竟求知於人

為己而學則日收斂樸實
為人而學則日輕浮淺露
古人為己即參贊位育無之
非求全此已今人為人即
飭躬勵行畢竟求知於人

為己而學則日收斂樸實
為人而學則日輕浮淺露
古人為己即參贊位育無之
非求全此已今人為人即
飭躬勵行畢竟求知於人

為己而學則日收斂樸實
為人而學則日輕浮淺露
古人為己即參贊位育無之
非求全此已今人為人即
飭躬勵行畢竟求知於人

為己而學則日收斂樸實
為人而學則日輕浮淺露
古人為己即參贊位育無之
非求全此已今人為人即
飭躬勵行畢竟求知於人

為己而學則日收斂樸實
為人而學則日輕浮淺露
古人為己即參贊位育無之
非求全此已今人為人即
飭躬勵行畢竟求知於人

為己而學則日收斂樸實
為人而學則日輕浮淺露
古人為己即參贊位育無之
非求全此已今人為人即
飭躬勵行畢竟求知於人

為己而學則日收斂樸實
為人而學則日輕浮淺露
古人為己即參贊位育無之
非求全此已今人為人即
飭躬勵行畢竟求知於人

為己而學則日收斂樸實
為人而學則日輕浮淺露
古人為己即參贊位育無之
非求全此已今人為人即
飭躬勵行畢竟求知於人

為己而學則日收斂樸實
為人而學則日輕浮淺露
古人為己即參贊位育無之
非求全此已今人為人即
飭躬勵行畢竟求知於人

為己而學則日收斂樸實
為人而學則日輕浮淺露
古人為己即參贊位育無之
非求全此已今人為人即
飭躬勵行畢竟求知於人

為己而學則日收斂樸實
為人而學則日輕浮淺露
古人為己即參贊位育無之
非求全此已今人為人即
飭躬勵行畢竟求知於人

為己而學則日收斂樸實
為人而學則日輕浮淺露
古人為己即參贊位育無之
非求全此已今人為人即
飭躬勵行畢竟求知於人

為己而學則日收斂樸實
為人而學則日輕浮淺露
古人為己即參贊位育無之
非求全此已今人為人即
飭躬勵行畢竟求知於人

為己而學則日收斂樸實
為人而學則日輕浮淺露
古人為己即參贊位育無之
非求全此已今人為人即
飭躬勵行畢竟求知於人

為己而學則日收斂樸實
為人而學則日輕浮淺露
古人為己即參贊位育無之
非求全此已今人為人即
飭躬勵行畢竟求知於人

為己而學則日收斂樸實
為人而學則日輕浮淺露
古人為己即參贊位育無之
非求全此已今人為人即
飭躬勵行畢竟求知於人

為己而學則日收斂樸實
為人而學則日輕浮淺露
古人為己即參贊位育無之
非求全此已今人為人即
飭躬勵行畢竟求知於人

為己而學則日收斂樸實
為人而學則日輕浮淺露
古人為己即參贊位育無之
非求全此已今人為人即
飭躬勵行畢竟求知於人

為己而學則日收斂樸實
為人而學則日輕浮淺露
古人為己即參贊位育無之
非求全此已今人為人即
飭躬勵行畢竟求知於人

為己而學則日收斂樸實
為人而學則日輕浮淺露
古人為己即參贊位育無之
非求全此已今人為人即
飭躬勵行畢竟求知於人

為己而學則日收斂樸實
為人而學則日輕浮淺露
古人為己即參贊位育無之
非求全此已今人為人即
飭躬勵行畢竟求知於人

蘧伯玉
韓詩外傳云

此章見聖賢相孚以心通

曰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人其終至於喪己愚按聖賢論學者
用心得失之際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於此明辨而日省之則庶乎

外寬而內真以心字作主聖賢心交也
自娛於隳括使者能道其心故夫子亦
之中直已而心慕而歎美之

不直人汲汲
於仁以善自使非僕隸之屬想亦於臣
終蓋蘧伯玉屬中擇其賢者使之也觀
之行也○吳其對寡過一言可見

季札適衛悅
蘧瑗諸人曰何為是問近日所為若平
衛多君子未素孔子知道了欲寡句

有患也○趙一氣讀要自從旁摹擬口
簡子將伐衛氣蓋身過易遺心過難除

使史墨往視欲寡自常見其未能未能
之還曰蘧伯自愈覺其欲寡方是治心

王為政未可眞工夫使乎句兼知心善
以加兵也遂辭二義然重知心邊

寢兵不動○曾子全旨

史記孔子之此章曾子示人善思之則
所嚴事於蘧要體良止之義身之所處

伯玉是也止其所則心之所思亦止

其所但必有居敬之功然後心專一而不出必有窮

理之功然後心精明而不出信非君子不能

其不昧於蘧夫子別古今學者用心之異曰古今所學之事雖同而其用心則異古
所從矣(註)之學者致知力行其心惟恐一理之未明一行之未備必欲得之於己
而後已焉是其為己有如此者今之學者亦致知力行其心惟恐一善之不見稱一
德之不見揚必欲見知於人而後已焉是其為人如此者此古今之所以不相及
也學者可(補)饒雙峰曰當看二者字言同此一個學但學
不辨故(補)之者用心不同古今二字有不勝升降之感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 重思慕蘧伯玉衛大夫名瑗孔子居衛嘗主蘧蘧伯玉衛
也孔子在衛與之交好既而反 魯伯玉思之乃使人問候孔子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 為字主學
問修為說對曰

夫子欲寡其過 過兼念慮言行 欲寡則不自是 而未嘗也 未能則 是退 言其
盡使(註)與之坐敬其主以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但欲寡過而猶未能則其
之道(註)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使者的言愈自卑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

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辭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按莊周稱伯玉
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蓋其進德之功老而
不倦是以踐履篤實光輝宣著不(註)孔子敬其使乃與使者坐而問焉曰爾夫子近

惟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也(註)日果何所修為使者對曰我夫子無他為也但
其心欲自寡其過而猶未能以蘧寡也夫曰寡過可見伯玉省察克治之心曰未能

又可見伯玉檢身不及之心伯玉有心何意使者能道之哉於是使者出夫子遂美
乎非伯玉之賢不能如此存心非使者的賢不能知伯玉之存心也(補)章既要見契

瀾相思意又要見注望殷勤意既要得歸重寡過意又
要得歸結贊使意有一處看不到便非本章記敘神情

下論卷三

辰

君子全旨

此章見君子矯輕警情之心恥有愧怍意過有勇猛意都在心上說比別處更警切照註兩平但玩而字亦須於分中互說

道者章旨

此章聖賢相證所得之言夫子惟親於體道故實見其無能子貢惟深於知聖故確信其自道

道者節旨

仁者知者勇者總是個君子不憂不惑不懼總是個君子之道仁知勇屬君子說故曰成德以仁為先

自道節旨

自道自說也蓋人自說則常引退故自謙意即在其中註猶云二字有分曉

方人全旨

此章見學當先自治賢是褒之乎哉是疑其辭我則不暇是自貶自貶正所以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思是心之所慕此良卦之象辭也曾子蓋嘗稱之○

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貴君子述良卦之象辭以示人曰人心莫不有思而思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貴範氏曰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

只在位之中不在位之外位之所不居思之所不在也夫君子補張南軒曰位非獨之思止於其所如此然則世之越位以思者蓋亦不占而已矣補職位大而君臣父

子細而一事一物當其時與其地皆位也所思止而不越皆不出其位也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恥者不敢盡之意夫子勉人致慎於言行曰言言若有所羞報而不敢盡行每患其不足也君子則過其補言非可恥自行之難則行必倍加鼓勵而使有餘此言行所以相顧而為君子也補常以為恥行豈可過自

言不足則若見其過但是過其行不可講似過其言

○子曰君子道者三君子即下仁知勇之人我無能焉是於三者之中無一能也仁者不憂仁知

以成德言不憂是理足道即成德之道且虛說知者不惑不惑是明足見理勇者不懼不懼是氣足配道義

勝私自然順適無累自然物來無疑恐此三句俱要自責以勉人曰君子所以為道者有三反之於我

補我無能意勉人也講無一能焉仁者處順逆而無憂我未免於憂也則於君子仁之道無能也知者遇事物而不惑我未免於惑也則於君子知之道無能也勇者任重而不懼我未免於懼也則於君子勇之道無能也敢不勉哉

○子曰夫子自道也道言也自道猶云謙辭尹氏曰成德以仁為先子貢曰此

進學以知為先故夫子之言其序有不同者以此特吾夫子

道言也自道猶云謙辭○尹氏曰成德以仁為先子貢曰此

深抑也二句須看得靈活
方合抑而教之之意大抵
暇字是學者大病觀夫子
一生發憤好學老至不知
真是不能非誑語也

不患全旨

此章示人爲己之學二句
一直說不已知暗含下能
字其字照上已字來不能
二字要看萬分中有一分
不盡不可謂能患不能正
是求其無不能故爲己
實功

不逆全旨

此章爲人以察察爲明者
發總是貴自然之明意逆
億是以意見推之先覺是
以義理照之抑字是挑轉
語歸重先覺上先覺如明
鏡照物妍媸畢露費常在
先也是賢乎自是贊先覺
之人賢字從上者字生來

微生畝
城人或曰微
生高之族

微生全旨

此章見聖人憂世之心微

不自而卒爲小人所罔焉斯亦不足觀也矣

不自而卒爲小人所罔焉斯亦不足觀也矣

不自而卒爲小人所罔焉斯亦不足觀也矣

之自道如此也以賜親之夫子固仁之至智之盡不願勇而
裕如者蓋綽綽乎其有餘矣又何君子之道有不能焉者哉

○子貢方人 是比量人 子曰賜也賢乎哉 賢以自治 夫我則不暇 不暇是自治不足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 患是憂患不已知 患其不能也 患其不能全是求其

指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文小異者屢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 講夫子丁宜

見而文皆有異則聖人於此一事蓋屢言之其丁宜之意亦可見矣 講學者曰大

凡世之知譽與己無涉故不患人之不已知惟其譽焉而不能明其理行焉而不能

踐其實反之我心而未嫌者此深足患也今乃不以此爲患而患人之不已知抑獨

何哉君子亦求 補 求爲可知猶是借知以證能此則全以不能

在我而可也 補 自患是直證本體并掃却求爲可知念頭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 是不先時 抑亦先覺者 是不臨事 是賢乎 見格物致

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詐謂人欺已不信謂人疑已抑反語辭言雖不

逆不億而於人之情僞自然先覺乃爲賢也○楊氏曰君子一於誠而已然未有誠

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若夫 講 夫子思先覺者意曰天下之

生歎沈於無道則隱之說其不逆億者又墮小人之計有人於此初不逆料人之我敢不億測人之我疑而於不知聖人以道易天下之之意依如上說人主下談

公卿依阿求合皆是曰無乃為非直指其佞蓋求其

栖栖之故而不得也與字乎字是詰辭夫子答他兩

也字正解所以栖栖之故曰非敢為佞則夫子固非

矣矣曰疾固則敢自為固矣

驥不全旨 此章為驥辨非為稱驥者

品列天開名 辨如詩之比體明君子才

標上駟驥之 德輕重以致勉人之意在

謂也○荀卿 言外驥字便是稱處驥之

子曰驥駟 德即在力處見之善用其

驥織離駟耳 力便是德調者習熟而易

古之良馬也

○微生畝謂孔子曰何為是栖栖者與 栖栖如鳥之栖木而

相應為佞要 微生姓畝名也畝名呼夫子而辭甚倨蓋有齒德而

切于時意 隱者栖栖依依也為佞言其務為口給以悅人也

子轍環列國謂之曰丘於列國何為是栖栖 孔子曰非敢為佞也

然依戀不舍與無乃為佞以求用於世乎 孔子曰非敢為佞也

世也誠以世道汙濁挽回在人不如是則絕人逃 秦虛齋謂聖人自惡執一不通

世執一不通甚矣是則我之所疾也子其知我乎 補之事非惡執一不通之人得聖

人揮厚氣象然畝之固亦可照見故曰警之深但固有望望然去 之意與栖栖相反疾固而不為故不得不為栖栖耳語意正相對

○子曰驥不稱其力 此喻君子之德也

無德則亦 夫子借驥以論君子曰驥非不足於力也然名之曰驥者不徒稱其有

主報怨立論或人矯為厚

而反失其平聖人酌其平

觀此則人之所以為君子 補饒雙峰曰驥者良馬之稱馬中之驥如人中之君子驥

而不失為厚

或曰節旨

或人蓋有激於世之修怨而矯之故為此言

何以節旨

此乃反詰之辭折倒或人

以直節旨

此只重以直報怨句而以

報德足以直報怨不必

以德報之以德報德何可

以之報怨上句緊答或人

之問下句并明以德之宜

見不得妄用也

莫我章旨

此章夫子發為己之學以

示子貢知是心相默契之

謂與患莫知知字大別首

尾總一莫知末句與首句

相應天知正是莫知處

莫我節旨

莫我知須照下節發意非

明王不作世莫宗子之謂

乃慮學之晦耳子貢平日

求聖多在高奇炫赫處而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何如雖問其當否還或人所稱今見老講或人以人情繼講或在自以為厚一邊講子書德謂恩惠也講怨相尋乃為之講

問曰人惟恩怨之心太明故忠厚之風日薄講若人之有怨於我者我惟以德報之何如講○子曰何以報德此不重為報德者地正為報怨者辨

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矣則人講夫子告之曰怨者德之反既報怨而以德則人講之有德於我者又將何以報之乎講之有德於我者又將何以報之乎是怨德之報講

皆不得講○以直報怨此專就小怨邊說只照註講講以德報德此句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一以講其平矣講

所德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講或人之言可謂厚矣然以聖人之言觀之則見講其出於有意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其平也必如夫子之言然後二者之報各得講

其所然怨有不讎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嘗不厚也此章之言明白簡約而講必也人講其指意曲折反復如造化之簡易易知而微妙無窮學者所宜詳玩也講之有怨講

於我者我不計其怨而惟以直報之使其人可愛可取不以懷私怨而味與善之公講心使其人當憎當舍不以避私嫌而廢除惡之公典是則雖曰報怨而豈害其為公講

平忠厚哉至於德有大小皆所當報則以德報之可講矣若必以德報怨是亦私意所為非天理之正也講

○子曰莫我也夫莫我知須照下節說夫子自嘆以發講夫子自嘆曰當今之講也夫二字有慨嘆意講子貢之問也講世莫有人知我也夫講

蓋將發子貢之問而講○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何為猶子曰不怨天天以窮進之以達天之學也講言何在講不尤講

人入以用講下學而上達下學是平實工夫知我者其天乎天與人對天不得於天講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而自然上達此但自言其反己自修循序漸進耳無講

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講

平淡中之精微尙不知也
故自歎以發其問

何為節旨

從不怨尤說起蓋怨尤之
念打不過必不能於闇修
處著力下學是即事即物
探討尋驗即下學處有融
會貫通之妙是為上達而
字內由粗而精由勉而安
中間尙有許多節次註中
進字即達字天所主者理
理與天合故曰天知其字
乎字中便含有人莫知意

公伯寮章旨

妙蓋在孔門惟子貢之智幾足以及此故特語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程
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又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
達之語乃學之要蓋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矣○**謹**子貢怪而問之曰夫子之道宜為人所
達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謹**知何為其莫知子也夫子告之曰夫人
立異以為高者始足致人之知也我之所為異於是矣彼窮通出於天也我也遭時
之窮不得於天亦惟反己有歉何敢以怨天用舍係於人也我也值時之舍不合於
人亦惟反己有歉何敢以尤人但知黽勉於日用之間致力於人事之近理有未知
也必求知其所當知事有未能也必求行其所當行由是知焉曰精行焉曰進此下
學而上達要皆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然則知我者其惟彼蒼之天乎蓋吾惟
奉天之理則天理之周旋意者其為天心之降鑒耳是人莫我知者正在此也
朱子曰不怨不尤則不責之人而責之己下學人事則不求之遠而求之近此固無
異於人而不駭乎俗矣人亦何從而知之耶及其上達而與天為一焉則又非人之
所及知者而獨於天理相關耳此
所以人莫之知而天獨知之也

公伯寮章旨

史記公伯寮
即申繆字子

此章見人當安命意聖人
不言命凡言命者皆為常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

愬是

子路服景伯以告

是告於

曰景伯

夫子固有惑志於公

周或曰魯人
非弟子也

人言也到無可奈何處始
言命朱子曰此墮三都出

伯寮言力猶能肆諸市朝

力是權力大夫以上有罪陳尸於朝士以言公伯寮魯人
下有罪陳尸於市曰肆諸市朝統言之也言子服氏景謚

子服何孟氏
於是乎在焉

藏甲之時也道之興廢故
於是乎在焉

伯字魯大夫子服何也夫子指季孫言其

言子路為季氏宰魯人有公伯寮者乃
有疑於寮之言也肆陳尸也言欲誅寮

之支庶也歷
公伯節旨

伯寮愬子路是邪曲害正

行也魯大夫子服景伯以其事告於孔子曰吾夫子季孫固有惑志於公伯寮之言

而信任子路將不終矣但吾以大夫之力猶能誅寮陳其尸於市朝以正其誣賢之

至景伯○遇
植僖之災則掩也

也景伯欲誅寮是公論難

罪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

命也

命以氣數言

道之將廢也與

命以氣數言

命宰出禮書

道之節旨

以待命來百將行四句泛言末向方歸

命也此是命之窮

公伯寮其如何

言伯寮不謝氏曰雖寮之愬行亦命也其實寮無能違天也如之何愚謂言此以曉寮伯安子路而

卒之徵則知伯寮上其如命何見不足

則不待決於命而後泰然也講夫子曉之曰子不必誅寮也蓋道之興廢有命存焉

吳棄周禮而與較也孔子兩言其如子

則寮雖愬亦不能使由之道終廢今日之命誠窮則寮雖不愬亦不能使由之道必

將亡謀伐邾何是天之命在我一言其

行矣公伯寮其如何知此則寮可無補齊氏曰愬子路固將假以沮孔子也故孔

而慮背大國如命何是我之命在天

愬子路可無憂而景伯亦不必誅寮矣補子不為子路禍福計而為吾道興廢計

之信召吳師賢者全旨

而恥有城下此章即出處去就而見隨之盟止吳以時之義賢者二字貫通章

之盟止吳以賢者見晉侯

而恥有城下三其次指辟之次第非賢

而被囚弗恤之次第也辟與隱不同隱

則隱而巳有見天下無道其次辟地其大只是又有一講去亂國講其有次於

說輅以上辛純是不用的心辟則純是

則隱而巳有見天下無道其次辟地等之意對辟世看講適治邦講辟世者去

享上帝而會用的心有許多深慮處世

則隱而巳有見天下無道其次辟地等之意對辟世看講適治邦講辟世者去

祭獲歸墨伯與地分地勢廣狹色與言

則隱而巳有見天下無道其次辟地等之意對辟世看講適治邦講辟世者去

其亦公忠者分人事淺深註云適治邦

則隱而巳有見天下無道其次辟地等之意對辟世看講適治邦講辟世者去

也亦彼善於此之意君子以

則隱而巳有見天下無道其次辟地等之意對辟世看講適治邦講辟世者去

道自重辟者歷歷有然其

則隱而巳有見天下無道其次辟地等之意對辟世看講適治邦講辟世者去

寄慨世衰可知

則隱而巳有見天下無道其次辟地等之意對辟世看講適治邦講辟世者去

作者全旨

則隱而巳有見天下無道其次辟地等之意對辟世看講適治邦講辟世者去

此章聖人憂世之言作與

則隱而巳有見天下無道其次辟地等之意對辟世看講適治邦講辟世者去

辟不同辟者避彼就此即

則隱而巳有見天下無道其次辟地等之意對辟世看講適治邦講辟世者去

辟世猶是有意作則見

則隱而巳有見天下無道其次辟地等之意對辟世看講適治邦講辟世者去

幾而作去不反顧矣概言

則隱而巳有見天下無道其次辟地等之意對辟世看講適治邦講辟世者去

七人有傷心而不忍直指

則隱而巳有見天下無道其次辟地等之意對辟世看講適治邦講辟世者去

則鑿矣講去者已七人矣夫賢者隱遯之多如此則世道之衰豈不深可慨哉

則隱而巳有見天下無道其次辟地等之意對辟世看講適治邦講辟世者去

則鑿矣講去者已七人矣夫賢者隱遯之多如此則世道之衰豈不深可慨哉

石門

其人意

石門齊地春

子路全旨

秋隱公三年此見聖人視天下無不可

齊侯鄭伯盟為之時其道無所不可也

於石門○頌賢人視天下有不可為之

曰石門門者時則才力有限也宿石門

闔關是司仲亦偶耳晨門奚自之問子

路宵投乃詢路孔氏之答俱屬無心未

其師仲尼人句方是諷辭雖似觀破聖

耳強仕致譏人心事却未免知而不知

闔光韜彩百

世所希

子擊章旨

此章見聖人欲為其難意

以有心二字作主荷蕢知

古者毋句氏聖人有心而顧譏之夫子

作磬磬立秋因自表其不能無心也註

之樂也○八中數忘字正與有心反

音一曰石為

大磬編磬歌

夫子有心斯世非必託磬

磬大磬配鐘以傳只適當擊磬便爾流

鐘者也孔子露荷蕢過門一語道破此

所擊謂編磬是猜著夫子不是贊美夫

○周禮春官子然亦未有譏意

磬師掌教擊既而節旨

○子路宿於石門

宿是歇宿晨門曰奚自

自字指地言而人在其中子路曰自孔氏

不可而為之者與

是指孔子者石門地名晨門蓋賢人隱於抱關者也

可而不為故以是譏孔子然不知子路從夫子周流四方偶宿於石門之地時有

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也掌晨啟門者問曰子何所從而來乎子路曰吾

自孔氏而來也晨門遂譏之曰子所謂孔氏者是知其世之

不可為猶欲栖栖不舍而為之者與子之從之亦勞甚矣

然然無孔子之聖則宜自處於抱關

耳其言聖人則非而自處其身則是

○子擊磬於衛

擊磬亦是偶然但磬以止樂夫子欲止亂角以為

之門者

是經過孔子是荷蕢有心哉擊磬乎

此只作此磬樂器荷擔也蕢草器也

言從孔氏而來曰是知其

自從也問其何所從來也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

掌晨啟門者問曰子何所從而來乎子路曰吾

自孔氏而來也晨門遂譏之曰子所謂孔氏者是知其世之

不可為猶欲栖栖不舍而為之者與子之從之亦勞甚矣

然然無孔子之聖則宜自處於抱關

耳其言聖人則非而自處其身則是

○子擊磬於衛

擊磬亦是偶然但磬以止樂夫子欲止亂角以為

之門者

是經過孔子是荷蕢有心哉擊磬乎

此只作此磬樂器荷擔也蕢草器也

此章見聖人欲為其難意

是荷蕢者亦隱士也聖人

之門者

是經過孔子

是荷蕢

有心哉擊磬乎

此只作此磬樂器荷擔也蕢草器也

一句讀此荷蕢者亦隱士也聖人

之門者

是經過孔子

是荷蕢

有心哉擊磬乎

此只作此磬樂器荷擔也蕢草器也

一句讀此荷蕢者亦隱士也聖人

言從孔氏而來曰是知其

自從也問其何所從來也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

掌晨啟門者問曰子何所從而來乎子路曰吾

自孔氏而來也晨門遂譏之曰子所謂孔氏者是知其世之

不可為猶欲栖栖不舍而為之者與子之從之亦勞甚矣

然然無孔子之聖則宜自處於抱關

耳其言聖人則非而自處其身則是

○子擊磬於衛

擊磬亦是偶然但磬以止樂夫子欲止亂角以為

之門者

是經過孔子

是荷蕢

有心哉擊磬乎

言從孔氏而來曰是知其

自從也問其何所從來也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

掌晨啟門者問曰子何所從而來乎子路曰吾

自孔氏而來也晨門遂譏之曰子所謂孔氏者是知其世之

不可為猶欲栖栖不舍而為之者與子之從之亦勞甚矣

然然無孔子之聖則宜自處於抱關

耳其言聖人則非而自處其身則是

○子擊磬於衛

擊磬亦是偶然但磬以止樂夫子欲止亂角以為

之門者

是經過孔子

是荷蕢

有心哉擊磬乎

爲馨○樂記相蒙鄙哉磴磴且虛說下時俱已而已矣不觀之涉水平水之深者則以衣涉之而爲厲水之淺者則攝衣涉曰石聲磬磬四句正言其鄙而磴磴處之而爲揭是淺深之用各有其宜也今人莫已知而不知其不適淺深之宜乎誠以立辨辨以引詩只作自家語要得若致死君子聽規若諷意

磬聲則思死 果哉節旨 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故聞荷黃之言而嘆曰斯

封疆之臣 果哉緊貼荷黃說末之難 嘆其果於忘世且言人之出處若但如此則亦無所難矣

荷黃 矣又是表自己心事玩註 於忘世者故且人之出處所以難者以其當可止之時而猶不能一日忘天下也若

高士傳荷黃 且言二字當於果哉下作 但人以人莫已知而遂已此少知潔身之義者能之則亦末之難矣然則我之有心正

者衛人也避 一頓折不是譏貶荷黃全 我之不能也而我的磴磴實補李岱雲曰果哉二字一斷是嘆荷黃末之難矣是聖

亂不仕自匿 是打動他用世之心聖人 我之所難也荷黃亦知之否補人自言如此亦不爲難言外便有不肯如此之意

姓名故荷草 惟不忍忘天下故亟爲其 〇子張曰書云商書高宗諒陰三年不言 發號令 何謂也 是問所以得 王武丁

器以自食其 難耳正與有心哉相應 也諒陰天子居喪 講子張問曰商書有云商王高宗宅憂諒陰三年不言夫人君天

力也 屬揭 此章見古人處喪禮之權 也諒陰天子居喪 講子張問曰商書有云商王高宗宅憂諒陰三年不言夫人君天

爾雅云由帶 子張疑人君不容於三年 也 〇子曰何必高宗 何必猶 古之人皆然 古之人兼天 君薨 諸侯死 百官總已 總攝

以上爲屬由 不言夫子引古制明得以 也 〇子曰何必高宗 何必猶 古之人皆然 古之人兼天 君薨 諸侯死 百官總已 總攝

膝以下爲揭 三年不言之故也 也 〇子曰何必高宗 何必猶 古之人皆然 古之人兼天 君薨 諸侯死 百官總已 總攝

高宗 高宗節旨 敢放 以聽於冢宰三年 言凡大小之事一聽 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已謂總攝已

高宗殷之賢 諒作梁陰作闔謂倚廬也 得已三年不言也 〇胡氏曰位有貴賤而生於父母無以異者故三年之喪自天子

王殷衰而復 反當陽向明之義天子居 達於庶人子張非疑此也殆以爲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禍亂或由以起

興禮廢而復 喪於此卽以爲名何謂之 也孔子告以聽於冢 講天子告之曰居喪三年不言何必高宗爲然哉古之人爲君

起○書說命 問恐以子道妨君道也 宰則禍亂非所憂矣 講者皆然然所以得三年不言者何也蓋君薨而嗣君宅憂百

篇王宅憂亮 何必節旨 官總攝已職以聽於冢宰處分三年則凡嗣君所當言者冢宰皆代言 補嗣王委君

陰三祀既免 總已以聽如錢穀兵刑之 之矣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然則高宗亦猶行古之道耳子又何疑哉 補道以伸子

日書甫止甫旨 〇子張曰書云商書高宗諒陰三年不言 發號令 何謂也 是問所以得 王武丁

喪其惟弗言類各檢東前政聽冢宰處

道百官盡臣道以成相道原是當然之理

言惟作命不理而冢宰考其成如此嗣

○子曰上好禮

指為政者說好禮是修之身行於政者皆以禮為之節文

則民易使也

使是役使易使就禮達而分定上來

稟令王作書

上好全旨

曰禮達而分

夫子示崇禮之治曰禮所以辨上下而定民志者也誠使為上者心

以語曰台恐

此章欲人君以身作則之意

定故民易使

誠好之修之於身而視聽言動必以禮敷之於政而型方訓俗必以

德弗類茲故

意禮主名分邊說精神全

禮則禮達而分

定民皆知事使之當然而處常則趨事赴功處

弗言恭默思

在一好字須知上之好禮

變則從征犯難

不待刑驅勢迫而爭先恐後矣有不易使者乎足盡一章之意但

道夢帝賚子

非單為要使民而然民之

禮達在上好禮

之後分定在民易使之前好禮

良弼其代子

易使乃好禮中自然效驗

該本末言自身

之動靜以至事為之設施皆是

言良弼即傳

一則字下得輕快

○子路問君子

是問君子之道何如

子曰修己以敬

敬兼內外動靜說修己以敬謂君子修己

說也

子路全旨

曰如斯而已乎

斯指修己以敬言已止也乎字有不足意

曰修己以安人

修字內包敬字以字無工夫作

此章見敬為聖學始終之

要只是一修己以敬便盡

君子之道而安人安百姓

俱括在內下不過因子路

不足而發明之耳上如斯

是欲於己外求其分量下

如斯是欲於人外求其全

量安人則修己之餘而敬

之至也安百姓則修己之

極而安人之盡也是雖若

有大小遠近之差然皆不

離於修己以敬之一言而

萬物自有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此體信達

子路問何如而後為君子夫子告

姓堯舜其猶病諸

猶病是其心向以此為歉意

子曰修己以安百姓

以字亦無工夫安百姓

修己以安百

然及物者告之無他道也

人者對己而言百姓則盡乎人矣

堯舜猶病言不可以有

加於此以抑子路使反求諸近也蓋聖人之心無窮世雖極怡然豈能必知四海之

內果無一物不得其所哉

堯舜猶以安百姓為病若曰吾治已足則非所以為聖

人矣○程子曰君子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

唯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

萬物自有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此體信達

子路問何如而後為君子夫子告

姓堯舜其猶病諸

猶病是其心向以此為歉意

子曰修己以安百姓

以字亦無工夫安百姓

修己以安百

修字內包敬字以字無工夫作

俱括在內下不過因子路

不足而發明之耳上如斯

是欲於己外求其分量下

如斯是欲於人外求其全

量安人則修己之餘而敬

之至也安百姓則修己之

極而安人之盡也是雖若

有大小遠近之差然皆不

離於修己以敬之一言而

萬物自有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此體信達

子路問何如而後為君子夫子告

姓堯舜其猶病諸

非有待於擴之而後大推
之而後遠也註自然及物
非端拱無爲凡綱紀法度
知明處當俱包在修己內
故說個修己而安人安百
姓都全末二句不重堯舜
重不可復加意堯舜猶病
正見修己之量難滿

夷侯

原壤全旨

武王觀政於
商而首言夷
居著滅亡之

此章見孔子待故人之厚
以禮字作主總是惡其無
禮夷侯之意猶云禮豈爲
我輩設也故夫子以立身
之道警動之幼長二句追
溯其由來而責之老不死
指今日要照入夷侯意是
爲賊總承幼長老說叩以
杖卽目前不容他踴躍也
蓋夫子於原壤登木而歌
則舍大故以全交夷侯則
徹小節以全教其盛德中
禮見於周旋亦可見矣

所自也故詩
曰人而無儀
不死何爲

此用之本於體也修己必至於安人安百姓此體之達於用也
○原壤夷侯此非故意慢孔子明
有放達習與性成意子曰幼而不孫弟
任其少時
長而無述焉
言其壯
時蹉跎

死而歌蓋老氏之流自放於禮法之外者夷踴躍也俟待也言見孔子來而踴躍以
待之也述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老無一善狀而久生於世徒足以敗
常亂俗則是賊而已矣脛足骨也孔子既責之

杖叩其脛
比夫子杖鄉時也
誼原壤孔子
叩脛是警其將來
之故人母

而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若使勿踴躍然

謹原壤者孔子之故人也見孔子來
生於世方其幼也有長者在上則當孫順以盡弟道長而成人則當有以自立使人
得有所稱述汝幼小不孫順於長上及長而無德行可稱述今老則不如早死免得
久留身於世爲風俗之蠹而又不死不循禮教敗常亂俗是

爲賊害己耳既數責之復以杖叩其脛使勿復踴躍然也

附考原壤周文王第十
六子伯原之後原

壤之母死孔子助之沐椁壤登木曰久矣子之不託於首也歌曰狸首之斑然執女
手之卷然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巨聞之親者母

之時有親者
得多蓋夫子

此章見聖人教小子之道

闕黨章旨

闕黨章旨

四書補註備旨

下八而卷二

孝弟之道有亦以禮字作主童子不循失其為親也故者以化之也禮故夫子欲使之習禮有母失其為故也

位行抑其虛僑長其德性意

禮童子隅坐闕黨節旨

無位成人乃此益者以成功言下求益有用功言註寵異之猶云

之齒隨行兄重用他

吾見節旨

先生是年長者不指師謙能受益童子不謙而傲故

曰非求益此句正與益者與相應成字乃成人之成對童子看非學問有成也未須補抑而教之意

○闕黨童子將命將命是使他習禮且虛說或問之曰益者與益是學有進主闕黨名童子未

傳賓主之言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誦闕黨有童子來學於夫子夫子使之傳賓主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之也誦之命或人疑而問之曰傳命非易事也此童子必學有進益故

為此以寵異之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其字指童子居於位見其與先生並行

也先生是年長之稱非求益者也言其不能循少長之禮便是無求益之心欲速成者也謂欲速就於成人之列

禮童子當隅坐隨行孔子言吾見此童子不循此禮非能求益但欲速成耳故誦夫使之給使令之役觀長少之序習揖遜之容蓋所以抑而教之非寵而異之也誦子告之曰禮童子當隅坐而此童子吾見其居於位也不循隅坐之禮矣禮童子當隨行而此童子吾見其與先生並行也不循隨行之禮矣是非能謙虛下人以求學之

益也乃不守童子之分而欲速進於成人之列者也故使之將命亦欲其觀長少之序習揖遜之容以潛消其亢志焉耳是乃抑而教之豈寵而異之哉